

三俠五義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29:1B

第五十八回

錦毛鼠龍樓封護衛——鄧九如飯店遇恩星

且說白玉堂聽蔣平之言，猛然省悟，道：『是呀！虧得四哥提撥；不然，我白玉堂豈不成了叛逆了麼？展兄快拿刑具來。』展爺道：『暫且屈尊五弟。』吩咐伴當：『快拿刑具來。』不多時，不但刑具拿來，連罪衣罪裙俱有。立刻將白玉堂打扮起來。此時盧方同着衆人連王馬張趙俱隨在後面。展爺先至書房，掀起簾櫳，進內回稟。

不多時，李才打起簾子，口中說道：『相爺請白義士。』只一句弄的白玉堂欲

前不前，要退難退，心中反倒不得主意。只見盧方在那邊打手式，叫他屈膝。他便來至簾前，屈膝肘進，口內低低說道：『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條，懇祈相爺筆下超生。』說罷，匍匐在地。包公笑容滿面道：『五義士不要如此。本閣自有保本。』回頭吩咐展爺，去了刑具，換了衣服，看坐。白玉堂那裏肯坐。包相把白玉堂仔細一看，不由的滿心歡喜。白玉堂看了包相，不覺的凜然敬畏。包相却將梗概略爲盤詰。白玉堂再無推諉，滿口應承。包相點了點頭，道：『聖上屢屢問本閣要五義士者，並非有意加罪，却是求賢若渴之意。五義士只管放心。明日本閣保奏，必有好處。』

外面盧方〔等〕聽了，連忙進來，一齊跪倒。白玉堂早已的跪下。盧方道：『卑職等仰賴相爺的鴻慈。明日聖上儻不見怪，實屬萬幸；如若加罪時，盧方等情願納還職銜以贖弟罪，從此作個安善良民，再也不敢妄爲了。』包公笑道：『盧校尉不要如此。全在本閣身上，包管五義士無事。你等不知聖上此時勵精圖治，惟恐野有

遺賢，時常的訓示本閣，叫細細訪查賢豪俊義，焉有見怪之理。只要你等以後與國家出力報效，不負聖恩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吩咐衆人起來。又對展爺道：「展護衛與公孫主簿，你二人替本閣好好看待五義士。」展爺與公孫先生一一領命，同定衆人，退了出來。到了公廳之內，大家就坐。

只聽蔣爺說道：「五弟，你看相爺如何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好一位爲國爲民的恩相！」蔣爺笑道：「你也知是恩相了。可見大哥堪稱是我的兄長，眼力不差，說個「知遇之恩」，誠不愧也。」幾句話說的個白玉堂臉紅過耳，慙了蔣平一眼，再也不言語了。傍邊公孫先生知道蔣爺打趣白玉堂，惟恐白玉堂年幼臉急，連忙說道：「今日我等雖奉相諭款待五弟，又算是我與五弟預爲賀喜。候明日保奏下來，我們還要吃五弟喜酒呢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只恐小弟命小福薄，無福消受皇恩。儻能無事，弟亦當備酒與衆位兄長酬勞。」徐慶道：「不必套話，大家也該喝一杯了。」趙虎道：「我剛要說，三哥說了。還是三哥爽快。」回頭叫伴當，快快擺桌子端酒

席。

登時進來幾個伴當，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箸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還要讓白玉堂上坐，却是馬漢王朝二人攔住，說：『住了。盧大哥在此，五弟焉肯上坐？依弟等愚見，莫若還是盧大哥的首坐，其下挨次而坐，倒覺爽快。』徐慶道：『好！還是王馬二兄吩咐的是。我是挨着趙四弟一處坐。』趙虎道：『三哥，咱兩個就在這邊坐，不要管他們。來，來，來。且喝一杯。』說罷，一個提壺，一個執盞，二人就對喝起來。衆人見他二人如此，不覺大笑，也不謙讓了，彼此就坐，飲酒暢談，無不傾心。

及至酒飯已畢，公孫策便回至自己屋內寫保奏摺底，開首先叙展護衛一人前往陷空島，拿獲白玉堂，皆是展昭之功；次說白玉堂所作之事雖暗昧小巧之行，却是光明正大之事，仰懇天恩赦宥封職，廣開進賢之門等語。請示包相看了，繕寫清楚，預備明日五鼓，謹呈御覽。

至次日，包公派展爺盧大爺王爺馬爺隨同白玉堂入朝。白五爺依然是罪衣罪裙，預備召見。到了朝房，包相進內遞摺。仁宗看了，龍心大悅，立刻召見包相。包相又密密保奏一番。天子即傳旨派老伴伴陳林，曉示白玉堂，不必罪衣罪裙，只於平人服色帶領引見。陳公公念他殺害郭安，有暗救自己之恩，見了白玉堂，又致謝了一番；然後明發上諭，叫白玉堂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更顯得少年英俊。及至天子臨朝，陳公公將白玉堂領至丹墀之上。仁宗見白玉堂一表人物，再想起他所作之事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領，人所不能的膽量，聖心歡喜非常，就依着包卿的密奏，立刻傳旨：『加封展昭實受四品護衛之職。其所遺四品護衛之銜，即着白玉堂補授，與展昭同在開封府供職，以爲輔弼。』白玉堂到了此時，心平氣和，惟有俯首謝恩，下了丹墀。見了衆人，大家道喜。惟盧方更覺歡喜。

至散朝之後，隨到開封府。此時早有報錄之人報到，大家俱知白五爺得了護

衛，無不快樂。白玉堂換了服色，展爺帶到書房，與相爺行參。包公又勉勵了多少言語。仍叫公孫先生替白護衛具謝恩摺子，預備明早入朝代奏謝恩。一切事宜完畢。白玉堂果然設了豐盛酒席酬謝知己。

這一日羣雄豪聚：上面是盧方，左有公孫先生，右有展爺，這壁廂王馬張，那壁廂趙徐蔣，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。大家開懷暢飲，獨有盧爺有些愁然不樂之狀。王朝道：『盧大哥，今日兄弟相聚，而且五弟封職，理當快樂。爲何大哥鬱鬱不樂呢？』蔣平道：『大哥不樂，小弟知道。』馬漢道：『四弟，大哥端的爲着何事？』

蔣平道：『二哥你不曉得。我弟兄原是五人，如今四個人俱各受職，惟有我二哥不在坐中。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？』蔣平這裏說着，誰知盧爺那裏早已落下淚來，白玉堂便低下頭去了。衆人見此光景，登時的都默默無言。半晌，只聽蔣平歎道：『大哥不用爲難。此事原是小弟作的，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？』白玉堂忙插言道：『小弟與四哥同去。』盧方道：『這倒不消。你乃新受皇恩，不可遠出。况且

找你二哥，又不是私訪緝捕，要去多人何用？只你四哥一人足矣。」白玉堂說：「就依大哥吩咐。」公孫先生與展爺又用言語勸慰了一番，盧方纔把愁眉展放。大家豁拳行令，快樂非常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回明相爺去找韓彰，自己却扮了個道士行裝，仍奔丹鳳嶺翠雲峰而來。

且說韓彰自掃墓之後，打聽得蔣平等由平縣已然起身，他便離了靈佑寺竟奔杭州而來，意欲遊賞西湖。一日，來到仁和縣，天氣已晚，便在鎮店找了客寓住了。吃畢晚飯後，剛要歇息，忽聽隔壁房中有小孩子啼哭之聲，又有個山西人嘮哩嘮叨，不知說甚麼，心中委決不下。只得出房來到這邊，悄悄張望。見那山西人左一掌，右一掌，打那小孩子，叫那小孩子叫他父親，偏偏的那小孩子却又不肯。

韓二爺看了，心中納悶，又見那小孩子捱打可憐，不由的邁步上前，勸道：

『朋友，這是爲何？他一個小孩子家，如何禁得住你打呢？』那山西人道：『克官，你不曉得。這懷小娃娃是哦前途花了五兩銀子買來作乾兒的。一爐上哄着他遲，哄着他哈，他總叫哦大收。哦就說他：「你不要叫哦大收，你叫哦樂子。大收與樂子沒有甚麼墳別，不過是一蹭兒拔咧。」可奈這娃娃到了店裏，他不但叫哦樂子，連大收也不叫了，竟管着哦叫一蹭兒。克官，你想想這一蹭兒，是懷甚麼敦希呢。』韓爺聽了不由的要笑。又見那小孩子眉目清秀，慳着韓爺，頗有望救之意。韓爺更覺不忍，連忙說道：『人生各有緣分。我看這小孩子很愛惜他。你要將他轉賣於我，我便將原價奉還。』那山西人道：『既如此，微贈些利息，哦便賣給克官。』韓二爺道：『這也有限之事。』卽向兜肚內摸出五六兩一錠，額外又有一塊不足二兩，托於掌上，道：『這是五兩一錠，添上這塊算作利息。你道如何？』那山西人看着銀子眼中出火，道：『求是折樣罷！哦沒有娃娃贅累，哦還要趕爐呢。咱們仍繩兩交，各無反悔。』說罷，他將小孩子領過來交與韓爺，韓爺却將銀

子遞過。這山西人接銀在手，頭也不回，佯長出店去了。

韓爺反生疑忌。只聽小孩子道：『真便宜他，也難爲他。』韓爺問道：『此話怎講？』小孩子道：『請問伯伯，住於何處？』韓爺道：『就在隔壁房內。』小孩子道：『既如此，請到那邊再爲細述。』韓爺見小孩子說話靈變，滿心歡喜，攜着手來到自己屋內。先問他吃甚麼。小孩子道：『前途已然用過，不吃甚麼了。』韓爺又給他斟了半盞茶，叫他喝了，方慢慢問道：『你姓甚名誰？家住那裏？因何賣與山西人爲子？』小孩子未語先流淚，道：『伯伯聽稟：我姓鄧名九如，在平縣鄧家窪居住。只因父親喪後，我與母親娘兒兩個度日。我有一個二舅名叫武平安，爲人甚實不端。一日，背負一人寄居我們家中，說是他的仇人，要與我大舅活活祭靈。不想此人是開封府包相爺的姪兒，我母親私行將他釋放。叫我找我二舅去，趁空兒我母親就懸樑自盡了。』說至此，痛哭起來。韓爺聞聽，亦覺慘然。將他勸慰多時，又問以後的情節。鄧九如道：『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無法無天，况我們又

在山環居住，也不報官，便用棺材盛殮，於次日煩了幾個無賴之人幫着，抬在山窪掩埋。是我一時思念母親死的苦情，向我二舅啼哭。誰知我二舅不加憐憫，反生怨恨，將我踢打一頓。我就氣悶在地，不知魂歸何處。不料後來甦醒過來，覺得在八身上——就是方纔那個山西人。一路上多虧他照應吃喝，來到此店，這是難爲他。所便宜他的原故，他何嘗花費五兩銀子，他不過在山窪將我檢來，折磨我叫他父親，也不過是轉賣之意。幸虧伯伯搭救，白白的叫他詐去銀兩。』韓爺聽了，方知此子就是鄧九如。見他伶俐非常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又是歎息。當初在靈佑寺居住時，聽的不甚的確，如今聽九如一說，心內方纔明白。

只見九如問道：『請問伯伯貴姓？因何到旅店之中？却要往何處去？』韓爺道：『我姓韓名彰，要往杭州，有些公幹。只是道路上帶你不便，待我明日將你安置個妥當地方，候我回來再帶你上東京便了。』九如道：『但憑韓伯伯處置。使小姪不至漂泊，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。』語罷，流下淚來。韓爺聽了，好生不忍，

道：『賢姪放心，休要憂慮。』又安慰了好些言語，哄着他睡了，自己也便和衣而臥。

到次日天明，算還了飯錢，出了店門。惟恐九如小孩子家，吃慣點心，便向街頭看了看，見路西有個湯圓舖，攜了九如，來到舖內，揀了個座頭坐了，道：『盛一碗湯圓來。』只見有個老者端了一碗湯圓，外有四碟點心，無非是糖耳朵蜜蘇花蜂糕等類，放在桌上。手持空盤，却不動身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懸着九如。半晌，歎了一口氣，眼中幾幾乎落下淚來。韓二爺見此光景，不由的問道：『你這老兒爲何懸着我姪兒？難道你認得他麼？』那老者道：『小老兒認却不認得，只是這位相公有些廝像……』韓爺道：『他像誰？』那老兒却不言語，眼淚早已滴下。韓爺更覺犯疑，連忙道：『他到底像誰？何不說來？』那老者拭了淚，道：『軍官爺若不幸時，小老兒便說了。只因小老兒半生乏嗣，好容易生了一子，活到六歲上。不幸老伴死了，擗下此子，因思娘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今日看見小相公的面龐兒頗頗

的像我那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却又咽住不言語了。

韓爺聽了，暗暗忖度道：「我看此老頗覺誠實，而且老來思子；若九如留在此間，他必加倍疼愛小孩子，斷不至於受苦。」想罷，便道：「老丈，你貴姓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張，乃嘉興府人氏，在此開湯圓舖多年。舖中也無多人，只有個夥計看火，所有坐頭俱是小老兒自己張羅。」韓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告訴你。他姓鄧名叫九如，乃是我姪兒。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幹，帶着他行路甚屬不便。我意欲將這姪兒寄居在此，老丈你可願意麼？」張老兒聽了，眉開目笑，道：「軍官既有公事，請將小相公留居在此。只管放心，小老兒是會看承的。」韓爺又問九如道：「姪兒，你的意下如何？我到了杭州，完了公事，即便前來接你。」九如道：「伯伯既有此意，就是這樣罷。又何必問我呢。」韓爺聽了，知他願意，又見老者歡喜無限。真是兩下情願，事最好辦。韓爺也想不到如此的爽快，回手在兜肚內掏出五兩一錠銀子來，遞與老者道：「老丈，這是些須薄禮，聊算我姪兒的茶

飯之資，請收了罷。」張老者那裏肯受。
不知說些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 俠 五 義 第五十八回

第五十九回

倪生償銀包興進縣——金令贈馬九如來京

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，連忙道：『軍官爺，太多心了。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，何用許多銀兩呢。如怕小相公受屈，留下些須銀兩也就穀了。』韓爺道：『老丈不要推辭。——便是嫌輕了。』張老道：『既如此說，小老兒就從命了。』連忙將銀接過。韓爺又說道：『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。』又對九如道：『姪兒耐性在此，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。』九如道：『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。我在此與張老伯盤桓，是不妨事的。』韓爺見九如居然大方，全無小孩子情

態。不但韓二爺放心；而且張老者聽見鄧九如稱他爲張老伯，樂得他心花俱開，連稱：『不敢！不敢！軍官爺只管放心。小相公交付小老兒，理當分心，不勞吩咐的。』韓二爺執了執手，鄧九如又打了一恭。韓爺便出了湯圓鋪，回頭屢屢頗有不捨之意。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，鄧九如便在湯圓鋪安身，不表。

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，諸事已畢。在太老爺太夫人前請安叩辭，賞銀五十兩；又在大老爺大夫人前請安稟辭，也賞了三十兩；然後又替二老爺二夫人請安稟辭，無奈何，賞了五兩銀子。又到甯老先生處稟了辭。便吩咐伴當，扣備鞍馬，牢拴行李，出了合肥縣，迤邐行來。

一日，路過一莊，但見樹木叢雜，房屋高大，極其凶險。包興暗暗想道：『此是何等樣人家，竟有如此的樓閣大廈？又非世冑，又非鄉宦，到底是個甚麼人呢？』正在思索，不隄防咕咚的響了一鎗。坐下馬是極怕響的，忽的一聲往前一

躡。包興也未防備，身不由己，掉下馬來。那馬咆哮着，跑入莊中去了。幸喜包興却未跌着，伴當連忙下馬攙扶。包興道：「不妨事，並未跌着。你快去進莊，將馬追來。我在此看守行李。」伴當領命，進莊去了。

不多時，喘吁吁跑了回來，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好利害！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。」包興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伴當道：「小人追入莊中，見一人肩上擔着一桿鎗，拉着偕的馬。小人上前討取。他將眼一瞪道：『你這廝如此的可惡！俺打的好好樹頭鳥，被你的馬來，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。你還敢來要馬！如若要馬時，須要還俺滿樹的鳥兒，讓俺打的盡了，那時方還你的馬。』小人打量他取笑兒，向前陪禮央告道：「此馬乃我主人所乘，只因聞鎗怕響，所以驚躡起來，將我主人閃落，跑入貴莊。爺上休要取笑，乞賜見還，是懇！」誰知那人道：「甚麼懇不懇，俺全不管。你打聽打聽，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？你去回覆你主人，如要此馬，叫他拿五十兩銀子來此取贖。」說罷，他將馬就拉進去了。想世間那有如此不

說理的呢？」包興聽了也覺可氣，便問：「此處係何處所轄？」伴當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包興道：「打聽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伴當牽了行李馬匹先行，包興慢慢在後步行。走不多路，伴當覆道：「小人纔已問明。此處乃仁和縣地面，離衙有四里之遙。縣官姓金名必正。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便是顏查散的好友，自服闋之後歸部銓選，選了此處的知縣。他已曾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，屢屢要剪除他，無奈吏役舞弊欺瞞，尙未發覺。不想包興今日爲失馬，特特的要拜會他。

且說包興暫時騎了伴當所乘之馬，叫伴當牽着馬塚子，隨後慢慢來到縣衙相見。果然走了三里來路，便到鎮市之上，雖不繁華却也熱鬧。只見路東巷內路南，便是縣衙。包興一伸馬進了巷口，到了衙前下馬。早有該值的差役，見有人在縣前

下馬，迎將上去。說了幾句。只聽那差役喚號裏接馬，恭恭敬敬將包興讓進，暫在科房略坐，急速進內回稟。不多時，請至書房相見。

只見那位縣爺有二旬年紀，見了包興，先述未得迎接之罪，然後彼此就坐。獻茶已畢。包興便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，本莊勒捐不還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金令聽了，先陪罪道：『本縣接任未久，地方竟有如此惡霸，欺侮上差，實乃下官之罪。』說罷，一揖。包興還禮。金令急忙喚書吏，派馬快前去要馬。書吏答應，下來。金公却與包興提起顏查散是他好友。包興道：『原來如此。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門生。此時雖居翰苑，大約不久就要提陞。』金相公又要托包興寄信一封，包興一一應允。

正說話間，只見書吏去不多時，復又轉來，悄悄的請老爺說話。金公只得暫且告罪失陪。不多時，金爺回來，不等包興再問，便開口道：『我已派人去了。誠恐到了那裏，有些耽擱，貽誤公事，下官實實吃罪不起。如今已吩咐，將下官自己乘

用之馬備來，上差暫騎了去。俟將尊騎要來，下官再派人送去。」說罷，只見差役已將馬拉進來，請包興看視。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強百倍，而且鞍鞴鮮明，便道：「既承貴縣美意，實不敢辭。」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畱惡霸，恐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。金令聽了，連連稱「是」，道：「多承指教，下官必設法處治。懇求上差到了開封，在包爺跟前代下官善爲說辭。」包興滿口應承。又見差役進來，回道：「跟老爺的伴當牽着行李垛子，現在衙外。」包興立起身來，辭了金公。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。金令送至儀門，包興攔住不許外送。

到了二堂之上，包興伴當接過馬來。出了縣衙，便乘上馬。後面伴當拉着垛子。剛出巷口，伴當趕上一步，回道：「此處極熱鬧的鎮店。從清早直到此時，爺還不餓麼？」包興道：「我也有些心裏發空。僧們就在此找個飯鋪打尖罷。」伴當道：「往北去路西裏，會仙樓是好的。」包興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就到那裏去。」

不一時，到了酒樓門前。包興下馬，伴當接過去拴好。伴當却不上樓，就在門

前走桌上吃飯。包興獨步登樓，一看見當門一張桌空閑，便坐在那裏。抬頭看時，見那邊靠牕，有二人坐在那裏，另具一番英雄氣概，一個是碧睛紫髯，一個是少年英俊，真是氣度不凡，令人好生的羨慕。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？那碧睛紫髯的，便是北俠覆姓歐陽名春，因是紫巍巍一部長鬚，人人皆稱他爲紫髯伯。那少年英俊的，便是雙俠的大官人丁兆蘭，只因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，以爲來春畢婚。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，不期途中相遇。今約在酒樓吃酒。

包興看了。堂官過來問了酒菜，傳下去了。又見上來了主僕二人，相公有二十年紀，老僕却有五旬上下，與那二人對面坐了。因行路難以拘禮，也就叫老僕打橫兒坐了。不多時，堂官端上酒來，包興慢慢的消飲。

忽聽樓梯聲響，上來一人，攜着一個小兒。却見小兒眼淚汪汪，那漢子怒氣昂昂，就在包興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。小兒也不坐下，在那裏拭淚。包興看了，又是不忍，又覺納悶。早已聽見樓梯響處，上來了一個老頭兒，眼似鑿鈴，一眼看見那漢子，連忙上前跪倒，哭訴道：『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。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，慢慢的必要還清，分文不敢少的。只是這孩子，大叔帶他去不得的。他小小年紀又不曉事，又不能幹，大叔帶去怎麼樣呢？』那漢子端坐，昂然不理。半晌，說道：『俺將此子帶去作個當頭。俟你將賬目還清，方許你將他領回。』那老頭兒着急道：『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，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，寄在小老兒舖中的。儻若此人回來，小老兒拿甚麼還他的姪兒？望大叔開一線之恩，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。緩至三日，小老兒將舖內折變，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。』說罷，連連叩頭。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，道：『誰耐煩這些！你只管折變你的去，等三日後，到莊取贖此子。』忽見那邊老僕過來，對着那漢子道：『尊客，我家相公要來領教。』那漢子將

眼皮兒一撩，道：『你家相公是誰？素不相識，見我則甚？』說至此，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，道：『尊公請了。學生姓倪名叫繼祖。你與老丈爲着何事？請道其詳。』那漢子道：『他拖欠我的銀兩，總未歸還。何今要將此子帶去，見我們莊主，作個當頭。相公，你不要管這閒事。』倪繼祖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主管是替主索帳了。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？』那漢子道：『他原借過銀子五兩，三年未還，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，共欠紋銀二十兩。』那老者道：『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，如何欠的了許多？』那漢子道：『你總然歸還過二兩銀，利息是照舊的。豈不聞「歸本不抽利」麼？』只這一句話，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俠，連忙過來道：『他除歸過的，還欠你多少？』那漢子道：『尙欠十八兩。』

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，惟恐生出事來，急忙攔道：『些須小事，二兄不要計較於他。』回頭向老僕道：『倪忠，取紋銀十八兩來。』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袱，拿出銀來，連整帶碎約有十八兩之數，遞與相公。倪繼祖接來，纔待要遞

給惡奴。却是丁兆蘭問道：『且慢。當初借銀兩時，可有借券？』惡奴道：『有。在這裏。』回手掏出，遞給相公。相公將銀兩付給，那人接了銀兩，下樓去了。

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，料着惡奴不能帶去小兒，忙過來將小兒帶至自己桌上，哄着吃點心去了。

這邊老者起來，又給倪繼祖叩頭。倪繼祖連忙攙起，問道：『老丈貴姓？』老者道：『小老兒姓張，在這鎮市之上開個湯圓鋪生理。三年前曾借到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，是託此人的說合。他名叫馬祿。當初不多幾月就歸還他二兩，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，生生的詐去許多，反累的相公安費去銀兩，小老兒何以答報。請問相公意欲何往？』倪相公道：『些須小事，何足挂齒。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，路過此處打尖，不想遇見此事。這也是事之偶然耳。』

又見丁兆蘭道：『老丈，你不吃酒麼？相公既已耗去銀兩，難道我二人連個東道也不能麼？』說罷，大家執手，道了個『請』字，各自歸坐。張老兒已瞧見鄧九

如在包興那邊吃點心呢，他也放了心了，就在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。

丁大爺一壁吃酒，一壁盤問太歲莊。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倚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，強梁霸道無所不爲，每每竟有造反之心。丁大爺只管盤詰，北俠却毫不介意，置若罔聞。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畢酒飯，會了錢鈔，又過來謙讓北俠二人，各不相擾。彼此執手，主僕下樓去了。

這裏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，向包興這張桌上而來。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，只樂得心花俱開，暗道：『我臨起身時，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，叫我在鄧家窪訪查鄧九如，務必帶至京師，偏偏的再也訪不着。不想却在此處相逢。若非失馬，焉能到了這裏。可見凡事自有一定的。』正思想時，見張老過來道謝。包興連忙讓坐，一同吃畢飯，會鈔下樓，隨至湯圓鋪內。包興悄悄將來歷說明。『如今裏把鄧九如帶往開封。意欲叫老人家同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』

要知張老兒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五十九回

第六十回

紫髯伯有意除馬剛——丁兆蘭無心遇莽漢

且說包興在湯圓鋪內問張老兒：『你這買賣一年有多大的來頭？』張老道：『除火食人工，遇見好年頭，一年不過剩上四五十吊錢。』包興道：『莫若跟隨鄧九如上東京，見了三公子。那時鄧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義兒，你就照看他，吃碗現成的飯如何？』張老兒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又將韓爺將此子寄居於此的原由說了。『因他留下五兩銀子，小老兒一時寬裕，卸了一口袋麪。被惡奴馬祿看在眼裏，立刻追索欠債。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。』包興連連稱『是』。又暗想道：『原來

韓爺也來到此處了。』一轉想道：『莫若仍找縣令叫他把鄧九如打扮打扮，豈不省事麼？』因對張老道：『你收拾你起身的行李，我到縣裏去去就來。』說罷，出了湯圓鋪上馬，帶着伴當，竟奔縣衙去了。

這裏張老兒與夥計合計，作爲兩股生理，年齊算帳。一個本錢，一個人工，却很公道。自己將積蓄打點起來。不多時，只見包興帶領衙役四名趕來的車輛，從車上拿下包袱一個。打開看時，却是簇新的小衣服，大衫襯衫無不全備，——是金公子的小衣服。因說是三公子的義兒，焉有不盡心的呢？何況又有太歲莊畱馬一事，借此更要求包興在相爺前遮蓋遮蓋。登時將九如打扮起來，真是人仗衣帽，更顯他粉粧玉琢，齒白脣紅。把張老兒樂的手舞足蹈。夥計幫着把行李裝好，然後叫九如坐好，張老兒却在車邊。臨別又諄囑了夥計一番。『儻若韓二爺到來，就說在開封府恭候。』包興乘馬，伴當跟隨，外有衙役護送，好不威勢熱鬧，一直往開封去了。

且說歐陽爺與丁大爺在會仙樓上吃酒。自張老兒去後，丁大爺便向北俠道：『方纔眼看惡奴的形景，又耳聽豪霸的強梁，兄台心下以爲何如？』北俠道：『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賢弟，僧們且吃酒，莫管他人的閒事。』丁大爺聽了，暗道：『聞得北俠武藝超羣，豪俠無比。如今聽他的口氣，竟是置而不論了。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跡，今日初遇，未免的含糊其詞，也是有的。待我索性說明了，看是如何？』想罷，又道：『似你我行俠尚義，理當濟困扶危，剪惡除奸。若要依小弟的主意，莫若將他除却，方是正理。』北俠聽了，連忙擺手，道：『賢弟休得如此。豈不聞牕外有耳？儻漏風聲，不大穩便。難道賢弟醉了麼？』丁大爺聽了，便暗笑道：『好一個北俠，何膽小到如此田地？真是「聞名不如見面」！惜乎我身邊未帶利刃。如有利刃，今晚馬到成功，也叫他知道知道我雙俠的本領人物。』又轉念道：『有了。今晚何不與他一同住宿，我暗暗盜了他的刀且去行事。俟成功後，回

來奚落他一場，豈不是件快事麼？」主意已定，便道：「果然小弟力不勝酒，有些兒醉了。兄台還不用飯麼？」北俠道：「劣兄早就餓了，特爲陪着賢弟。」丁大爺暗道：「我何用你陪呢。」便回頭喚堂官，要了飯菜點心來。不多時，堂官端來，二人用畢，會鈔下樓，天剛正午。

丁大爺便假裝醉態，道：「小弟今日懶怠行路，意欲在此住宿一宵。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」北俠道：「久仰賢弟，未獲一見。今日幸會，焉有驟然就別之理。理當多盤桓幾日爲是，劣兄惟命是聽。」丁大爺聽了，暗合心意，道：「我豈願意與你同住，不過要借你的刀一用耳。」正走間，來到一座廟宇門前。二人進內，見有個跛足道人，說明暫住一宵，明日多謝香資。道人連聲答應。卽引至一小院，三間小房，極其僻靜。二人俱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放下行李，北俠將寶刀帶着皮鞘子挂在小牆之上。丁大爺用目注視了一番。便彼此坐下，對面閒談。

丁大爺暗想道：「方纔在酒樓上，惟恐耳目衆多，或者他不肯吐實。這如今在

廟內，又極僻靜，待我再試探他一回，看是如何？」因又提起馬剛的過惡，並懷造反之心。「你若舉此義，不但與民除害，而且也與國除害，豈不是件美事？」北俠笑道：「賢弟雖如此說，馬剛既有此心，他豈不加意防備呢？俗言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。豈可唐突？儻機不密，反爲不美。」丁大爺聽了，更不耐煩，暗道：「這明是他膽怯，反說這些以敗吾興。不要管他。俟夜間人靜，叫他瞧瞧俺的手段。」

到了晚飯時，那癆道人端了幾碗素菜，饅首米飯，二人燈下團圍吃完。道人撤去。彼此也不謙讓。丁大爺因瞧不起北俠有些怠慢，所謂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了。誰知北俠更有討厭處。他鬧了個吃飽了食困，剛然喝了點茶，他就張牙咧嘴的哈氣起來。丁大爺看了，更不如意，暗道：「這樣的酒囊飯袋之人，也敢稱個「俠」字，真真令人可笑！」却順口兒道：「兄台既有些困倦，何不請先安歇呢？」北俠道：「賢弟若不見怪，劣兄就告罪了。」說罷，枕了包裹。不多時，便呼聲振耳。

丁大爺不覺暗笑，自己也就盤膝打坐，閉目養神。

及至交了二鼓，丁大爺悄悄束縛，將大衫脫下來。未出屋子，先顯了個手段，偷了寶刀，背在背後。只聽北俠的呼聲益發大了。却暗笑道：『無用之人，只好給我看看衣服。少時事完成功，看他如何見我？』連忙出了溼門，越過牆頭，竟奔太歲莊而來。一二里路，少刻就到。看了看牆垣極高，也不用軟梯，便飛身躍上牆頭。看時原來此牆是外圍牆，裏面纔是院牆。落下大牆，又上裏面院牆。這院牆却是用瓦擺就的古老錢，丁大爺窄步而行。到了耳房，貼牆甚近。意欲由房上進去，豈不省事。兩手扳住耳房的邊磚，剛要縱身，覺得脚下磚一蹶。低頭看時，見登的磚已離位。若一抬脚，此磚必落。心中暗想，此磚一落其聲必響，那時驚動了人反爲不美。若要鬆手，却又趕不及了。只得用脚尖輕輕的碾力，慢慢的轉動，好容易將那塊磚穩住了。這纔兩手用力，身體一長，便上了耳房。又到大房，在後坡裏略爲喘

息。只見僕婦丫鬢往來行走，要酒要菜，彼此傳喚。丁大爺趁空兒到了前坡，爬伏在房簷竊聽。

只聽衆姬妾買俏爭寵，道：『千歲爺，爲何喝了捏捏紅的酒，不喝我們挨挨酥的酒呢？奴婢是不依的。』又聽有男子哈哈笑道：『你放心！你們八個人的酒，孤家挨次兒都要喝一杯。只是慢着些兒飲，孤家是喝不慣急酒的。』丁大爺聽了，暗道：『怨得張老兒說他有造反之心；果然，他竟敢稱孤道寡起來。這不除却，如何使得？』卽用倒垂勢，把住椽頭，將身體貼在前簷之下，却用兩手捏住椽頭，倒把兩腳撐住椽空，換步到了簷柱，用脚登定。將手一撒，身子向下一順，便抱住大柱，兩腿一抽，盤在柱上。頭朝下，脚向上，「咪」「咪」「咪」順流而下，手已扶地。轉身站起，瞧了瞧此時無人，隔簾往裏偷看。見上面坐着一個人，年紀不過三旬向外，衆姬妾圍繞着胡言亂語。丁大爺一見，不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回手抽刀。罷咧！竟不知寶刀於何時失去，只剩下皮鞘。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時，

脚下一蹶，身體往前一栽，想是將刀甩出去了。自己在廊下手無寸鐵，難以站立。又見燈光照耀，只得退下。見迎面有塊太湖石，暫且藏於後面，往這邊偷看。

只見廳上一時寂靜。見衆姬妾從簾下一個一個爬出來，方嚷道：『了不得了！千歲爺的頭被妖精取了去了！』一時間，鼎沸起來。丁大爺在石後聽的明白，暗道：『這個妖精有趣。想是此賊惡貫已滿，遭此凶報。倒是北俠說着了，「惡有惡報」，絲毫不爽。我也不必在此了，且自回廟再作道理。』想罷，從石後繞出。臨牆將身一縱，出了院牆。又縱身上了外圍牆，輕輕落下。脚剛着地，只見有個大漢奔過來，嗖的就是一棍。丁大爺忙閃身躲過。誰知大漢一連就是幾棍。虧得丁大爺眼快；雖然躲過，然而也就吃力的很。正在危急，只見牆頭坐着一人，擲下一物，將大漢打倒。丁大爺趕上一步按住。只見牆上那人飛身下來，將刀往大漢面前一幌，道：『你是何人？快說！』

丁大爺細瞧飛下這人，不是別個，却是那膽小無能的北俠歐陽春，手內刀就是

他的寶刀。心中早已明白，又是歡喜，又是佩服。只聽大漢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花蝶呀，咱們是前生的冤孽。不想俺弟兄皆喪與你手！』丁大爺道：『這大漢好生無禮。那個是甚麼花蝶？』大漢道：『難道你不是花冲麼？』丁大爺道：『我叫兆蘭，却不姓花。』大漢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是俺錯認了。』丁大爺也就將他放起。大漢立起，擲了塵土，見衣裳上一片血跡，道：『這是那裏的血呀？』丁大爺一眼瞧見那邊一顆首級，便知是北俠取的馬剛之首，方纔打倒大漢就是此物，連忙道：『咱們且離此處，在那邊說去。』

三人一壁走着，大爺丁兆蘭問大漢道：『足下何人？』大漢道：『俺姓龍名濤。只因花蝴蝶花冲將俺哥哥龍淵殺害。是俺懷仇在心，時刻要替兄報仇。無奈這花冲形踪詭秘，譎詐多端，再也拿他不着。方纔是我們夥計夜星子馮七告訴於我，說有人進馬剛家內。俺想馬剛家中姬妾衆多，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個；因此持棍前來，不想遇見二位。纔尊駕提兆蘭二字，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員外麼？』兆蘭道：

「我便是丁兆蘭。」龍濤道：「俺久要拜訪，未得其便，不想今日相遇。——又險些兒悞傷了好人。」又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丁大爺道：「此位覆姓歐陽名春。」龍濤道：「哎呀！莫非是北俠紫髯伯麼？」丁大爺道：「正是。」龍濤道：「妙極！俺要報殺兄之仇，屢欲拜訪，懇求幫助。不期今日幸遇二位。無甚麼說的，懇求二位幫助小人則個。」說罷，納頭便拜。丁大爺連忙扶起，道：「何必如此。」龍濤道：「大官人不知，小人在本縣當個捕快差使。昨日奉縣尊之命，要捉捕馬剛。小人昨奉此差，一來查訪馬剛的破綻，二來暗晒花蝶的形踪，與兄報仇。無奈自己本領不濟，恐不是他的對手。故此求二位官人幫助幫助。」北俠道：「既是這等，馬剛他已遭天報，你也不必管了。只是這花冲，我們不認得他，怎麼樣呢？」龍濤道：「若論花冲的形景，也是少年公子模樣，却是武藝高強。因他最愛晒花，每逢夜間出入，鬢邊必簪一枝蝴蝶；因此人皆喚他是花蝴蝶。每逢熱鬧場中，必要去遊玩。若見了美貌婦女，他必要下工夫，到了人家晒花。這厮造孽多端，作惡無數。」

前日還聞得他要上竈君祠去呢。小人還要上那裏去訪他。』北俠道：『竈君祠在那裏？』龍濤道：『在此縣的東南三十里，也是個熱鬧去處。』丁大爺道：『既如此，這時離開廟的日期尚有半個月的光景，我們還要到家中去。儻到臨期，咱們俱在竈君祠會齊。如若他要往別處去，你可派人到茱花村給我們送個信，我們好幫助於你。』龍濤道：『大官人說的極是。小人就此告別。馮七還在那裏等我聽信呢。』

龍濤去後，二人離廟不遠，仍然從後面越牆而入。來到屋中，寬了衣服。丁大爺將皮鞘交付北俠，道：『原物奉還。仁兄何時將刀抽去？』北俠笑道：『就是賢弟用脚穩磚之時，此刀已歸吾手。』丁大爺笑道：『仁兄真乃英雄，弟弗如也！』北俠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』丁大爺又問道：『姬妾何以聲言妖精取了千歲之頭？此是何故？小弟不解。』北俠道：『凡你我俠義作事，不要聲張，總要機密。能穀隱諱，寧可不露本來面目。只要剪惡除強，扶危濟困就是了，又何必諄諄叫人知道

呢。就是昨夕酒樓所談及廟內說的那些話，以後勸賢弟再不可如此，所謂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，方於事有裨益。」丁兆蘭聽了，深爲有理，連聲道：「仁兄所言最是。」

又見北俠從懷中掏出三個軟搭搭的東西，遞給丁大爺道：「賢弟請看妖怪。」兆蘭接來一看，原是三個皮套做成皮臉兒，不覺笑道：「小弟從今方知仁兄是兩面人了。」北俠亦笑道：「劣兄雖有兩面。也不過逢場作戲，幸喜不失本來面目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噯喲！仁兄雖是作戲呀，然而逢着的也不是當耍的呢。」北俠聽罷，笑了一笑，又將刀歸鞘擱起，開言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。劣兄雖逢場作戲，殺了馬剛，其中還有一個好處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其中還有甚麼好處呢？小弟請教。望乞說明，以開茅塞。」

未知北俠說出甚麼話來，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一回

大夫居飲酒逢土棍——卜家瞳偷銀驚惡徒

且說歐陽爺丁大爺在廟中彼此閒談。北俠說：『逢場作戲，其中還有好處。』丁大爺問道：『其中有何好處？請教。』北俠道：『那馬剛他既稱孤道寡，不是沒有權勢之人。你若明明把他殺了，他若報官說他家員外被盜寇持械戕命。這地方官怎樣辦法？何況又有他叔叔馬朝賢在朝，再連催幾套文書，這不是要地方官紗帽麼？如今改了面目將他除却。這些姬妾婦人之見，他豈不又有枝添葉兒，必說這妖怪青臉紅髮來去無踪，將馬剛之頭取去。況還有個胖妾唬倒。他的痰向上來，十胖

九虛，必也喪命。人家不說他是痰，必說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。他縱然報官，你家出了妖怪，叫地方官也是沒法的事。賢弟想想，這不是好處麼？」丁大爺聽了，越想越是，不由的讚不絕口。二人閒談多時，略爲歇息，天已大亮，與了癩道香資，二人出廟。丁大爺務必請北俠同上茱花村暫住幾日，俟臨期再同上竈君祠會齊，訪拿花冲。北俠原是無牽無挂之人，不能推辭，同上茱花村去了。這且不言。

單說二員外韓彰，自離了湯圓鋪，竟奔杭州而來。沿路行去，聞的往來行人盡皆笑說，以「花蝶設誓」當做罵話。韓二爺聽不明白，又不知花蝶爲誰。一時腹中饑餓，見前面松林內酒幌兒，高懸一個小小紅葫蘆。因此步入林中，見週圍蘆葦的花障，滿架的扁豆秧兒勤娘子。正當秋令，豆花盛開。地下又種着些兒草花，頗頗有趣。來到門前上懸一匾，寫着大夫居三字。韓爺進了門前，院中有兩張高桌。却又鋪着幾領蘆蓆，設着矮座。那邊草房三間，有個老者在那裏打盹。

韓爺看了一番光景，正愜心懷，便咳嗽一聲。那老者猛然驚醒，拿了代手，前來問道：『客官吃酒麼？』韓爺道：『你這裏有什麼酒？』老者笑道：『鄉居野況，無甚好酒，不過是白乾燒酒。』韓爺道：『且煖一壺來。』老者去不多時，煖了一壺酒，外有四碟：一碟鹽水豆兒，一碟豆腐乾，一碟吹甬蔴花，一碟薄脆。韓爺道：『還有什麼吃食？』老者道：『沒有別的，還有滷袁斜尖豆腐合熱雞蛋。』韓爺吩咐：『再煖一角酒來。一碟熱雞蛋，帶點鹽水兒來。』老者答應，剛要轉身。見外面進來一人，年紀不過三旬，口中道：『豆老丈，快煖一角酒來。還有事呢。』老者道：『吓！莊大爺，往那裏去？這等忙。』那人歎道：『噯！從那裏說起！我的外甥女巧姐不見了。我姐姐哭哭啼啼，叫我給姐夫送信去。』韓爺聽了，便立起身來讓坐。那人也讓了三言二語。韓爺便把那人讓至一處。那人甚是直爽，見老兒拿了酒來，他却道：『豆老丈，我有一事。適纔見幃外有幾隻雞，在那裏刨食吃。我與你商量，你肯賣一隻與我們下酒麼？』豆老笑道：『那有什麼呢。只

要大爺多給幾錢銀就是了。』那人道：『只管弄去，做成了，我給你二錢銀子如何？』老者聽說「二錢銀子」，好生歡喜的去了。韓爺却攔道：『兄台又何必宰雞呢。』那人道：『彼此有緣相遇，實是三生有幸；況我也當盡地主之誼。』說畢，彼此就坐，各展姓字。原來此人姓莊名致和，就在村前居住。

韓爺道：『方纔莊兄說還有緊事，不是要給令親送信呢麼。不可因在下耽擱了工夫。』莊致和道：『韓兄放心。我還要就近處訪查訪查呢。就是今日趕急送信與舍親，他也是沒法子。莫若我先細細訪訪。……』正說至此，只見外面進來了一人，口中嚷道：『老豆吓！咱弄一壺熱熱的。』他却一溜歪斜坐在那邊桌上，脚登板櫪，立楞着眼，瞅着這邊。韓爺見他這樣形景，也不理他。

豆老兒擋着眉毛，端過酒去。那人摸了一摸道：『不熱呀，我要熱熱的。』豆老兒道：『很熱了吃不到嘴裏，又該抱怨小老兒了。』那人道：『沒事，沒事。你只管盪去。』豆老兒只得從新盪了來，道：『這可熱的很了。』那人道：『熱熱的

很好，你給我斟上晾着。』豆老兒道：『這是圖什麼呢？』那人道：『別管！大爺是這們個脾氣兒。我且問你，有什麼葷腥兒拿一點我吃？』豆老兒道：『我這裏是大爺知道的，鄉村鋪兒，那裏討葷腥來。無奈何，大爺將就些兒罷。』那人把醉眼一瞪，道：『大爺花錢，爲什麼將就呢？』說着話，就舉起手來。豆老兒見勢頭不好，便躲開了。

那人却趑趄趑趄的來至草房門前，一嗅，覺得一般香味撲鼻。便進了屋內一看，見柴鍋內煮着一隻小雞兒，又肥又嫩。他却說道：『好吓！現放着葷菜，你說沒有。老豆，你可是猴兒拉稀，壞了腸子咧。』豆老忙道：『這是那二位客官花了二錢銀子，煮着自用的。大爺若要吃時，也花二錢銀子。小老兒再與你煮一隻就是了。』那人道：『什嗎二錢銀子！大爺先吃了，你再給他們煮去。』說罷，拿過方盤來，將雞從鍋內撈出，端着往外就走。豆老兒在後面說道：『大爺不要如此。凡事有個先來後到，這如何使得。』那人道：『大爺是嘴急的，等不得。叫他們等着

去罷。』

他在這裏說，韓爺在外面已聽明白，登時怒氣填胸，立起身來，走至那人跟前。抬腿將木盤一踢，連雞帶盤全合在那人臉上。雞是剛出鍋的，又搭着一肚子滾湯。只聽那人「噯呀」一聲，撒了手，栽倒在地，登時滿臉上猶如尿泡裏串氣兒，立刻開了一個果子鋪，滿臉鼓起來了。韓爺還要上前，莊致和連忙攔住。韓爺氣忿的坐下。那人却也知趣，這一燙酒也醒了，自己想了一想也不是理；又見韓爺的形景，估量着他不是個兒，站起身來就走。連說：『結咧！結咧！咱們再說再議。等着！等着！』搭訕着走了。這裏莊致和將酒並雞的銀子會過，饒沒吃成，反多與了豆老兒幾分銀子。勸着韓爺，一同出了大夫居。

這裏豆老兒將雞檢起來，用清水將泥土洗了去，從新放在鍋裏煮了一個開，用水盤撈出，端在桌上，自己煖了一角酒。自言自語：『一飲一啄，各有分定。好好一隻肥嫩小雞兒，那二位不吃，却便宜老漢開齋。這是從那裏說起。』纔待要吃，

只見韓爺從外面又進來。豆老兒一見，連忙說道：『客官，雖已熟了，酒已熱了，好好放在這裏。小老兒却沒敢動，請客官自用罷。』韓爺笑道：『俺不吃了。俺且問你：方纔那廝，他叫什麼名字？在那裏居住？』豆老兒道：『客官問他則甚？好鞋不粘臭狗屎，何必與他嘔氣呢。』韓爺道：『我不過知道他罷了。誰有工夫與他嘔氣呢。』豆老道：『客官不知。他父子家道殷實，極其慳吝，最是強梁。離此五里之遙，有一個卞家疃，就是他家。他爹爹名叫卡龍，自稱是鐵公雞，乃刻薄成家，真是一毛兒不拔。若非怕自己餓死，連飯也是不喫的。誰知他養的兒子更狠，就是方纔那人，名叫卞虎，他自稱外號癩皮象。他爲什麼起這個外號兒呢？一來是無毛可拔。二來他說當初他爹沒來由，起手立起家業來，故此外號止于「雞」；他是生成的胎裏紅，外號兒必得大大的壯門面，故此稱「象」。又恐人家拿他當了秧子手兒，因此又加上「癩皮」二字；言其他是家傳的齋客，也不是好惹的。自從他父子如此，人人把個卞家疃改成「扁家團」了。就是他來此吃酒，也是白吃白喝，盡

賒賬，從來不知還錢。老漢又惹他不起，只好白填噪他罷了。」韓爺又問道：「他那疔裏，可有店房麼？」豆老兒道：「他那裏也不過是個村莊，那有店房。離他那裏不足三里之遙，有個桑花鎮，却有客寓。」

韓爺問明底細，執手別了豆老，竟奔桑花鎮而來，找了寓所。到了晚間，夜闌人靜，悄悄離了店房，來至卞家疔。到了卞龍門前，躍牆而入。施展他飛簷走壁之能，爬伏在大房之上，偷睛往下觀看。見個尖嘴縮腮的老頭子，手托天平在那裏平銀子，左平右平却不嫌費事，必要銀子比砒碼微低些方罷。共平了二百兩，然後用紙包了四封，用繩子結好，又在上面打了花押；方命小童抱定，提着燈籠，往後面送去。他在那裏收拾天平。

韓爺趁此機會，却溜下房來，在卡子門垛子邊隱藏。小童剛邁門檻，韓爺將腿一伸，小童往前一撲，唧嗟咕咚，栽倒在地，燈籠也滅了。老頭子在屋內聲言道：

『怎麼了？栽倒咧。』只見小童提着滅燈籠來對着了，說道：『剛邁門檻，不防就一交倒了。』老頭子道：『小孩子家，你到底留神吓！這一栽，管保把包兒栽破。灑了銀渣兒，如何找尋呢？我不管——拿回來再平。儻若短少分兩，我是要扣你的工錢的。』說着話，同小童來至卡子門，用燈一照。罷咧！連個紙包兒的影兒也不見了。老頭子急的兩眼冒火，小童兒唬的二目如燈，淚流滿面。老頭子暴躁道：『你將我的銀子藏於何處了？快快拿出來。如不然，就活活要了你的命。』正說着，只見卞虎從後面出來，問明此事。小童哭訴一番。卞虎那裏肯信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『好囚攪的！人小鬼大，你竟敢弄這樣的戲法。咱們且向前面說來。』說罷，拉了小童，卞龍反打燈籠在前引路，來至大房屋內。早見桌上用磁碼押着個字帖兒，上面字有核桃大小，寫道：『爺爺今夕路過汝家，知道你刻薄成家廣有金銀，又兼俺盤費短少，暫借銀四封，改日再還。不可悞賴好人。如不遵命，爺爺時常夜行此路，請自試爺爺的寶刀。免生後悔！』卞龍見了此帖，登時渾身亂抖。卞虎將

小童放了，也就發起楞來。父子二人無可如何，只得忍着肚子疼，還是要性命要緊，不敢聲張，惟要小心而已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二回

遇拐帶松林救巧姐——尋奸淫鐵嶺戰花冲

且說韓二爺揣了四封銀子回歸舊路，遠遠聽見江西小車，吱吱扭扭的奔了松林而來。韓爺急中生智，揀了一株大樹，爬將上去，隱住身形。不意小車子到了樹下，咯噔的歇住。聽見一人說道：『白晝將貨物悶了一天。此時趁着無人，何不將他過過風呢？』又聽有人說道：『我也是如此想。不然悶壞了，豈不白費了工夫呢？』答言的却是婦人聲音。只見他二人從小車上開開箱子，搭出一個小小人來，叫他靠在樹本之上。

韓爺見了，知他等不是好人，暗暗的把銀兩放在槎枒之上，將樸刀拿在手中，從樹上一躍而下。那男子猛見樹上跳下一人，撒腿往東就跑。韓爺那裏肯捨，趕上一步，從後將刀一掬。那人「噯喲」了一聲，早已着了利刃，栽倒在地。韓爺撒步回身，看那婦人時，見他哆哆嗦嗦在一堆兒，自己打的牙山響，猶如寒戰一般。韓爺用刀一指，道：『你等所做何事？快快實說！儻有虛言，立追狗命。講！』那婦人道：『爺爺不必動怒，待小婦人實說。我們是拐帶兒女的。』韓爺問道：『拐去男女置於何地？』婦人道：『爺爺有所不知。只因襄陽王爺那裏要排演優伶歌妓，收錄幼童弱女。凡有姿色的總要賞五六百兩。我夫妻因窮所迫，無奈做此暗昧之事。不想今日遇見爺爺識破，這也是天理昭彰。只求爺爺饒命。』

韓爺又細看那孩兒原來是個女孩兒，見他悻悻忪忪的，便知道其中有詐。又問道：『你等用何物迷了他的本性？講！』婦人道：『他那泥丸宮有個葯餅兒，揭下來，少刻就可甦醒。』韓爺聽罷，伸手向女子頭上一摸，果有葯餅，連忙揭下，拋

在道傍。又對婦人道：『你這惡婦，快將裙縑解下來。』婦人不敢不依，連忙解下，遞給韓爺。韓爺將婦人髮髻一提，揀了一顆小小的樹本，把婦人捆了個結實。翻身躡上樹去，揣了銀子，一躍而下。纔待舉步，只聽那女孩兒「哎呀」了一聲，哭出來了。韓爺上前問道：『你此時可明白了？你叫什麼？』女子道：『我叫巧姐。』韓爺聽了，驚駭道：『你母舅可是莊致和麼？』女子道：『正是。伯伯如何知道？』韓爺聽了，暗暗念佛。『無心中救了巧姐，省我一番事。』又見天光閃亮，惟恐有些不便，連忙說道：『我姓韓，與你母舅認識。少時若有人來，你就喊「救人」，叫本處地方送你回家就完了。拐你的男女，我俱已拿住了。』說罷，竟奔桑花鎮去了。

果然，不多時路上已有行人，見了如此光景，問了備細，知是拐帶，立刻找着地方保甲，放下婦人用鐵鎖鎖了，帶領女子同赴縣衙。縣官升堂，一鞠卽服。男子已死，着地方掩埋。婦人定案寄監。此信早已傳開了。莊致和聞知，急急赴縣，當

堂將巧姐領回。路過大夫居，見了豆老，便將巧姐已有的話說了。又道：『是姓韓的救的。難道就是昨日的韓客官麼？』豆老聽見，好生歡喜，又給莊爺煖酒作賀。因又提起：『韓爺昨日復又回來，問下家的底裏。誰知今早聞聽人說下家丟了許多的銀兩。莊大爺，你想這事詫異不詫異？老漢再也猜摸不出這位韓爺是個什麼人來。』

他兩個只顧高談闊論，講究此事。不想那邊坐着一個道人，立起身來，打個稽首，問道：『請問莊施主，這位韓客官可是高大身軀，金黃面皮，微微的有點黃鬚麼？』莊致和見那道人骨瘦如柴，彷彿纔病起來的模樣，却又目光如電炯炯有神，聲音洪亮，另有一番別樣的精神，不由的起敬道：『正是。道爺何以知之？』那道人道：『小道素識此人，極其俠義，正要訪他。但不知他向何方去了？』豆老聽至此，有些不耐煩，暗道：『這道人從早晨要了一角酒，直耐到此時，佔了我一張坐兒，彷彿等主顧的一般。如今聽我二人說話，他便插言，想是個安心哄嘴吃

的。』便沒有好氣的答道：『我這裏過往客人極多，誰耐煩打聽他往那裏去呢。你既認得他，你就趁早兒找他去。』那道人見豆老兒說的話倔強，也不理他，索性就棍打腿，便對莊致和道：『小道與施主相遇，也是緣分。不知施主可肯布施小道兩角酒麼？』莊致和道：『這有什麼。道爺請過來，只管用，俱在小可身上。』那道人便湊過來。莊致和又叫豆老煖了兩角酒來。豆老無可奈何，蹙了道人一眼，道：『明明是個騙酒吃的，這可等着主顧了。』嘟嘟囔囔的溫酒去了。

原來這道人就是四爺蔣平。只因回明包相訪查韓彰，扮做雲遊道人模樣，由丹鳳嶺慢慢訪查至此。好容易聽見此事，焉肯輕易放過。一壁吃酒，一壁細問昨日之事，越聽越是韓爺無疑。吃畢酒，蔣平道了叨擾。莊致和會了錢鈔，領着巧姐去了。

蔣平也就出了大夫居，逢村遇店，細細訪查，毫無下落。看看天晚，日色西

斜，來至一座廟宇前，匾上寫着鐵嶺觀三字，知是道士廟宇，便上前，纔待擊門。只見山門放開，出來一個老道，手內提定酒葫蘆，再往臉上看時，已然喝的紅撲撲的似有醉態。蔣平上前稽首道：『無量壽佛。小道行路天晚，意欲在仙觀借宿一宵，不知仙長肯容納否？』那老道也斜着眼，看了看蔣平，道：『我看你人小瘦弱，倒是個不生事的。——也罷，你在此略等一等。我到前面沾了酒回來，自有道理。』蔣平接口道：『不瞞仙長說，小道也愛杯中之物。這酒原是咱們玄門中當用的。乞將酒器付與小道，待我沽來，奉敬仙長如何？』那老道聽了，滿面堆下笑來，道：『道友初來，如何倒要叨擾。』說着話，却將一個酒葫蘆遞給四爺。四爺接過葫蘆，又把自己的漁鼓簡板以及算命招子交付老道。老道又告訴他賣酒之家。蔣平答應。回身去不多時，提了滿滿的一葫蘆酒，額外又買了許多的酒菜。老道見了好生歡喜，道：『道兄初來，却破許多錢鈔，使我不安。』蔣平道：『這有甚要緊。你我皆是同門，小弟特敬老兄。』

那老道更覺歡喜，回身在前引路，將蔣平讓進，關了山門，轉過影壁，便看見三間東廂房。二人來至屋內，進門却是懸龕供着呂祖，也有桌椅等物。蔣爺倚了招子，放下漁鼓簡板，向上行了禮。老道掀起布簾，讓蔣平北間屋內坐。蔣平見有個炕桌上面放着杯壺，還有兩色殘餚。老道開櫃拿了傢伙，把蔣爺新買的酒菜擺了。然後煖酒添杯，彼此對面而坐。蔣爺自稱姓張。又問老道名姓。原來姓胡名和。觀內當家的叫做吳道成，生的黑面大腹，自稱綽號鐵羅漢，一身好武藝，慣會趨炎附勢。這胡和見了酒如命的一般，連飲了數盃，却是酒上加酒，已然醺醺。他却順口開河，道：『張道兄，我有一句話告訴你。少時當家的來時，你可不要言語，讓他們到後面去。別管他們作什麼。咱們倆就在前邊給他個痛喝。喝醉了，就給他個悶睡。什麼全不管他。你道如何？』蔣爺道：『多承胡大哥指示。但不知當家的所做何事？何不對我說說呢？』胡和道：『其實告訴你也不妨事。我們這當家的，他乃響馬出身，畏罪出家，新近有他個朋友找他來，名叫花蝶，更是個不尷不尬之人，

鬼鬼祟祟不知幹些什麼。昨晚有人追下來了，竟被他們拿住，鎖在後院塔內，至今沒放。你說，他們的事管得麼？」蔣爺聽了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他們拿住是什麼人呢？」胡和道：「昨晚不到三更，他們拿住人了。是如此如彼，這般這樣。」蔣爺聞聽，唬了個魂不附體，不由驚駭非常。

你道胡和說什麼「如此如彼，這般這樣」？原來韓二爺於前日夜救了巧姐之後，來至桑花鎮，到了寓所，便聽見有人談論花蝶。細細打聽，方纔知道敢則是個最愛採花的惡賊，是從東京脫案逃走的大案賊，怨不得人人以花蝶起誓。暗暗的忖度了一番。到了晚間，托言玩月，離了店房，夜行打扮，悄悄的訪查。

偶步到一處有座小小的廟宇，借着月光初上，見匾上金字，乃觀音菴三字，便知是尼僧。剛然轉到那邊，只見牆頭一股黑煙落將下去。韓爺將身一伏，暗道：「這事奇怪！一個尼菴，我們夜行人到此做什麼？必非好事。待我跟進去。」一飛

身躍上牆頭，往裏一望，却無動靜。便落下平地，過了大殿，見角門以外路西，單有個門兒虛掩，挨身而入，却是三間茅屋。惟有東間明亮，早見牕上影兒是個男子，巧在鬢邊插的蝴蝶，顫巍巍的在牕上搖舞。韓爺看在眼裏，暗道：『竟有如此巧事！要找尋他，就遇見他。且聽聽動靜，再做道理。』穩定脚尖，悄悄蹲伏牕外。只聽花蝶道：『仙姑，我如此哀懇，你竟不從。休要惹惱我的性兒，還是依了好。』又聽有一女子聲音道：『不依你，便怎樣？』又聽花蝶道：『凡婦女入了花蝶之眼，再也逃不出去，何況你這女尼。我不過是愛你的容顏，不忍加害於你。再若不識抬舉，你可怨我不得了。』又聽女尼道：『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只因自幼多災多病，父母無奈，將我捨入空門，自己也要懺悔今生，脩個來世。不想今日遇見你這邪魔，想是我的劫數到了。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惟有求其速死而已。』說着，說着，就哭起來了。忽聽花蝶道：『你這賤人，竟敢以死嚇我。我就殺了你！』韓爺聽至此，見燈光一晃，花蝶立起身來，起手一晃，想是抽刀。韓爺一聲高叫道：

『花蝶，休得無禮！俺來擒你！』

屋內花冲猛聽外面有人叫他，喫驚不小，嘖的一聲，將燈吹滅，掀軟簾奔至堂屋，刀挑簾櫳，身體往斜刺裏一縱。只聽「拍」，早有一枝弩箭釘在牕櫺之上。花蝶暗道：『幸喜不曾中了暗器。』二人動起手來。因院子窄小，不能十分施展，只于彼此招架。正在支持，忽見從牆頭跳下一人，咕咚一聲，其聲甚重。又見他身形一長，是條大漢，舉朴刀照花蝶劈來。花蝶立住脚，望大漢虛搠一刀。大漢將身一閃，險些兒栽倒。花蝶抽空躍上牆頭，韓爺一飛身跟將出去。花蝶已落牆外，往北飛跑。韓爺落下牆頭，追將下去。這裏大漢出角門，繞大殿，自己開了山門，也就順着牆往北追下去了。

韓爺追花蝶有三里之遙。又見有座廟宇，花蝶躍身跳進，韓爺也就飛過牆去。見花蝶又飛過裏牆，韓爺緊緊跟隨。追至後院一看，見有香爐角三座小塔，惟獨當中的大些。花蝶便往塔後隱藏，韓爺步步跟隨。花蝶左旋右轉，韓爺前趕後攔。一

人繞塔多時，方見那大漢由東邊角門趕將進來，一聲喊叫：『花蝶，你往那裏走？』花蝶扭頭一看，故意脚下一跣，身體往前一栽。韓爺急趕一步，剛然伸出一手。只見花蝶將身一翻，手一撒，韓爺肩頭已然着了一下，雖不甚疼，覺得有些麻木。暗說：『不好！必是藥標。』急轉身躍出牆外，竟奔回桑花鎮去了。

這裏花蝶閃身計打了韓彰，精神倍長，迎了大漢，纔待舉手。又見那壁廂來了個雄偉胖大之人，却是吳道成。因聽見有人喊叫，連忙趕來，幫着花蝶，將大漢拿住，鎖在後院塔內。

胡和不知詳細，他將大概略述一番，已然把個蔣爺驚的目瞪口呆。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三回

救莽漢暗刺吳道成——尋盟兄巧逢桑花鎮

且說蔣四爺聽胡和之言，暗暗說道：『怨不得我找不着我二哥呢。原來被他們擒住了。』正在思索，忽聽外面叫門，胡和答應着，却向蔣平擺手，隨後將燈吹滅，方趑趑起出來開放山門。只聽有人問道：『今日可有什麼事麼？』胡和道：『什麼事也沒有。橫豎也沒有人找。我也沒有吃酒。』又聽一人道：『他已醉了，還說沒有吃酒呢。——你將山門好好的關了罷。』說着，二人向後邊去了。

胡和關了山門，從新點上燈來，道：『兄弟，這可沒了事咧。咱們喝罷。喝醉

了給他個睡，什麼事全不管他。」蔣爺道：『很好。』却暗暗算計胡和。不多時，將老道灌了個爛醉，人事不知。蔣爺脫了道袍，扎縛停當，來至外間，將招子拿起，抽出三稜鵝眉刺，息滅了燈，悄悄出了東廂房，竟奔後院而來。果見有三座磚塔，見中間的極大。剛然走至跟前，忽聽嚷道：『好吓！你們將老爺細縛在此，不言不語，到底是怎麼樣呵？快快給老爺一個爽利呀！』蔣爺聽了不是韓爺的聲音，悄悄道：『你是誰？不要嚷！我來救你。』說罷，走至跟前，把繩索挑去，輕輕將他二臂舒回。

那大漢定了定神，方說道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蔣爺道：『我姓蔣名平。』大漢失聲道：『噯啲！莫不是翻江鼠蔣四爺麼？』蔣平道：『正是。你不要高聲。』大漢道：『幸會，幸會。小人龍濤，自仁和縣竈君祠跟下花蝶來到此處，原要與家兄報仇，不想反被他們拿住。以為再無生理，誰知又蒙四爺知道搭救。』蔣爺聽了，便問道：『我二哥在那裏？』龍濤道：『並不會遇見什麼二爺。就是昨晚也是夜星

子馮七給小人送的信。因此得信到觀音菴訪拿花蝶，爬進牆去，却見個細條身子的與花蝶動手。是我跳下牆去幫助。後來花蝶跳牆，那人比我高多了，也就飛身躍牆，把花蝶追至此處。及至我爬進牆來幫助，不知那人爲什麼反到越牆走了。我本不是花蝶對手，又搭上個黑胖老道，如何敵得住；因此就被他們擒住了。』

蔣爺聽罷，暗想道：『據他說來，這細條身子的倒像我二哥。只是因何又越牆走了呢？走了又往何處去呢？』又問龍濤道：『你方纔可見二人進來麼？往那裏去了？』龍濤道：『往西一面竹林之後，有一段粉牆，（想來有門）他們往那裏去了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在此略等一等。我去去就來。』轉身形來至林邊一望，但見粉壁光華，亂篩竹影。借着月光淺淡，翠蔭蕭森，碧沉沉竟無門可入。蔣爺暗忖道：『看此光景，似乎是板牆。裏面必是個幽僻之所。且到臨近看看。』繞過竹林，來到牆根，仔細留神，躡來躡去。結構鬪筍處，果然有些活動。伸手一摸，似乎活的。摸了多時，可巧手指一按，只聽咯噔一聲，將消息滑開，却是個轉身門兒。蔣

爺暗暗歡喜，挨身而入，早見三間正房，對面三間廡廳，兩傍有抄手遊廊。院內安設着白玉石盆，並有幾色上樣的新菊花，甚覺清雅。正房西間內燈燭明亮，有人對談。

澤長躡足潛踪，悄立牕外。只聽有人嗒聲嘆氣。傍有一人勸慰道：『賢弟，你好生想不開。一個尼姑有什麼要緊。你再要如此，未免叫愚兄笑話你了。』這說話的却是吳道成。又聽花蝶道：『大哥，你不曉得。自從我見了他之後，神魂不定，廢寢忘餐。偏偏的他那古怪性兒，決不依從。若是別人，我花冲也不知殺却了多少。惟獨他，小弟不但捨不得殺他，竟會不忍逼他。這却如何是好呢？』說罷，復又長嘆。吳道成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『我看你竟自着了迷了。兄弟，既如此，你請我一請，包管此事必成。』花蝶道：『大哥果有妙計，成全此事。漫說請你，就是叫我給你磕頭，我都甘心情願的。』說着話，咕咚一聲就跪下了。蔣爺在外聽了，暗笑道：『人家爲媳婦拜丈母，這小子爲尼姑拜老道。真是無恥，也就可笑呢。』

只聽吳道成說：『賢弟請起。不要太急。我早已想下一計了。』花蝶問道：『有何妙計？』吳道成道：『我明日叫我們那個主兒，假做遊廟，到他那裏燒香。我將蒙漢藥叫他帶上些。到了那裏，無論飲食之間下上些，須將他迷倒，那時任憑賢弟所爲。你道如何？』花冲失聲大笑，道：『好妙計！好妙計！大哥，你真要如此，方不愧你我是生死之交。』又聽吳道成道：『可有一宗。到了臨期，你要留些情分，千萬不可連我們那個主兒清濁不分，那就不成事體了。』花冲也笑道：『大哥放心。小弟不但不敢，從今後小弟竟把他當嫂子看待。』說罷，二人大笑。

蔣爺在外聽了，暗暗切齒咬牙，道：『這兩個無恥無羞，無倫無禮的賊徒，又在這裏鋪謀定計，陷害好人。』就要進去。心中一轉想：『不可。須要用計。』想罷，轉身驅來到門前，高聲叫道：『無量壽佛！』他便抽身出來，往南趕行了幾步，在竹林轉身形隱在密處。此時屋內早已聽見。吳道成便立起身來，到了院中，問道：『是那個？』並無人應。却見轉身門已開，便知有人，連忙出了板牆。左右

一看，何嘗有個人影。心中轉省道：『是了。這是胡和醉了，不知來此做些什麼。看見此門已開，故此知會我們，也未見得。』心中如此想，腳下不因不由的往南走去。也是這惡道惡貫已滿，可巧正在蔣爺隱藏之處，撩開衣服，揜着大肚，在那裏小解。蔣爺在暗處看的真切，暗道：『活該小子前來送死。』右手攥定鋼刺，復用左手按住手腕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聽撲哧一聲，在吳道成的腹上已着了鋼刺，小水淋漓漓。蔣爺也不管他，却將手腕一翻，鋼刺在肚子裏轉了一個身。吳道成那裏受得，「噯喲」一聲，翻筋斗栽倒在地。蔣爺趁勢趕步，把鋼刺一陣亂搗，吳道成這纔成了道了。蔣爺抽出鋼刺，就在惡道身上搽抹血漬，交付左手，別在背上，仍奔板牆門而來。

到了院內，只聽花蝶問道：『大哥，是什麼人？』蔣爺一言不發，好大膽！竟奔正屋。到了屋內軟簾北首，右手二指輕輕掀起一縫，往裏偷看。却見花蝶立起身來，走至軟簾前一掀。蔣爺就勢兒接着，左手腕一翻，明晃晃的鋼刺，竟奔花蝶後

心刺下來。只聽「哧」的一聲響，把背後衣服劃開，從腰間至背，便着了鋼刺。花蝶負痛難禁，往前一掙，登時跳至院內。也是這斷不該命盡。是蔣爺把鋼刺別在背後，又是左手，且是翻起手腕，雖然刺着，却不甚重，只於劃傷皮肉。蔣爺踉步跟將出來。花蝶已出板牆，蔣爺緊緊追趕。花蝶却繞竹林，穿入深密之處。蔣爺有心要趕上。猛見花蝶跳出竹林，將手一揚。蔣四爺暗說：『不好！』把頭一扭，覺的冷嗖嗖從耳邊過去，板牆上拍的一聲響。蔣爺便不肯追趕。眼見蝴蝶紛飛過牆去了。

蔣爺轉身來至中間，往前見龍濤血脈已周，伸腰舒背，身上已覺如常。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。龍濤不勝稱羨。蔣爺道：『咱們此時往何處去才好？』龍濤道：『我與馮七約定在桑花鎮相見。四爺何不一同前往呢？』蔣爺道：『也罷。我就同你前去。且到前面，取了我的東西，再走不遲。』二人來至東廂房內，見胡和橫躺

在炕上，人事不知。蔣爺穿上道袍，在外邊桌上拿了漁鼓簡板，傍邊拿起算命招子裝了鋼刺。也不管胡和明日如何報官，如何結案。二人離了鐵嶺觀，一直竟奔桑花鎮而來。

及至到時，紅日已經東升。龍濤道：『四爺辛苦了一夜，此時也不覺餓嗎？』

蔣爺聽了，知他這兩日未曾吃飯，隨答道：『很好，正要吃些東西。』說着話，正走到飯店門前，二人進去，揀了一個座頭。剛然坐下。只見堂官從水盆中提了一尾歡跳的活魚來。蔣爺見了，連誇道：『好新鮮魚！堂官，你給我們一尾。』走堂的搖手道：『這魚不是賣的。』蔣爺道：『却是爲何？』堂官道：『這是一位軍官爺病在我們店裏，昨日交付小人的銀兩，好容易尋了數尾，預備將養他病的；因此我不敢賣。』蔣爺聽了，心內展轉道：『此事有些蹊蹺。鯉魚乃極熱之物，如何反用他將養病呢？再者，我二哥與老五最愛吃鯉魚，在陷空島時往往心中不快，吃東西不香，就用鯉魚燻湯，拿他開胃。難道這軍官就是我二哥不成？但只是我二哥如何

扮做軍官呢？又如何病了呢？」蔣爺只顧犯想。傍邊的龍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先要了點心來，一上口就是五六碟。然後纔問：「四爺，吃酒要什麼菜？」蔣爺隨便要了，毫不介意——總在得病的軍官身上。

少時，見堂官端着一盤熱騰騰香噴噴的鯉魚，往後面去了。蔣爺他却悄悄跟在後面去了。多時轉身回來，不由笑容滿面。龍濤問道：「四爺酒也不喝，飯也不吃，如何這等發笑？」蔣爺道：「少時你自然知道。」便把那堂官喚進前來，問道：「這軍官來了幾日了？」堂官道：「連今日四天了。」蔣爺道：「他來時可會有病麼？」堂官道：「來時却是好好的。只因前日晚上出店賞月，於四鼓方纔回來，便得了病了。立刻叫我們夥計三兩個到三處打藥，惟恐一個藥鋪趕辦不來。我們想着軍官爺必是緊要的症候，因此擋槽兒的，更夫，連小人分爲三下裏，把藥抓了來了。小人要與軍官爺煎，他却不用。小人見他把那三包藥中揀了幾味先嚙在口內，說道：「你們去罷。有了藥，我就無妨礙了。明早再來，我還有話說呢。」到

了次日早起，小人過去一看，見那軍官爺病就好了，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買酒吃。外又交付小人一個鏢子，叫小人務必的多找幾尾活鯉魚來，說：「我這病非喫活鯉魚不可。」因此昨日出去了二十多里路，方找了幾尾魚來。軍官爺說：「每日早飯只用一尾，過了七天後，便隔兩三天再喫，也就無妨了。」也不知這軍官爺得的什麼病。」

蔣爺聽了，點了點頭，叫堂官且溫酒去。自己暗暗躊躇道：「據堂官說來，我二哥前日夜間得病。不消說了，這是在鐵嶺觀受了暗器了，趕緊跑回來了。怨得龍濤他說：「剛趕到，那人不知如何越牆走了。」只是叫人兩三處打藥，難道這暗器也是毒藥味的麼？不然，如何叫人兩三處打藥。這明是秘不傳方之意。二哥吓，二哥。你過於多心了。一個方兒什麼要緊。自己性命也是當要的。當初大哥勸了多少言語，說：「爲人不可過毒了。似乎這些小傢伙稱爲暗器，已然有個暗字，又用毒藥味飽，豈不是狠上加狠呢。如何使得？」誰知二哥再也不聽，連解藥兒也不傳

人，不想今日臨到自己頭上，還要細心，不肯露全方兒。如此看來，二哥也太深心了。』又一轉想，暗說：『不好。當初在文光樓上我誑藥之時，原是兩丸全被我盜去。如今二哥想起來，叫他這般費事，未嘗不恨我，罵我，也就未必肯認我罷。』想至此，只急的汗流滿面。

龍濤在傍，見四爺先前歡喜，到後來沉吟納悶，此時竟自手足失措，便問道：『四爺，不喫不喝，到底爲着何事？何不對我說說呢？』蔣爺嘆氣道：『不爲別的，就只爲我二哥。』龍濤道：『二爺在那裏？』蔣爺道：『就在這店裏後面呢。』龍濤忙道：『四爺，大喜，這一見了二爺，又完官差，又全朋友義氣，還猶豫什麼呢？』說着話，堂官又過來。蔣爺喚住，道：『夥計，這得病的軍官可容人見麼？』堂官開言說道：『爺若不問，小人也不說。這位軍官爺一進門，就囑咐了。他說：『如有人來找，須問姓名。獨有個姓蔣的，他若找來，就回復他說，我不在這店裏。』』四爺聽了，便對龍濤道：『如何？』龍濤開聽，便不言語了。蔣爺又對堂

官道：『此時軍官的鯉魚大約也喫完了。你作爲取傢伙去，我悄悄的跟了你去。到了那裏，你合軍官說話兒。我做個不期而遇。儻若見了，你便溜去，我自有道。』堂官不能不應。蔣爺別了龍濤，跟着堂官，來至後面院子之內。

不知二人見了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第六十四回

論前情感化徹地鼠——觀古蹟遊賞誅龍橋

且說蔣爺跟了堂官來到院子之內，只聽堂官說道：『爺上吃着這魚可配口麼？如若短什麼調和，只管吩咐。明早叫竈上的多精點心。』韓爺道：『很好，不用吩咐了。調和的甚好。俟我好了，再謝你們罷。』堂官道：『小人們理應伺候，如何擔的起謝字呢。』

剛說至此，只聽院內說道：『哎喲！二哥呀！你想死小弟了。』堂官聽罷，端起盤子，往外就走。蔣四爺便進了屋內，雙膝跪倒。韓爺一見翻轉身，面向裏而

臥，理也不理。蔣爺哭道：『二哥，你惱小弟，小弟深知。只是小弟委曲也要訴說明白了，就死也甘心的。當初五弟所做之事，自己逞強逞能，不顧國家法紀，急的大哥無地自容。若非小弟看破，大哥早已縊死在龐府牆外了。二哥，你老知道麼？就是小弟離間二哥，也有一番深心。凡事皆是老五作成，人人皆知是錦毛鼠的能爲，並不知有姓韓的在內。到了歸期，二哥却跟在裏頭打這不明不白的官司，豈不弱了徹地鼠之名呢？再者小弟附和着大哥，務必要拿獲五弟，並非忘了結義之情，這正是救護五弟之意。二哥難道不知他做的事麼？若非遇見包恩相與諸相好，焉能保的住他毫無傷損？並且得官授職，又何嘗委曲了他呢。你我弟兄五人自陷空島結義以來，朝夕聚首，原想不到有今日。既有今日，我四人都受皇恩，相爺提拔，難道就忘却了二哥麼？我兄弟四人在一處已經哭了好幾場。大哥尤爲傷懷，想會二哥。實對二哥說罷。小弟此番前來，一來奉旨欽命，二來包相鈞諭，三來大哥的分派；故此裝模作樣，扮成這番光景，遍處找尋二哥。小弟原有一番存心，若是找着

了二哥固好；若是尋不着時，小弟從此也就出家，做個負屈含冤的老道罷了。」說至此，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。他却偷着眼看韓彰。見韓爺用巾帕抹臉，知是傷了心了。暗道：『有點活動了。』復又說道：『天從人願，不想今日在此遇見二哥。二哥反惱小弟，豈不把小弟一番好心，倒埋沒了？總而言之，好人難作。小弟既見了二哥，把曲折衷腸訴明，小弟也不想活着了。隱跡山林，找個無人之處，自己痛哭一場，尋個自盡罷了。』說至此，聲咽音啞，就要放聲。

韓爺那裏受得，由不得轉過身來道：『你的心，我都知道。你言我行事太毒；你想想你做的事，未嘗不狠。』蔣爺見韓爺轉過身來，知他心意已回，聽他說「做事太狠」，便急忙問道：『不知小弟做什麼狠事了？求二哥說明。』韓爺道：『你誑我藥，爲何將兩丸俱各拿去？致令我昨日險些兒喪了性命。這不是做事太狠麼？』蔣爺聽了，「噗味」一聲笑了，道：『二哥若爲此事惱我恨我，這可錯怪了小弟了。你老自想想，一個小荷包兒有多大地方？當初若不將二丸藥掏出，如何裝

的下那封字柬呢？再者，小弟又不是未卜先知，能彀知道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，我二哥受藥標，必要用此解藥；若早知道，小弟偷時也要留個後手兒，預備給二哥救急兒，也省的你老恨我咧。」韓爺聽了也笑了，伸手將蔣爺拉起來，問道：「大哥三弟五弟可好？」蔣爺道：「均好。」說畢，就在炕邊上坐了。彼此提起前情，又傷感了一回。

韓爺便說：「與花蝶比較，他用閃身計，是我一時忽略，故此受了他的毒標，幸喜不重。趕回店來，急忙配藥，方能保得無事。」蔣爺聽了念「佛」，道：「這是吉人天相。」也將鐵嶺觀遇見胡道洩機，小弟只當是二哥被擒，誰知解救的却是龍濤；如何刺死吳道成，又如何反手刺傷了花蝶，他在鋼刺下逃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韓爺聽了歡喜無限，道：「你這一刺，雖未傷他的性命，然而多少劃他一下；一來驚他一驚，二來也算報了一標之仇了。」

二人正在談論，忽聽外面進來一人，撲翻身就給韓爺叩頭。倒把韓爺唬了一

跳。蔣爺連忙扶起，道：『二哥，此位便是捕快頭目龍濤龍二哥。』韓二爺道：『久仰，久仰。恕我有賤恙，不能還禮。』龍濤道：『小人今日得遇二員外，實小人之萬幸。務懇你老人家早早養好了貴體，與小人報了殺兄之仇。這便是愛惜龍濤了。』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蔣爺道：『龍二哥，你只管放心。俟我二哥好了，身體強健，必拿花賊與令兄報仇。我蔣平也是要助拿此賊的。』龍濤感謝不已。

從此蔣爺服侍韓爺，又有龍濤幫着，更覺周到。鬧了不多幾日，韓爺傷痕已愈，精神復元。

一日，三人正在吃飯之時，却見夜星子馮七滿頭是汗，進來說道：『方纔打二十里堡趕到此間。已然打聽明白，姓花的因吃了大虧，又兼本縣出票捕緝甚緊，到處有線，難以住居，他竟逃往信陽，投奔鄧家堡去了。』龍濤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只好趕到信陽，再作道理。』便叫馮七叅見了二位員外，也就打橫兒坐了，一同吃畢。

飯。韓爺問蔣爺道：『四弟，此事如何區處？』蔣爺道：『花蝶這廝萬惡已極，斷難容留。莫若二哥與小弟同上信陽將花蝶拿獲；一來除了惡患，二來與龍兄報了大仇，三來二哥到開封也覺有些光彩。不知二哥意下如何？』韓爺點頭，道：『你說的有理。只是如何去法呢？』蔣澤長道：『二哥仍是軍官打扮，小弟照常道士形容。』龍濤道：『我與馮七做個小生意，臨期看勢作事。還有一事，我與歐陽爺丁大官人原有舊約。如今既上信陽，須叫馮七到萊花村送信纔是，省得他們二位徒往竈君祠奔馳。』夜星子聽了，滿口應承，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。龍濤又對蔣二人道：『馮七這一去尚有幾天工夫。明日我先趕赴信陽，容二員外多將養幾日。就是你們二位去時，一位軍官，一位道者，也不便同行，只好俱在河神廟會齊便了。』蔣爺深以爲是。計議已定，夜星子收什收什，立刻起身，竟奔萊花村而來。

且言北俠與丁大爺來至茉花村，盤桓了幾日，真是義氣相投，言語投機。一日提及花蝶，三人便要赴竈君祠之約。兆蘭兆蕙進內稟明了老母。丁母關礙着北俠，不好推托。老太太便立了一個主意，連忙吩咐廚房預備送行的酒席，明日好打發他等起身。北俠與丁氏弟兄歡天喜地，收拾行李，分派人跟隨，忙亂了一天。到了掌燈時，飲酒吃飯。直至二鼓，剛然用完了飯。忽見丫鬢報來道：『老太太方纔說身體不爽。此時已然歇下了。』丁氏弟兄聞聽，連忙跑到裏面看視。見老太太在帳子內，面向裏和衣而臥。問之不應。半晌，方說：『我這是無妨的，你們幹你們的去。』丁氏弟兄那裏敢挪寸步。伺候到四鼓之半，老太太方解衣安寢。二人纔暗暗出來，來至待客廳。誰知北俠聽說了母欠安，也不敢就睡，獨自在那裏呆等聽信。見了丁家弟兄出來，便問：『老伯母因何欠安？』大爺道：『家母有年歲之人，往如此，反累吾兄掛心，不得安眠。』北俠道：『你我知己兄弟，非比外人家，這有什麼呢。』丁二爺道：『此時家母業已安歇，吾兄可以安置罷。明日還要走路

呢。』北俠道：『劣兄方纔細想，此事也沒甚要緊，二位賢弟原可以不必去。何況老伯母今日身體不爽呢。就是再遲兩三日，也不爲晚。總是老人家要緊。』丁氏昆仲連連稱：『是。且到明日再看。』彼此問了安置，弟兄二人仍上老太太那裏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丁大爺先來至廳上，見北俠剛然梳洗。歐陽爺先問道：『伯母後半夜可安眠否？』兆蘭道：『托賴兄長庇蔭，老母後半夜頗好。』正說話間，兆蕙亦到，便問北俠：『今日可起身麼？』北俠道：『尚在未定。俟伯母醒時，看老人家的光景，再做道理。』忽見門上莊丁進來，稟道：『外面有個姓馮的，要求見歐陽爺丁大爺。』北俠道：『他來的很好，將他叫進來。』莊丁回身，不多時見一人跟莊丁進來，自說道：『小人夜星子馮七叅見。』丁大爺問道：『你從何處而來？』馮七便將龍濤追下花蝶，觀中遭擒；如何遇蔣爺搭救，刺死吳道成，驚走花蝶；又如何遇見韓二爺；現今打聽明白，花冲逃往信陽，大家俱定準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

見〔的〕話，述說了一回。北俠道：『你幾時回去？』馮七道：『小人特前來送信，還要即刻趕到信陽，同龍二爺探聽花蝶的下落呢。』丁大爺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也不便留你。』回頭吩咐莊丁，取二兩銀子來賞與馮七。馮七叩謝道：『小人還有盤費，大官人如何又賞許多。如若沒有什麼吩派，小人也就要走了。』又對北俠道：『爺們去時，就在誅龍橋西河神廟相見。』北俠道：『是了。我知道了。那廟裏方丈慧海我是認得的，手談是極高明的。』馮七聽了，笑了一笑，告別去了。

誰知他們這裏說話，兆蕙已然進內看視老太太出來。北俠問道：『二弟，今日伯母如何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方纔也替吾兄請了安了。家母說：「多承掛念！」老人家雖比昨日好些，只是精神稍減。』北俠道：『莫怪劣兄說。老人家既然欠安，二位賢弟斷斷不可遠離。況此事也沒甚要緊。依我的主意，竟是我一人去到信陽；一來不至失約，二來我會同韓蔣二人再加上龍濤幫助，也可以敵的住姓花的了。二位賢弟以爲何如？』兆蘭兆蕙原因老母欠安，不敢遠離。今聽北俠如此說來，連忙答

道：『多承仁兄指教。我二人惟命是從。俟老母大愈後，我二人再趕赴信陽就是了。』北俠道：『那也不必。即便去時，也不過去一人足矣。總要一位在家伺候伯母要緊。』丁家弟兄點頭稱『是』。早見伴當擦抹桌椅，調開座位，安放盃箸，擺上豐盛的酒席。這便是丁母吩咐預備餞行的。酒飯已畢，北俠提了包裹，彼此珍重了一番，送出莊外，執手分別。

不言丁氏昆仲回莊，在家奉母。單說北俠出了茉花村，上了大路，竟奔信陽而來。沿途觀覽山水。一日，來到信陽境界，猛然想起人人都說誅龍橋下有誅龍劍。『我雖然來過，並未賞玩。今日何不順便看看，也不枉再遊此地一番。』想罷，來到河邊泊船之處僱船。船家迎將上來，道：『客官要上誅龍橋看古跡的麼？待小子伺候爺上賞玩一番，何如？』北俠道：『很好。但不知要多小船價？須要說明。』船家道：『有甚要緊。只要客官暢快喜歡了，多賞些就是了。請問爺上是獨遊，還

是要會客呢？可要火食不要呢？」北俠道：「也不會客，也不要火食，獨自一人要遊玩遊玩，把我渡過橋西，河神廟下船，便完了事了。」船家聽了，沒有什麼想頭，登時怠兒慢兒的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要單座兒了。我們從早辰到此時，並沒開張。爺上一人，說不得走這一遭兒罷。多了也不敢說，破費爺上四兩銀子罷。」俗語說的，「車船店脚牙，」極是難纏的。他以為拿大價兒把歐陽爺難住，就拉了倒了。

不知北俠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六十四回

第六十五回

北俠探奇毫無情趣——花蝶隱跡別有心機

且說北俠他乃揮金似土之人，既要遣興賞奇，慢說是四兩，就是四十兩也是肯花的。想不到這個船家要價兒，竟會要在圈兒裏頭了。

北俠道：『四兩銀子有甚要緊。只要俺看了誅龍劍，俺便照數賞你。』船家聽了，又立刻精神百倍，滿面堆下笑來，奉承道：『小人看爺上是個慷慨憐下的，只要看看古蹟兒，那在我們窮小子身上打算盤呢。夥計快搭跳板，攙爺上船。——到底靈便着些兒呀，吃飽了就發獸。』北俠道：『不用忙，也不用攙。俺自己會上

船。』看跳板搭平穩了，略一墊步，輕輕來到船上。船家又囑咐道：『爺上坐穩了。小人就要開船了。』北俠道：『俺曉得。只是繮繩要拉的慢着些兒，俺還要沿路觀看江景呢。』船家道：『爺上放心。原爲的是遊玩，忙什麼呢。』說罷，一篙撐開，順流而下，奔至北岸。繮夫套上繮板，慢慢牽曳。船家掌舵，北俠坐在舟中。清波蕩漾，蘆花飄颻，趁着遠山聳翠，古木撐青。一處處野店鄉村，炊煙直上；一行行白鷗秋雁，掠水頻翻。北俠對此三秋之景，雖則心曠神怡，難免幾番浩嘆。想人生光陰迅速，幾輩英雄而今何在？

正在觀覽嘆惜之際，忽聽船家說道：『爺上請看，那邊影影綽綽便是河神廟的旗杆。此處離誅龍橋不遠了。』北俠聽了，便要看古人的遺跡。『不知此劍是何寶物？不料我今日又得瞻仰瞻仰。』早見船家將篙一撐蕩開，悠悠揚揚，竟奔誅龍橋而來。到此水勢急溜，毫不費力，已從橋空過去。北俠兩眼左顧右盼，竟不見寶劍懸於何處。剛要問，只見船已攏住，便要拉繮上河神廟去。

北俠道：『你等且慢。俺原爲遊賞誅龍劍而來，如今並沒看見劍在那裏，如何就上河神廟呢？』船家道：『爺上纔從橋下過，寶劍就在橋的下面，如何不玩賞呢？』北俠道：『方纔左瞧右瞧，兩傍並沒有懸掛寶劍，你叫我玩賞什麼呢？』船家聽了，不覺笑道：『原來客官不知古蹟所在之處。難道也沒聽見人說過麼？』北俠道：『實實沒有聽見過。到了此時，倒要請教。』船家道：『人人皆知：「誅龍橋，誅龍劍。若要玩，須仰面。」爺上爲何不往上看呢？』北俠猛省，也笑道：『俺倒忘了，竟沒仰面觀看。沒奈何，你等還將船撥轉。俺既到此，再沒有不看看之理。』船家便有些作難道：『此處水急溜，而且回去是逆水。我二人又得出一身汗，豈不費工夫呢？』北俠心下明白，便道：『沒甚要緊。俺回來加倍賞你們就是了。』船家聽了，好生歡喜。便叫：『夥計，多費些氣力罷。爺上有加倍賞呢。』二人踴躍非常，對篙將船往回撐起。

果然逆水難行，多大工夫，方到了橋下。北俠也不左右顧盼，惟有仰面細細觀

瞧。不看則可，看了時未免大掃其興。你道什麼誅龍劍？原來就在橋下石頭上面刻的一把寶劍，上面有模模糊糊幾個蝌蚪篆字，真是耳聞不如眼見。往往以訛傳訛，說的奇特而又奇特，再遇個探奇好古的人，恨不得登時就要看看。及至身臨其境，只落得「原來如此」四個大字，毫無一點的情趣。

卽如京師玉簫金鰲真是天造地設的美景，四時春夏秋冬各有佳景，豈是三言兩語說的盡的呢。比如春日，綠波初泛，碧柳依依，白鷺羣飛，黃鸝對對；夏日則荷花馥郁，蓮葉亭亭；秋日則鷗影翩翻，蟬聲嘒嘒；冬日則池水結冰，再遇着瑞雪繽紛，真是銀粧世界一般。況且樓臺閣殿，亭榭橋梁，無一不佳。然而每日走着，時常看着，習以爲常，也就不理會了。

就是北俠他乃行俠作義之人，南北奔馳，什麼美景沒有看過。今日爲個誅龍

劍，白白的花了八兩頭，他算開了眼了，可瞧見石頭上刻的暗八仙了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

又遇船家繆夫不懂眼，使着勁兒撐住了船，動也不動。北俠問道：『爲何不走？』船家道：『爺上賞玩盡興，小人聽吩咐方好開船。』北俠道：『此劍不過一目了然，俺已盡興了。快開船罷！咱們上河神廟去罷。』他二人復又撥轉船頭，一直來到河神廟下船。北俠在兜肚內掏出一個鏢子，又加上多半個，合了八兩之數，賞給船家去了。

北俠來到廟內，見有幾個人圍繞着一個大漢。這大漢地下放着一個筐籠，口中說道：『俺這煎餅，是真正黃米麩的，又有葱，又有醬，咬一口，噴鼻香。趕熱吓，趕熱。』滿嘴的怯話兒。傍邊也有買着吃的。再細看大漢時，却是龍濤。北俠暗道：『他敢則早來了。』便上前故意的問道：『夥計，借光問一聲。』龍濤抬頭

見是北俠，他却笑嘻嘻的說道：『客官，你問什麼？』北俠道：『這廟內可有閒房？俺要等一個相知的朋友。』龍濤道：『巧咧，對勁兒。俺也是等鄉親的，就在這廟內落脚兒。俺是知道的，這廟內閒房多着咧。好體面屋子，雪洞兒似的，俺就是住不起。俺合廟內的老道在廚房裏打通腿兒。沒有什麼營生，就在柴鍋裏燻上了幾張煎餅，作個小買賣。你老趁熱，也鬧一張嚐嚐，包管噴鼻香。』北俠笑道：『不用。少時你在廟內，燻幾張新鮮的我吃。』龍濤道：『是咧。俺賣完了這個，再給你老燻幾張去。你老要找這廟內當家的，他叫慧海，是個一等一的人兒，好多着咧。』北俠道：『承指教了。』轉身進廟，見了慧海，彼此敘了闊情。本來素識，就在東廂房住下。到了下晚，北俠却暗暗與龍濤相會，言花蝶並未見來。就是韓蔣二位也該來了，俟他們到來再做道理。

這日北俠與尙在方丈裏下棋，忽見外面進來一位貴公子，衣服華美，品貌風

流，手內提定馬鞭子，向和尚執手。慧海連忙問訊。小和尚獻茶，說起話來。原是個武生姓胡，特來暫租寓所，訪探相知的。北俠在傍細看，此人面上一團英氣，只是二目光芒甚實不佳，暗道：『可惜這樣人物，被這一雙眼帶累壞了。而且印堂帶煞，必是不良之輩。』正在思索，忽聽外面嚷道：『王弟二的，王弟二的。』說着話，扒着門，往裏瞧了瞧北俠，看了看公子。北俠早已看見是夜星子馮七。

小和尚迎出來道：『你找誰？』馮七道：『俺姓張行三，找俺鄉親王弟二的。』小和尚說：『你找賣煎餅的王二呀。他在後面廚房裏呢。你從東角門進去，就瞧見廚房了。』馮七道：『沒狗吓？』小和尚道：『有狗，也不怕，鎖着呢。』馮七抽身往後去了。

這裏貴公子已然說明，就在西廂房暫住，留下五兩定銀，回身走了，說：『遲會兒再來。』慧海送了公子回來，仍與北俠終局。北俠因記念着馮七，要問他花蝶的下落，胡亂下完。那盤棋却輸與慧海七子。站起身來，回轉東廂房，却見龍濤與

馮七說着話，出廟去了。

北俠連忙做散步的形景，慢慢的來到廟外，見他二人在那邊大樹下說話。北俠一見暗暗送目，便往東走，二人緊緊跟隨。到了無人之處，方問馮七道：『你爲何此時纔來？』馮七道：『小人自離了菜花村，第三日就遇見了花蝶。誰知這廝並不按站走路，二十里也是一天，三十里也是一天。他到處拉攏，所以遲至今日。他也上這廟裏來了。』北俠道：『難道方纔那公子，就是他麼？』馮七道：『正是。』北俠說：『怨不的。我說那樣一個人，怎麼會有那樣的眼光呢？原來就是他呀。怨不的說姓胡，其中暗指着蝴蝶呢。只是他也到此何事？』馮七道：『這却不知。就是昨晚在店內，他合店小二打聽小丹村來着，不知他是什麼意思？』北俠又問韓蔣二位。馮七道：『路上却未遇見，想來也就該到了。』龍濤道：『今日這廝既來至此。歐陽爺想着如何呢？』北俠道：『不知他是什麼意思，大家防備着就是了。』說罷，三人漫散，仍然歸到廟中。

到了晚間，北俠屋內却不點燈，從暗處見西廂房內燈光明亮。後來忽見燈影一幌，彷彿蝴蝶兒一般。又見「撲」的一聲，把燈吹滅了。北俠暗道：「這廝又要鬧鬼了。到要留神。」遲不多會，見柵扇略起一縫，一條黑綫相似。出了門，背立片時。原來是帶門呢。見他脚尖滑地，好門道，好伶俐，「喫」「喫」往後面去了。北俠暗暗誇獎：「可惜這樣好本事！爲何不學好？」連忙出了東廂房，由東角門輕輕來到後面。見花蝶已上牆頭，略一轉身，落下去了。北俠趕到，飛身上牆，往下一望，却不見人。連忙縱下牆來，四下留神，毫無踪跡。暗道：「這廝好快腿！果然本領不錯。」忽見那邊樹上落下一人，奔向前來。北俠一見，却是馮七。又見龍濤來道：「小子好快腿，好快腿！」三人聚在一處，再也測度不出花蝶往那裏去了。

北俠道：「莫若你我仍然埋伏在此，等他回來。就怕他回來不從此走。」馮七道：「此乃必由之地，白晝已瞧明白了。不然，我與龍二爺專在此處等他呢？」北

俠道：『既如此，你仍然上樹。龍頭領你就在橋根之下，我在牆內等他。裏外夾攻，再無不成功之理。』馮七聽了，說：『很好，就是如此。我在樹上瞭高。如他來時，拋轆爲號。』三人計議已定，內外埋伏。

誰知等了一夜，却不見花冲回來。天已發曉，北俠來至前面，開了山門，見龍濤與馮七來了。彼此相見，道：『這廝那裏去了？』於是同到西廂房，見榻扇虛掩。到了屋內一看，見北間牀上有個小小包裹。打開看時，裏面只一件花氅官靴與公子巾。北俠叫馮七拿着奔方丈而來。

早見慧海出來，迎面問道：『你們三位如何起的這般早？』北俠道：『你丟了人了。你還不曉得嗎？』和尚笑道：『我出家人吃齋念佛，恪守清規，如何會丟人？別是你們三位有了什麼典故了罷？』龍濤道：『真是師傅丟了人咧。我三人都替師傅找了一夜。』慧海道：『王二，你的口音如何會改了呢？』馮七道：『他也不姓王，我也不姓張。』和尚聽了，好生詫異。北俠道：『師傅不要驚疑，且到方

細談。』大家來至屋內，彼此就坐。

北俠方將龍濤馮七名姓說出。『昨日租西廂房那人，也不姓胡，他乃作孽的惡賊花冲，外號花蝴蝶。我們俱是爲訪拿此人，到你這裏。』就將夜間如何埋伏，他自從二更去後至今並未回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慧海聞聽吃了一驚，連忙接過包裹，打開一看，內有花氅一件，官靴，公子巾，別無他物。又到西廂房內一看，牀邊有馬鞭子一把。心中驚異非常，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

未知後文，下回分曉。

三 俠 五 義 第 六 十 五 回

第六十六回

盜珠燈花蝶遭擒獲——救惡賊張華竊負逃

且聽紫髯伯聽和尚之言，答道：『這却無妨。他決不肯回來了，只管收起來罷。——我且問你。聞得此處有個小丹村，離此多遠？』慧海道：『不過三四里之遙。』北俠道：『那裏有鄉紳富戶以及菴觀娼妓無有呢？』和尚道：『有菴觀，並無娼妓。那裏不過是個莊村，並無鎮店。若論鄉紳，却有個勾鄉宦。因告終養在家，極其孝母，家道殷實。因爲老母吃齋念佛，他便蓋造了一座佛樓，畫棟雕樑，壯觀之甚。慢說別的，就只他那寶珠海燈，便是無價之寶。上面用珍珠攢成纓絡，

排穗俱有寶石鑲嵌。不用說點起來照徹明亮，就是平空看去也是金碧交輝，耀人二目。那勾員外只要討老母的喜歡，自己好善樂施，連我們廟裏一年四季皆是有香資布施的。』北俠聽了，便對龍濤道：『聽師傅之言却有可疑。莫若馮七你到小丹村暗暗探聽一番，看是如何？』馮七領命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龍濤便到廚房收拾飯食。北俠與和尚閒談。

忽見外面進來一人，軍官打扮，金黃面皮，細條身子，另有一番英雄氣概，別具一番豪傑精神。和尚連忙站起相迎。那軍官一眼看見北俠，道：『足下莫非歐陽兄麼？』北俠道：『小弟歐陽春。尊兄貴姓？』那軍官道：『小弟韓彰，久仰仁兄，恨不一見。今日幸會。仁兄幾時到此？』北俠道：『弟來三日了。』韓爺道：『如此說來，龍頭領與馮七二人也早到了。』北俠道：『龍頭領來在小弟之先，馮七是昨日纔來。』韓爺道：『弟因有小恙，多將養了幾日，故爾來遲，叫吾兄在此耐等，多多有罪。』說着話，彼此就坐。却見龍濤從後面出來，見了韓爺，便

問：『四爺如何不來？』韓爺道：『隨後也就到了。因他道士打扮，故在後走，不便同行。』

正說之間，只見夜叉子笑吟吟回來，見了韓彰，道：『二員外來了麼。來的正好。此事必須大家商議。』北俠問道：『你打聽的如何？』馮七道：『歐陽爺料事如見。小人到了那裏細細探聽，原來這小子昨晚真個到小丹村去了。不知如何被人拿住，又不知因何連傷二命，他又逃脫走了。早間勾鄉宦業已呈報到官，還未出籤緝捕呢。』大家聽了，測摸不出，只得等蔣爺來再做道理。

你道花蝶因何上小丹村？只因他要投奔神手大聖鄧車，猛然想起鄧車生辰已近，素手前去難以相見。早已聞得小丹村勾鄉宦家有寶珠燈，價值連城。莫若盜了此燈，獻與鄧車；一來祝壽，二來自覺有些光彩。這全是以小人待小人的形景。他那裏知道此燈有許多的蹊蹺。

二更離了河神廟，一直奔到小丹村，以爲馬到成功，伸手就可拿來。誰知到了佛樓之上，見寶燈高懸，內注清油，明晃晃明如白晝。却有一根鎖鍊，上邊檯上有環，穿過去，將這一頭兒壓在鼎爐的腿下。細細端詳，須將香爐挪開，方能捉住鎖鍊，繫下寶燈。他便挽袖掖衣，來至供桌之前，舒開雙手，攔住爐耳，運動氣力往上一舉。只聽吱的一聲，這鼎爐竟跑進佛龕去了。爐下桌子上却露出一個窟窿。繫寶燈的鍊子也跑上房椽去了。花蝶暗說：『奇怪！』正在發呆，從桌上窟窿之內探出兩把撓鈎，周周正正將兩膀扣住。花蝶一見不由的着急，兩膀纔待扎掙。又聽下面「吱」「吱」「吱」「吱」連聲響亮，覺的撓鈎約有千觔沉重，往下一勒。花賊再也不能支持，兩手一鬆，把兩膀扣了個結實。他此時是手兒扶着，脖兒伸着，嘴兒扯着，身兒探着，腰兒哈着，臀兒蹶着，頭上蝴蝶兒顫着，腿兒躬着，腳後跟兒蹺着，膝蓋兒合着，眼子是擻着：真是福相樣兒！有頑笑的小子必要栽。

誰知花蝶心中正在着急，只聽下面「嘩唧」「嘩唧」鈴鐺亂響。早有人嚷道：

『佛樓上有了賊了！』從胡梯上來了五六個人，手提繩索，先把花蝶攔住。然後主管拿着鑰匙，從佛桌傍邊入了鎖，「吱噠」「吱噠」一搥，隨搥隨鬆，將撓鈎解下。七手八腳，把花蝶捆住了，推擁下樓。主管吩咐道：『夜已深了，明早再回員外罷。你等拿賊有功，俱各有賞。方纔是誰的更班兒？』却見二人說道：『是我們倆的。』主管一看，是汪明吳升，便道：『很好。就把此賊押在你們更樓之上，好好看守。明早我單回員外，加倍賞你們兩個。』又吩咐幫拿之人道：『你們一同送至更樓，仍按次序走更巡邏，務要小心。』衆人答應，俱奔東北更樓上安置妥當，各自按撥走更去了。

原來勾鄉宦莊院極大，四角俱有更樓。每樓上更夫四名，輪流巡更，週而復始。如今汪明吳升拿賊有功，免其坐更，叫他二人看賊。他二人興興頭頭，歡喜無限。看着花蝶道：『看他年輕輕的，什麼幹不得，偏要做賊。——還要偷寶燈。那

個燈也是你偷的？爲那個燈，我們員外費了多少心機，好容易安上消息。你就想偷去咧！」正在說話，忽聽下面叫道：「主管叫你們去一個人呢。」吳升道：「這必是先賞咱們點酒兒吃食。好兄弟，你辛辛苦苦去一盪罷。」汪明道：「我去。你好好生看着。」他回身便下樓去了。吳升在上面，忽聽「撲咚」一聲，便問道：「怎麼咧？栽倒咧。沒喝就醉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却見上來一人，凹面金腮，穿着一身皂衣，手持鋼刀。吳升纔要嚷，只聽「吶吶」，頭已落地。那人忽的一聲，跳上炕來，道：「朋友，俺乃病太歲張華，奉了鄧大哥之命，原爲珠燈而來。不想你已入圈套，待俺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挑開繩索，將花蝶背在身上，逃往鄧家堡鄧軍那裏去了。

及至走更人巡邏至此，見更樓下面躺着一人，執燈一照却是汪明，被人殺死。這一驚非小，連忙報與主管，前來看視。便問：「吳升呢？」更夫說：「想是在更樓上面呢。」一疊連聲喚道：「吳升！吳升！」那裏有人答應。大家說：「且上去

看看。』一看——罷咧！見吳升真是無生了，頭在一處，尸在一處。炕上挑的繩索不少，賊已不知去向。主管看了這番光景，纔着了慌了，也顧不的夜深了，連忙報與員外去了。員外聞聽，急起來看，又細問了一番。方知道已先在佛樓上拿住一賊，因夜深未敢稟報。員外痛加申飭。言此事焉得不報。縱然不報，也該派人四下搜尋一回，更樓上多添人看守，不當如此粗心慢事。主管後悔無及，惟有伏首認罪而已。

勾鄉宦無奈，只得據實稟報：如何拿獲髻邊有蝴蝶的大盜，如何派人看守，如何更夫被殺大盜逃脫的情節，一一寫明，報到縣內。此事一吵嚷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因此馮七來到小丹村，容容易易把此事打聽回來。

大家聽了，說：『等四爺蔣平來時，再做道理。』果然是日晩間，蔣爺趕到。大家彼此相見了，就把花蝶之事迹說一番。蔣澤長道：『水從源流樹從根。這廝既

然有投鄧車之說，還須上鄧家堡去找尋。誰叫小弟來遲，明日小弟就到鄧家堡探訪一番。可有一層，如若掌燈時小弟若不回來，說不得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，趕到鄧家堡方妥。』衆人俱各應允。飲酒叙話，吃畢晚飯，大家安息，一宿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仍是道家打扮，提了算命招子，拿上漁鼓簡板，竟奔鄧家堡而來。誰知這日正是鄧車生日。蔣爺到來門前踱來踱去，恰好鄧車送出一人來，却是病太歲張華。因昨夜救了花蝶。聽花蝶說，近來霸王莊馬強與襄陽王交好極其親密，意欲邀同鄧車前去。鄧車聽了滿心歡喜，就叫花冲寫了一封書信，特差張華前去投遞。不想花蝶也送出來，一眼瞧見蔣平，兜的心內一動，便道：『鄧大哥，把那唱道情的叫進來，我有話說。』鄧車即吩咐家人，把那道者帶進來。蔣四爺便跟定家了進了門，見廳上鄧車花冲二人上坐。花冲不等鄧車吩咐，便叫家人快把那老道帶來。鄧車不知何意。

少時，蔣爺步上臺堦，進入屋內，放下招子漁鼓板兒，從從容容的稽首，道：

『小道有禮了。不知施主喚進小道，有何吩咐？』花冲說：『我且問你。你姓什麼？』蔣平道：『小道姓張。』花冲說：『你是自、兒出家，還是半路兒呢？還是故意兒假扮出道家的樣子，要訪什麼事呢？要實實說來。快講！快講！』鄧車在傍聽了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『賢弟，你此問却是爲何？』花冲道：『大哥有所不知。只因在鐵嶺觀小弟被人暗算，險些兒喪了性命。後來在月光之下，雖然看不真切，見他身材瘦小，脚步伶便，與這道士頗頗相仿。故此小弟倒要盤問盤問他。』說畢，回頭對蔣平道：『你到底說呀。爲何遲疑呢？』

蔣爺見花蝶說出真病，暗道：『小子真好眼力，果然不錯。倒要留神。』方說道：『二位施主攀說，小道如何敢插言說話呢。小道原因家寒，毫無養贍，實實半路出家，仗着算命弄幾個錢吃飯。』花蝶道：『你可認得我麼？』蔣爺假意笑道：『小道剛到寶莊，如何認得施主？』花冲冷笑道：『俺的性命險些兒被你暗算，你還說不認得呢。大約束手問你，你也不應。』站起身來進屋內，不多時手內提着一

把枯藤鞭子來，湊至蔣平身邊，道：『你敢不說實話麼？』

蔣爺知他必要拷打，暗道：『小子，你這皮鞭，量也打不動四太爺。瞧不的你四爺一身乾肉，你覲面來試，殺你小子啣個酒兒的。』這正是藝高人膽大。蔣爺竟不慌不忙的，答道：『實是半路出家的，何必施主追問呢？』花冲聽了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將手一揚，「唰」「唰」「唰」就是幾下子。蔣四爺故意的「噯喲」道：『施主，這是爲何？平空把小道叫進宅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就把小道亂打起來。我乃出家之人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噯喲！噯喲！這是從那裏說起？』鄧車在傍看不過眼，向前攔住道：『賢弟，不可！不可！』

不知鄧車說出什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紫髯伯庭前敵鄧車——蔣澤長橋下擒花蝶

且說鄧車攔住花冲道：『賢弟不可。天下人面貌相同的極多。你知他就是那刺你之人嗎？且看爲兄分上，不可悞賴好人。』花蝶氣冲冲的坐在那裏。鄧車便叫家人帶道士出去。蔣平道：『無緣無故，將我抽打一頓，這是那裏晦氣。』花蝶聽說「晦氣」二字，站起身來，又要打他。多虧了鄧車攔住。傍邊家人也向蔣平勸道：『道爺，你少說一句罷。隨我快走罷。』蔣爺說：『叫我走，到底拿我東西來。難道硬留下不成。』家人道：『你有什麼東西？』蔣爺道：『我的鼓板招子。』家人

回身，剛要拿起漁鼓簡板，只聽花冲道：『不用給他，看他怎麼樣！』鄧車站起笑道：『賢弟既叫他去，又何必留他的東西，倒叫他出去說混話，鬧的好說不好聽的做什麼？』一壁說着，一壁將招子拿起。

鄧車原想不到招子有分兩的，剛一拿手一脫落，將招子摔在地下。心下轉想道：『吓！他這招子如何恁般沉重？』又拿起仔細一看。誰知摔在地下時，就把鋼刺露出一寸有餘。鄧車看了，順手往外一抽，原來是一把極鋒芒的三稜鵝眉鋼刺。一聲「哎呀」。『好惡道吓！快與我綁了。』花蝶早已看見鄧車手內擎着鋼刺，連忙過來，道：『大哥，我說如何？明明是刺我之人，大約就是這個傢伙。且不要性急，須慢慢的拷打他。問他到底是誰？何人主使？爲何與我等作對？』鄧車聽了，吩咐家人拿皮鞭來。

蔣爺到了此時，只得橫了心，預備挨打。花冲把椅子挪出，先叫家人亂抽一頓，只不要打他致命之處，慢慢的拷打他。打了多時，蔣爺渾身傷痕已然不少。花

蝶問道：『你還不實說麼？』蔣爺道：『出家人沒有什麼說的。』鄧車道：『我且問你。你既出家，要這鋼刺何用？』蔣爺道：『出家人隨遇而安，並無菴觀寺院，隨方居住。若是行路遲了，或起身早了，難道就無個防身的傢伙麼？我這鋼刺是防範歹人的。爲何施主就遲疑了呢？』鄧車暗道：『是呀。自古呂祖尙有寶劍防身。他是個雲遊道人，毫無定止，難道就不准他帶個防身的傢伙麼？此事我未免莽撞了。』

花蝶見鄧車沉吟，惟恐又有反悔，連忙上前道：『大哥請歇息去，待小弟慢慢的拷他。』回頭吩咐家人，將他抬到前面空房內，高高吊起。自己打了，又叫家人打。蔣爺先前還折辯道，後來知道不免，索性不言語了。花蝶見他不言語，暗自思道：『我與家人打的工夫也不小了，他却毫不承認。若非有本領的，如何禁的起這一頓打？』他只顧思索。誰知早有人悄悄的告訴鄧車，說那道士打的不言語了。鄧車聽了心中好生難安，想道：『花冲也太不留情了。這又不是他家，何苦把個道士

活活的治死。雖爲出氣，難道我也不嫌個忌諱麼？我若十分攔他，又恐他笑我，說我不擔事，膽特小了。也罷，我須如此，他大約再也沒有說的。」想罷，來到前面。只見花冲還在那裏打呢。再看道士時，渾身抽的衣服狼籍不堪，身無完膚。鄧車笑吟吟上前道：「賢弟你該歇息歇息了。自早晨吃了些壽麵，到了此時，可也餓了。酒筵已然擺妥。非是劣兄給他討情。今日原是賤辰，難道爲他耽誤了咱們的壽酒嗎？」一番話把個花冲提醒，忙放下皮鞭，道：「望大哥恕小弟忘神。皆因一時氣忿，就把大哥的千秋忘了。」轉身隨鄧車出來，却又吩咐家人：「好好看守，不許躲懶貪酒。候明日再細細的拷問。若有差錯，我可不依你們，惟你們幾個人是問。」二人一同往後面去了。

這裏家人也有抱怨花蝶的，說他無緣無故，不知那裏的邪氣；也有說給我們添差使，還要充二號主子，盡妝蒜；又有可憐道士的，自午間揉搓到這時，渾身打了

個稀爛，也不知是那葫蘆藥。便有人上前，悄悄的問道：『道爺，你喝點兒罷。』
蔣爺哼了一聲。傍邊又有人道：『別給他涼水喝，不是頑的。與其給他水喝，現放着酒熱熱的給他溫一碗，不比水強麼？』那個說：『真個的。你看着他，我就給他溫酒去。』不多時，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酒。二人偷偷的把蔣爺繫下來，却不敢鬆去了繩綁。一個在後面輕輕的扶起，一個在前面端着酒喂他。蔣爺一連呷了幾口，覺得心神已定，略喘息喘息，便把餘酒一氣飲乾。

此時天已漸漸的黑上來了。蔣爺暗想道：『大約歐陽兄與我二哥差不多的也該來了。』忽聽家人說道：『二兄弟，你我從早晨鬧到這咱晚了，我餓的受不得了。』那人答道：『大哥，我早就餓了。怎麼他們也不來替換替換呢？』這人道：『老二，你想想，咱們共總多少人。如今他們在上頭打發飯，還有空兒替換咱們嗎？』蔣爺聽了。便插言道：『你們二位只管吃飯。我四肢細綁，又是一身傷痕，還跑了了我麼？』兩個家人聽了，道：『慢說你跑不了。你就是真跑了，這也不是我們正

宗差使，也沒甚要緊。你且養養精神，咱們回來再見。」說罷，二人出了空房，將門倒扣，往後面去了。

誰知歐陽春與韓彰早已來了。二人在房上瞭望，不知蔣爺在於何處。歐陽春便遞了暗號，叫韓彰在房上瞭望，自己却也找尋蔣平。找到前面空房之外，正聽見二人嚷餓。後來聽他二人往後面去了。北俠便進屋內。蔣爺知道救兵到了。北俠將繩綁挑開。蔣爺悄悄道：『我這渾身傷痕，却沒要緊；只是四肢細的麻了，一時血脈不能周流，須把我夾着，安置個去處才好。』北俠道：『放心。隨我來。』一伸臂膀，將四爺夾起，往東就走。過了夾道，出了角門，却是花園。四下一望，並無可以安身的去處。走了幾步，見那邊有一架葡萄架，幸喜不甚過高。北俠悄悄道：『且屈四弟在這架上罷。』說罷，左手一順，將蔣爺雙手托起，如舉小孩子一般，輕輕放在架上，轉身從背後皮鞘內將七寶刀抽出，竟奔前廳而來。

誰知看守蔣爺的二人吃飯回來，見空房子門已開了，道士也不見了。一時驚慌無措，忙跑到廳上，報與花蝶鄧車。他二人聽了，就知不好，也無暇細問。花蝶提了利刃，鄧車摘下鐵靶弓，跨上鐵彈子袋，手內拿了三個彈子。剛出廳房，早見北俠持刀已到。鄧車扣上彈子把手一揚，嗖的就是一彈。北俠知他彈子有工夫，早已防備。見他把手一揚，却把寶刀扁着一迎，只聽噹的一聲彈子落地。鄧車見打不着來人，一連就是三彈，只聽「噹」「噹」「噹」響了三聲，俱各打落在地。鄧車暗暗吃驚，說：『這人技藝超羣。』便順手在袋內掏出數枚，連珠發出，只聽「叮噹」「叮噹」猶如打鐵一般。

榜邊花蝶看的明白，見對面只一個人並不介意。他却脚下使勁，一個健步，以爲幫虎吃食，可以成功。不想忽覺腦後生風，覺着有人。一回頭，見明幌幌的鋼刀劈將下來，說聲『不好！』將身一閃，翻手往上一迎。那裏知道韓爺勢猛刀沉，他

是翻腕迎的不得力。刀對刀只聽咯噠一聲，他的刀早已飛起數步，噹啷啷落在塵埃。花蝶那裏還有魂咧，一伏身奔了角門，往後花園去了。慌不擇路，無處藏身。他便到葡萄架根下將身一蹲，以爲他算是葡萄老根兒。他如何想的到架上頭還有個人呢。

蔣爺在架上，四肢剛然活動，猛聽脚步聲響。定睛細看，見一人奔到此處不動，隱隱頭上有黑影兒亂幌，正是花蝶。蔣爺暗道：『我的鋼刺被他們拿去，手無寸鐵。難道眼瞅着小子藏在此處，就罷了不成？——有了，我何不砸他一下子，也出一出拷打的惡氣。』想罷，輕拳兩腿，緊抱雙肩，往下一翻身，撲哧的一聲，正砸在花蝶的身上。把花蝶砸的往前一撲，險些兒嘴按地。幸虧兩手扶住，只覺兩耳嚶的一聲，雙睛金星亂迸，說聲『不好！此處有了埋伏了。』一挺身，跟裏踉蹌，奔那邊牆根去了。

此時韓彰趕到，蔣爺爬起來道：『二哥，那廝往北跑了。』韓彰嚷道：『好

賊！往那裏走？」緊緊趕來，看看追上。花蝶將身一縱，上了牆頭。韓爺將刀一擲，花蝶業已躍下，「咕啾」一往東飛跑。跑過牆角，忽見有人嚷道：「那裏走？龍濤在此！」嗖的就是一棍。好花蝶！身體靈便，轉身復往西跑。誰知早有韓爺攔住。南而是牆，北而是護莊河。花蝶往來奔馳許久，心神已亂，眼光迷離，只得奔板橋而來。剛剛到了橋的中間，却被一人劈胸抱住，道：「小子，你不洗澡嗎？」二人便滾下橋去。花蝶不識水性，那裏還能扎掙。原來抱花蝶的，就是蔣平。他同韓彰躍出牆來，便在此橋埋伏。到了水中，雖然不深，他却摺住花蝶的脖子，往水中一噁，連噁了幾口水，花蝶已然人事不知了。

此時韓爺與龍濤馮七俱各趕上。蔣爺托起花蝶，龍濤提上木橋，與馮七將他綁好。蔣爺躡將上來，道：「好冷！」韓爺道：「你等繞到前面。我接應歐陽兄去。」說罷，一躍身跳入牆內。

且說北俠刀磕鐵彈。鄧車心慌，已將三十二子打完，敵人不退，正在着急。韓爺趕到，嚷道：『花蝶已然被擒。諒你有多大本領。俺來也！』鄧車聞聽，不敢抵敵，將身一縱，從房上逃走了。北俠也不追趕，見了韓彰，言花蝶已擒，現在莊外。說話間，龍濤背花蝶，蔣爺與馮七在後，來至廳前，放下花蝶。蔣爺道：『好冷！好冷！』韓爺道：『我有道理。』持着刀往後面去了。不多時，提了一包衣服來，道：『原來姓鄧的並無家小，家人們也藏躲了。四弟來換衣服。』蔣平更換衣服之時，誰知馮七聽韓爺說後面無人，便去到廚房將柴炭抱了許多，登時點着烘起來。蔣平換了衣服出來，道：『趁着這斷昏迷之際，且鬆了綁。那裏還有衣服，也與他換了。天氣寒冷，若把他噤死了，反爲不美。』龍濤馮七聽說有理，急忙與花蝶換妥，仍然綁縛。一壁控他的水，一壁向着火。小子鬧了個「水火既濟」。

韓爺又見廳上擺着盛筵，大家都餓了，彼此就坐，快吃痛飲。蔣爺一眼瞧見鋼刺，急忙佩在身邊。只聽花蝶呻吟道：『淹死我也！』馮七出來，將他攙進屋

內。花蝶在燈光之下一看：見上面一人碧睛紫髯；左首一人金黃面皮；右首一人形容枯瘦，正是那個道士；下面還有個黑臉大漢，又是鐵嶺觀被擒之人。看了半日，不解是何緣故。只見蔣爺斟了一杯熱酒，來到花蝶面前，道：『姓花的事已如此，不必遲疑。你且喝盃熱酒煖煖寒。』花蝶問道：『你到底是誰？爲何與俺作對？』蔣爺道：『你作的事，你還不知道麼？玷污婦女名節，造孽多端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含冤；因此我等抱不平之氣，纔特特前來拿你。若問我，我便是陷空島四鼠蔣平。』花蝶道：『你莫非稱翻江鼠的蔣澤長麼？』蔣爺道：『正是。』花蝶道：『好！好！名不虛傳。俺花冲被你拿住，也不歇辱於我。快拿酒來！』蔣爺端到他唇邊，花冲一飲而盡。又問道：『那上邊的又是何人？』蔣爺道：『那是北俠歐陽春。那邊是我二哥韓彰。這邊是捕快頭目龍濤。』花蝶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也是我花冲所行不正，所以惹得你等的義氣。今日被擒，正是我自作自受。你們竟欲將我置於何地？』蔣爺道：『大丈夫敢作敢當，方是男子。明早將你解到縣內，完結了』

勾鄉宦家殺死更夫一案，便將你解赴東京，任憑開封府發落。」花冲聽了，便低頭不語。

此時天已微明，先叫馮七到縣內呈報去了。北俠道：「劣兄有言奉告。如今此事完結，我還要回茉花村去。一來你們官事，我不便混在裏面；二來因雙俠之令妹於冬底還要與展南俠畢姻，面懇至再，是以我必須回去。」韓蔣二人難以強留，只得應允。

不多時，縣內派了差役，跟隨馮七前來，起解花冲到縣。北俠與韓蔣二人出了鄧家堡，彼此執手分別。北俠仍回茉花村。韓蔣二人同到縣衙。惟有鄧車悄悄回家，聽說花冲被擒，他恐官司連累，忙忙收什收什，竟奔霸王莊去了。後文再表。不知花冲到縣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花蝶正法展昭完姻——雙俠餞行靜修測字

且說蔣韓二位來到縣前。蔣爺先將開封的印票拿出，投遞進去。縣官看了連忙請至書房款待，問明底細，立刻升堂。花冲並無推諉，甘心承認。縣官急速辦了詳文，派差跟隨韓蔣龍濤等，押解花冲起身。一路上小心防範，逢州過縣，皆是添役護送。

一日，來至東京，蔣爺先至公廳，見了衆位英雄，彼此問了寒暄。盧方先問：『我的二弟如何？』蔣平便將始末述說了一遍。『現今押解着花冲，隨後就到。』

大家歡喜無限。盧方徐慶白玉堂，展昭相陪，迎接韓彰。蔣爺連忙換了服色，來到書房，回稟包公。包公甚喜，即命包興傳出話來：『如若韓義士到來，請到書房相見。』

此時盧方等已迎着韓彰，結義弟兄，彼此相見了，自是悲喜交集。南俠見了韓爺，更覺親熱。暫將花冲押在班房。大家同定韓爺，來至公所，各道姓名相見。獨到了馬漢，徐慶道：『二哥，你老弩箭悞傷的，就是此人。』韓爺聽了，不好意思，連連謝罪。馬漢道：『三弟，如今俱是一家人了。你何必又提此事。』趙虎道：『不知者不作罪，不打不成相與。以後誰要忌妒誰，他就不是好漢，就是個小人了。』大衆俱各大笑。公孫先生道：『方纔相爺傳出話來，如若韓兄到來，即請書房相見。韓兄就同小弟，先到書房要緊。』韓彰便隨公孫先生去了。

這裏南俠吩咐備辦酒席，與韓蔣二位接風。不多時，公孫策等出來，剛至茶房門前，見張老兒帶定鄧九如在那裏恭候。九如見了韓爺，向前深深一揖，口稱：

『韓伯伯在上，小姪有禮。』韓爺見是個宦家公子，連忙還禮，一時忘懷，再也想不起是誰來。張老兒道：『軍官爺，難道把湯圓鋪的張老兒忘了麼？』韓爺猛然想起，道：『你二人爲何在此？』包興便將在酒樓相遇，帶至開封，我家三公子奉相諭將公子認爲義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韓爺聽了歡喜，道：『真是福隨貌轉，我如何認得。如此說，「公子請了」。』大家笑着，來至公所之內，見酒筵業已齊備。大家謙遜，彼此就坐。盧方便問：『見了相爺如何？』公孫策道：『相爺見了韓兄，甚是歡喜，說了好些渴想之言。已吩咐小弟速辦摺子，就以拿獲花冲，韓兄押解到京爲題，明早啓奏。大約此摺一上，韓兄必有好處。』盧方道：『全仗賢弟扶持。』韓爺又叫伴當，將龍濤請進來，大家見了。韓爺道：『多承龍兄一路勤勞，方纔已回稟相爺，俟事畢之後回去不遲。所有護送差役俱各有賞。』龍濤道：『小人仰賴二爺四爺拿獲花冲，只要報仇雪恨，龍濤生平之願足矣。』話剛至此，只見包興傳出話來，道：『相爺吩咐，立刻帶花冲二堂聽審。』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聽了，連

忙到二堂伺候去了。

這裏無執事的，暫且飲酒敘話。南俠便問花蝶事體。韓爺便述說一番。又深讚他人物本領，惜乎一宗大毛病，把個人帶累壞了。正說之間，王馬張趙等俱各出來。趙虎連聲誇道：『好人物！好膽量！就是他所做之事不端，可惜了。』衆人便問：『相爺審的如何？』王朝馬漢道：『何用審問，他自己俱各通說了。實實罪在不赦。招已畫了。此時相爺與公孫先生擬他的罪名，明日啓奏。』不多時，公孫策出來，道：『若論他殺害人命，實在不少，惟獨玷污婦女一節較重，理應凌遲處死。相爺從輕，改了個斬立決。』龍濤聽了心內暢快，大家從新飲酒，喜悅非常。飲畢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包公上朝遞摺，聖心大悅，立刻召見韓彰，也封了校尉之職。花冲罪名依議。包相就派祥符縣監斬，仍是龍濤馮七帶領衙役押赴市曹行刑。回來到了

開封，見衆英雄正與韓彰賀喜。龍濤又謝了韓蔣二人，他要回去。韓爺蔣爺二位贈了龍濤百金，所有差役俱各賞賜，各回本縣去了。龍濤從此也不在縣內當差了。

這裏衆英雄歡喜，聚在一處，快樂非常。除了料理官事之外，便是飲酒作樂。盧方等又在衙門就近處置了寓所，仍是五人同居。自鬧東京，弟兄分手，至此方能團聚。除了盧方一年回家幾次。收取地租，其餘四人就在此處居住，當差供職，甚是方便。

南俠原是丁大爺給蓋的房屋，預備畢姻。因日期近了，也就張羅起來。不多幾日，丁大爺同老母妹子來京，南俠早已預備了下處。衆朋友俱各前來看望，都要會會北俠。誰知歐陽春再也不肯上東京，同丁二爺在家看家，衆人也只得罷了。到了臨期，所有迎粧嫁娶之事，也不必細說。

南俠畢姻之後，就將丁母請來同居，每日與丁大爺會同衆朋友歡聚。剛然過了

新年，丁母便要回去。衆英雄與丁大爺義氣相投，戀戀難捨。今日你請，明日我邀，這個送行，那個餞別，聚了多少日期，好容易方纔起身。

丁兆蘭隨着丁母回到家中，見了北俠。說起開封府的朋友人人羨慕大哥，恨不得見面，抱怨小弟不了。北俠道：『多承衆位朋友的愛惜。實是劣兄不慣應酬。如今賢弟回來，諸事已畢，劣兄也就要告辭了。』丁大爺聽了，詫異道：『仁兄却是爲何？難道小弟不在家時，舍弟有什麼不到之處麼？』北俠笑道：『你我豈是那樣的朋友。賢弟不要多心。劣兄有個賤恙，若要閒的日子多了便要生病。所謂勞人不可多逸，逸則便不消受了。這些日見賢弟不來，已覺焦心煩燥。如今既來了，必須放我前行，庶免災纏病繞。』兆蘭道：『既如此，小弟與仁兄同去。』北俠道：『那如何使得。你非劣兄可比，現在老伯母在堂，而且妹子新嫁，更要二位賢弟不時的在膝下承歡，省得老人家寂寞。再者，劣兄出去閒遊，毫無定所。難道賢弟就忘了「遊必有方」嗎？』兆蘭兆蕙聽見北俠之言是決意的要去，只得說道：『既如

此，再屈留仁兄兩日。候後日起身如何？」北俠只得應允。這兩日的歡聚，自不必說。到了第三日，兆蘭兆蕙備了酒席，與北俠餞行。並問：『現欲何往？』北俠道：『還是上杭州一遊。』飲酒後提了包裹，雙俠送至莊外，各道珍重，彼此分手。

北俠上了大路，散步逍遙，逢山玩山，遇水賞水。凡有古人遺跡，再沒有不遊覽的。一日，來至仁和縣境內，見一帶松樹稠密，遠遠見旗桿高出青霄。北俠想道：『這必是個大寺院，何不瞻仰瞻仰。』來到廟前一看，見匾額上鐫着盤古寺三字，殿宇牆垣極其齊整。北俠放下包裹，拂去塵垢，端正衣襟，方攜了包裹步入廟中。上了大殿，瞻仰聖像，却是「三皇」。纔禮拜畢，只見出來一個和尚，年紀不足三旬，見了北俠問訊。北俠連忙還禮，問道：『令師可在廟中麼？』和尚道：『在後面。施主敢是找師父麼？』北俠道：『我因路過寶刹，一來拜訪令師，二來

討杯茶吃。』和尚道：『請到客堂待茶。』說罷，在前引路，來到客堂，真是聰明
几淨，樸而不俗。和尚張羅煮茶。不多一會，茶已烹到。早見出來個老和尚，年紀
約有七旬，面如童顏，精神百倍。見了北俠，問了姓名。北俠一一答對，又問：
『吾師上下？』和尚答道：『上靜下修。』二人一問一答，談了多時，彼此敬愛。
看看天已晚了，和尚獻齋，北俠也不推辭，隨喜吃了。和尚更覺歡喜，便畱北俠多
盤桓幾日。北俠甚合心意，便住了。晚間無事，因提起手談。誰知靜修更是酷好。
二人就在燈下較了一局，不相上下。萍水相逢，遂成莫逆。北俠一連住了幾日。

這日早晨，北俠拿出一錠銀來，交與靜修，作為房金。和尚那裏肯受，道：

『我這廟內香火極多。客官就是住上一年半載，這點薪水之用足以供的起。千萬莫
要多心。』北俠道：『雖然如此，我心甚是不安。權作香資，莫要推辭。』靜修只
得收了。北俠道：『吾師無事，還要領一局，肯賜教否？』靜修道：『爭奈老僧力
弱，恐非敵手。』北俠道：『不吝教足矣。何必太謙。』二人放下棋枰，對奕多

時。忽見外面進來一個儒者，衣衫襤褸，形容枯瘦，手內持定幾幅對聯，望着二人一揖。北俠連忙還禮，道：『有何見教？』儒者道：『學生貧困無資，寫得幾幅對聯，望祈居士資助一二。』和尚聽了，便立起身來，接過對聯，打開一看，不由的失聲叫『好』。

未知靜修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六十八回

第六十九回

杜雍課讀侍妾調姦

秦昌陪罪丫鬢喪命

且說靜修和尚打開對聯一看，見寫的筆法雄健，字體遒媚，不由的連聲讚道：『好書法！好書法！』又往儒者臉上一望，見他雖然窮苦，頗含秀氣，而且氣度不凡，不由的慈悲心一動。便叫儒者將字放下，吩咐小和尚帶到後面，梳洗淨面，款待齋飯。儒者聽了，深深一揖，隨着和尚後面去了。

北俠道：『我見此人，頗頗有些正氣，決非假冒斯文。』靜修道：『正是。老僧方纔看他骨格清奇，更非久居人下之客。』說罷，復又下棋。

剛然終局，只見進來一人，年約四旬以外。和尚却認得是秦家莊員外秦昌，連忙讓坐，道：『施主何來？這等高興。』秦員外道：『無事不敢擅造寶刹，只因我這幾日心神有些不安，特來懇求吾師一卜。』和尚笑道：『此話從何說起？老僧是不會占卜的。員外聽誰說來？』秦昌道：『出家人不該打誑語。曾記那年敝莊有個王老兒爲孫子得病愁煩，是吾師問他因何愁煩。他說出緣故，吾師道：「你說一個字來，我與你測一測。」他因常看古人詞上有簡筆字，他就寫了個死央的「死」字。剛然寫完，吾師正在測度之際，忽然一陣風將紙條飛起，他忙用鎮紙一押，偏偏不正押在死字頭上。吾師就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你這小孫兒是不能活的了！你快回去罷。」老王聽了，即刻回家，誰知他那孫子就死了。因此他就傳揚開了，說吾師神卜。誰人不知。如何單單的瞞我呢？』靜修笑道：『這原是一時的靈機，不過測測字，如何算得會卜呢？』秦昌道：『吾師既能測字，何妨給我測個字呢。』

靜修沒法兒，只得說道：『既如此，這倒容易。員外就說一個字，待老僧測測

看。說的是了，員外別喜歡；說的不是了，員外也別惱。」秦昌道：「君子問禍不問福。方纔吾師說『容易』，就是這個『容』字罷。」靜修寫出來，端詳了多時，道：「此字無偏無倚，却是個端正字體。按字意說來，『有容德乃大』，『無欺心自安』。員外作事光明，毫無欺心，這是好處。然凡事須有涵容，不可急躁。未免急則生變，與事就不相宜了。員外以後總要涵容，遇事存在心裏，管保遇難成祥，轉禍爲福。老僧爲何說這個話呢？只因此字拆開看，有些不妙。員外請看，此字若拆看，是個穴下有人口。若要不涵容，惟恐人口不利。這也是老僧妄說，員外休要見怪。」員外道：「多承吾師指教，焉有見怪之理。」

北俠在傍聽了，頗有意思，連忙說道：「吾師也替我測一字。」靜修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今日老僧如何造起口孽來了。快請說字罷。」北俠道：「就是『善』字罷。」靜修思索了一番，道：「此字也是端正字體。善乃人之本性。『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』善是隨在皆有，處處存心爲善，濟困扶危，剪惡除強。瞧

着行事狠毒，細細想來却是一片好心。這方是真善。再按此字拆開。居士平生多義氣，廿載入空門。將來二十年後，也不過老僧而已。』北俠聽了，連連稱：『是。承教，承教。佩服，佩服。』

誰知說話間，秦昌屢盼桌上的對聯。見靜修將字測完，方立起身來，把對聯拉開一看，連聲誇讚：『好字！好字！這是吾師的大筆麼？』靜修道：『老僧如何寫的來。這是方纔一儒者賣的。』秦昌道：『此人姓甚名誰？現在何處？』靜修道：『現在後面。他原是求資助的，並未問他姓名。』秦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是個寒儒了。我爲小兒，屢欲延師訓誨未得其人。如今既有儒者，吾師何不代爲聘請，豈不兩便麼？』靜修笑道：『延師之道，理宜恭敬，不可因他是寒士便藐視於他。似如此草率，非待讀書人之禮。』秦昌立起身來，道：『吾師責備的甚是。但弟子惟恐錯過機會，不得其人，故此覺得草率了。』連忙將外面家童喚進來，吩咐道：『你速速到家，將衣帽靴衫取來，並將馬快快備兩匹來。』靜修見他延師心盛，只得將

儒者請來。誰知儒者到了後面，用熱水洗去塵垢，更覺滿面光華，秀色可餐。秦昌一見，歡喜非常，連忙延至上坐，自己在下面相陪。

原來此人姓杜名雍，是個飽學儒流，一生性氣剛直，又是個落落寡合之人。靜修便將秦昌延請之意說了。杜雍却甚願意，秦昌樂不可言。少時家童將衣衫靴帽取來，秦昌恭恭敬敬奉與杜雍。杜雍却不推辭，將通身換了，更覺落落大方。秦昌別了靜修北俠，便與杜雍同行。出了山門，秦昌便要墜鐙，杜雍不肯，謙讓多時。二人乘馬，來至莊前下馬。家童引路，來到書房，獻茶已畢，即叫家人將學生喚出。

原來秦昌之子名叫國璧，年方十一歲。安人鄭氏，三旬以外年紀。有一妾，名叫碧蟾。丫鬢僕婦不少。其中有個大丫鬢名叫彩鳳，服侍鄭氏的；小丫鬢名叫彩霞，服侍碧蟾的。外面有執事四人：進寶，進財，進祿，進喜。秦昌雖然四旬年紀，還有自小兒的乳母白氏，年已七旬。將近人丁算來也有三四十口。家道饒餘。

員外因一生未能讀書，深以爲憾；故此爲國璧諄諄延師，也爲改換門庭之意。

自拜了先生之後，一切餽饌甚是精美。秦昌雖未讀過書，却深知敬先生，也就難爲他。往往有那不讀書的人，以爲先生的飯食隨便俱可，漫不經心的很多。那似這秦員外拿着先生當敬天神的一般。每逢自己討取帳目之時，便囑咐鄭氏安人，先生飯食要緊，不可草率，務要小心。卽或安人不得暇，就叫彩鳳照料，習以爲常。誰知早已惹起侍妾的疑忌來了。一日，員外又去討帳，臨行囑咐安人與大丫頭，先生處務要畱神，好好款待。員外去後，彩鳳照料了飯食，叫人送至書房。碧蟾也使悄悄隨至書房，在牕外偷看，見先生眉清目秀，三旬年紀，儒雅之甚。不看則已，看了時邪心頓起。

也是活該有事。這日偏偏員外與國璧告了半天假，帶他去探親。碧蟾聽了此信，暗道：『許他們給先生做菜。難道我就不許麼？』便親手做了幾樣菜，用個小盒盛了，叫小丫頭彩霞送至書房。不多時，回來了。他便問：『先生做什麼呢？』

彩霞道：『在那裏看書呢。』碧蟾道：『說什麼沒有？』丫鬢道：『他說：「往日俱是家童送飯，今日爲何你來？快回去罷！」將盒放在那裏，我就來了。』碧蟾暗道：『奇怪！爲何不吃呢？』便叫彩霞看了屋子，他就三步兩步來到書房，撕破牕紙，往裏窺看，見盒子依然未動。他便輕輕咳嗽。杜先生聽了，抬頭看時，見牕上撕了一個窟窿，有人往裏偷看，却是年輕婦女，連忙問道：『什麼人？』牕外答道：『你猜是誰？』杜先生聽這聲音有些高雅，忙說道：『這是書房，還不退了！』牕外答道：『諒你也猜不着。我告訴你，我比安人小，比丫鬢大。今日因員外出門，家下無人，特來相會。』先生聽了，發話道：『不要嘮叨，快迴避了！』外面說道：『你爲何如此不知趣？莫要辜負我一片好心。這裏有表記送你。』杜雍聽了，登時紫漲面皮，氣往上撞，嚷道：『滿口胡說！再不退，我就要喊叫起來。』一壁嚷，一壁拍案大叫。正在憤怒，忽見牕外影兒不見了。先生仍氣忿忿的坐在椅子上面，暗想道：『這是何說！可惜秦公待我這番光景，竟被這賤人帶累壞了。我

須隨便點醒了他，庶不負他待我之知遇。」

你道碧蟾爲何退了？原來他聽見員外已回來了，故是急忙退去。且言秦昌進內更換衣服，便來到書房，見先生氣忿忿坐在那裏，也不爲禮。回頭見那邊放着一個小小元盒，裏面酒菜極精，紋絲兒沒動。剛要坐下問話，見地下黃澄澄一物，連忙毛腰檢起，却是婦女帶的戒指。一聲兒沒言語，轉身出了書房。仔細一看，却是安人之物，不由的氣沖霄漢，直奔臥室去了。

你道這戒指從何而來？正是碧蟾隔牕拋入的表記。杜雍正在氣忿喊叫之時，不但沒看見，連聽見也沒有。

秦昌來到臥室之內，見鄭氏與乳母正在敍話，不容分說，開口大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，幹的好事！」乳母不知爲何，連忙上前解勸。彩鳳也上來攔阻。鄭氏安人看

此光景，不知是那一葫蘆藥。秦昌坐在椅上，半晌，方說道：『我叫你款待先生，不過是飲饌精心。誰叫你跑到書房，叫先生瞧不起我，連理也不理。這還有個閨範麼？』安人道：『那個上書房來？是誰說的？』秦昌道：『現有對証。』便把戒指一扔，鄭氏看時果是自己之物，連忙說道：『此物雖是我的。却是兩個，一個留着自帶，一個賞了碧蟾了。』秦昌聽畢，立刻叫彩鳳去喚碧蟾。

不多時，只見碧蟾披頭散髮，彩鳳哭哭啼啼，一同來見員外。一個說：『彩鳳偷了我的戒指，去到書房，陷害於我。』一個說：『我何嘗到姨娘屋內。這明是姨娘去到書房，如今反來說我。』兩個你言我語，分爭不休。秦昌反倒不得主意，竟自分解不清。自己却後悔，不該不分青紅皂白，把安人辱罵一頓，忒莽撞了。倒是鄭氏有主意，將彩鳳唬嚇住了，叫乳母把碧蟾勸回屋內。

秦昌不能分晰此事，坐在那裏發呆，生暗氣。少時，乳母過來，安人與乳母悄悄商議，此事須如此如此，方能明白。乳母道：『此計甚妙。如此行來，也可試出

先生心地如何了。』乳母便一一告訴秦昌。秦昌深以爲是。

到了晚間，天到二鼓之後，秦昌同了乳母來到書房。只見裏面尚有燈光，杜雍業已安歇。乳母叩門，道：『先生睡了麼？』杜雍答道：『睡了。做什麼？』乳母道：『我是姨娘房內的婆子。因員外已在上房安歇了，姨娘派我前來請先生到裏面，有話說。』杜雍道：『這是什麼道理！白日在牕外聒絮了多時，怪道他說比安人小，比丫鬢大，原來是個姨娘。你回去告訴他，若要如此的鬧法，我是要辭館的了。豈有此理吓！豈有此理！』外面秦昌聽了心下明白，便把白氏一拉，他二人抽身回到臥室。秦昌道：『再也不消說了，也不用再往下問了。只這「比安人小，比丫鬢大」一語，却是碧蟾賤人無疑了。我還畱他何用！若不急早殺却他，難去心頭之火。』乳母道：『凡事不可急躁。你若將他殺死，一來人命關天，二來醜聲傳揚，反爲不美。』員外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呢？』乳母道：『莫若將他鎖禁在花園

空房之內，或將他餓死，或將他囚死，也就完了事了。』秦昌深以爲是。次日黎明，便吩咐進寶將後花園收什出了三間空房，就把碧蟾鎖禁，吩咐不准給他飯食，要將他活活餓死。

不知碧蟾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六十九回

第七十回

秦員外無辭甘認罪——金琴堂有計立明冤

且說碧蟾素日原與家人進寶有染，今將他鎖禁在後花園空房，不但不能捱餓，反倒遂了二人私欲。他二人却暗暗商量計策。碧蟾說：『員外與安人雖則居在上房，却是分寢，員外在東間，安人在西間。莫若你夤夜持刀，將員外殺死。就說安人懷恨，將員外謀害。告到當官，那時安人與員外抵了命。我掌了家園，咱們二人一生快樂不盡。強如我爲妾，你是奴呢。』說的進寶心活，也不管天理昭彰，半夜裏持刀來殺秦昌。

且說員外自那日錯罵了安人，至今靜中一想，原是自己莽撞。如今既將碧蟾鎖禁，安人前如何不陪罪呢。到了夜靜更深，自持燈來至西間。見鄭氏剛然歇下，他便進去。彩鳳見員外來了，不便在跟前，只得溜出來。他却進了東間，摸了摸臥具，鋪設停當。暗自思道：『姨奶奶碧蟾，他從前原與我一樣丫頭。員外揀了他，收作二房。我曾擬陪一次。如今碧蟾既被員外鎖禁，此缺已出，不消說了，理應是我坐補。』妄想得缺，不覺神魂迷亂，一歪身躺在員外枕上，竟自睡去。他却那裏知道進寶持刀前來，輕輕的撬門而入，黑暗之中，摸着脖項，狠命一刀。可憐，把個要即補缺的彩鳳，竟被惡奴殺死。

進寶以為得意，回到本屋之中，見一身的血跡，剛然脫下要換。只聽員外那裏，一疊連聲叫「進寶」。進寶聽了，吃驚不小，方知員外未死。一壁答應，一壁穿衣，來到上房。只因員外由西間陪罪回來，見彩鳳已被殺在臥具之上，故此連連

呼喚。見了進寶，便告訴他彩鳳被殺一節。進寶方知把彩鳳誤殺了。此時安人已知，連忙起來，大家商議。鄭氏道：『事已如此，莫若將彩鳳之母馬氏喚進，告訴他。多多給他銀兩，將他女兒好好殮殮就是了。』秦昌並無主意，立刻叫進寶告訴馬氏去。誰知進寶見馬氏挑唆，女兒是秦昌因姦不遂憤怒殺死，叫馬氏連夜到仁和縣報官。

金必正金大老爺因人命重案，立刻前來相驗。秦昌出其不意，只得迎接官府。就在住房廊下，設了公案。金令親到東屋看了，問道：『這鋪蓋是何人的？』秦昌道：『就是小民在此居住。』金令道：『這丫頭他叫什麼？』秦昌道：『叫彩鳳。』金令道：『他在這屋裏住麼？』秦昌道：『他原是服侍小民妻子，在西屋居住的。』金令道：『如是說來，你妻子住在西間了。』秦昌答應：『是。』金令便叫仵作前來相驗，果係刀傷。金令吩咐將秦昌帶到衙中聽審，暫將彩鳳盛殮。

轉到衙中，先將馬氏細問了一番。馬氏也供出秦昌久已分寢，東西居住，他女兒原是服侍鄭氏的。金令問明，纔帶上秦昌來。問他爲何將彩鳳殺死。誰知秦昌別的事沒主意，他遇這件事倒有了主意，回道：「小民將彩鳳誘至屋內，因姦不遂，一時忿恨，將他殺死。」

你道他如何恁般承認？他道：「我因向與妻子東西分住，如何又說出與妻子陪罪呢？一來說不出口來，二來惟恐官府追問「因何陪罪」，又叨頓出碧蟾之事。那時鬧出妻妾當堂出醜，其中再連累上一個先生，這個聲名傳揚出去，我還有個活頭麼？莫若我把此事應起，還有個展轉。大約爲買的丫頭因姦致死，也不至抵償；縱然抵償，也是前世冤孽。總而言之，前次不該合安人急躁，這是我沒有涵容處。彼時若有涵容，慢慢訪查，也不必陪罪，就沒有這些事了。可見靜修和尚是個高僧。還怨得他說人口不利，果應其言。」他雖如此想，不思索思索，若不陪罪，他如何還

有命呢？

金令見他滿口應承，反倒疑心，便問他：『凶器藏在何處？』秦昌道：『因一時忙亂，忘却擲於何地。』其詞更覺含渾。金令暗想道：『看他這光景，又無凶器，其中必有緣故。須要慢慢訪查。』暫且懸案寄監。此時鄭氏已派進喜暗裏安置，秦昌在監不至受苦。他因家下無人，僕從難以托靠。仔細想來，惟有杜先生爲人正直剛強，便暗暗寫信托付杜雍，照管外邊事體，一切內務全是鄭氏料理。監中叫進寶四人，輪流值宿服侍。

一日，靜修和尚到秦員外家取香火銀兩，順便探訪杜雍。剛然來到秦家莊，迎頭遇見進寶。和尚見了，問道：『員外在家麼？杜先生可好？』進寶正因外面事務如今是杜先生料理，比員外在家加倍嚴緊，一肚沒好氣無處發洩。聽靜修和尚問先

生，他便進讒言道：『師傅還提杜先生呢。原來他不是好人，因與主母調姦，被員外知覺，大鬧了一場。杜先生懷恨在心，不知何時暗暗與主母定計，將丫頭彩鳳殺死，反告了員外因姦致命，將員外指在南牢。我此時使上縣內，瞧我們員外去。』說罷，佯長去了。

和尚聽了，不勝驚駭詫異，大罵杜雍不止。回轉寺中，見了北俠，道：『世間竟有這樣「得魚忘筌」，人面獸心之人，實實可惡！』北俠道：『吾師爲何生嗔？』靜修和尚便將聽了進寶之言，一一叙明。北俠道：『我看杜雍決不是這樣人，惟恐秦員外別有隱情。』靜修聽了好生不樂，道：『秦員外爲人，老僧素日所知，一生原無大過，何得遭此報應。可恨這姓杜的竟自如此不堪，實實可惡！』北俠道：『我師還要三思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難道不是吾師薦的麼？』這一句話，問得個靜修和尚面紅過耳。所謂「話不投機半句多」，一言不發，站起來向後面去了。

北俠暗想道：『據我看來，杜雍去了不多日期，何得驟與安人調姦？此事有些

荒唐。今晚倒要去探聽探聽。』又想：『老和尚偌大年紀，還有如今火性，可見貪嗔癡愛的關頭，是難跳的出的。他大約因我拿話堵塞於他，今晚決不肯出來。我正好行事。』想罷，暗暗裝束，將燈吹滅，虛掩門戶，彷彿是早已安眠，再也想不到他往秦家莊來。

到了門前，天已初鼓。先往書房探訪，見有兩個更夫要蠟，書童回道：『先生上後邊去了。』北俠聽了，又暗暗來到正室房上。忽聽乳母白氏道：『你等莫要躲懶，好好烹下茶。少時奶奶回來，還要喝呢。』北俠聽了，暗想：『事有可疑。爲何兩個人俱不在屋內？且到後面看看再作道理。』剛然來到後面，見有三間花廳，榻扇虛掩。忽聽裏面說道：『我好不容易得此機會，千萬莫悞良宵。我這裏跪下了。』又聽婦人道：『真正便宜了你。你可莫要忘了我的好處吓。』北俠聽至此，殺人心陡起，暗道：『果有此事！且自打發他二人上路。』背後抽出七寶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推開榻扇，手起刀落。可憐男女二人剛得片時歡娛，雙魂已歸地府。北俠將

二人之頭挽在一處，挂在榻扇屈戍之上。滿腔惡氣全消，仍回盤古寺。他以為是杜雍與鄭氏無疑。那裏知道他也是悞殺了呢。

你道方纔書童答應更夫，說先生往後邊去了，是那個後邊？就是書房的後邊。

原來是杜先生出恭呢。杜雍出恭回來，問道：『你方纔合誰說話？』書童道：『更夫要蠟來了。』杜雍道：『你們如何這麼早就要蠟？昨夜五更時拿去的蠟，算來不過點了半枝，應當還有半枝。難道還點不到二更麼？員外不在家，我是不能叫他們賺。如要賺，等員外回來，愛怎麼賺，我是全不管的。』正說時，只見更夫跑了來道：『師老爺！師老爺！不好了！』杜雍道：『不是蠟不穀了？犯不上這等大驚小怪的。』更夫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方纔我們上後院巡更，見花廳上有兩人扒着榻扇往外瞧。我們怕是歹人，拿燈籠一照，誰知是兩人頭。』杜先生道：『是活的？是死的？』更夫道：『師老爺可唬糊塗了。既是人頭，如何會有活的呢？』杜雍道：

『我不是害怕，我是心裏有點發怯。我問的是男的？是女的？』更夫道：『我們沒有細瞧。』杜先生道：『既如此，你們打着燈籠在前引路，待我看看去。』更夫道：『師老爺既要去，須得與我換蠟了。這燈籠裏剩了個蠟頭兒了。』杜先生吩咐書童拿幾枝蠟，交與更夫，換好了，方打着燈籠，往後面花廳而來。

到了花廳，更夫將燈籠高高舉起。杜先生戰戰哆哆嗦嗦看時，一個耳上有環，道：『喂呀！是個婦人。你們細看是誰？』更夫看了半晌，道：『好像姨奶奶。』杜雍便叫更夫：『你們把那個頭往外轉轉，看是誰？』更夫乍着膽子，將頭扭一扭，一看。這個說：『這不是進祿兒嗎？』那個道：『是不錯。是他！是他！』杜先生道：『你們要認明白了。』更夫道：『我認的不差。』杜先生道：『且不要動。』更夫道：『誰動他做什麼呢。』杜先生道：『你們不曉得，這是要報官的。你們找四個管家。今日是誰在家？』更夫道：『昨日是進寶在監該班，今日應當進財該班。因進財有事去了，纔進祿給進寶送信去叫他連班。不知進祿如何被人殺了？此

時就剩進喜在家。』杜先生道：『你們把他叫來，我在書房等他。』更夫答應。一個去叫進喜，一個引着先生來到書房。

不多時，進喜來到。杜先生將此事告訴明白，叫他進內啓知主母。進喜急忙進去，稟明了鄭氏。鄭氏正從各處檢點回來，唬的沒了主意，叫問先生，此事當如何辦理？杜先生道：『此事隱瞞不得的，須得報官。你們就找地方去。』進喜立刻派人找了地方來，到後園花廳看了，也不動，道：『這要即刻報官，耽延不得了。只好管家你隨我同去。』進喜唬的半晌無言。還是杜先生有見識，知是地方勒索，只得叫進喜從內要出二兩銀子來，給了地方。他纔一人去了。

至次日，地方回來，道：『少時太爺就來，你們好好預備了。』不多時，金令來到，進喜同至後園。金令先問了大概情形，然後相驗，記了姓名，叫人將頭擗下。又進屋內去看見男女二屍，下體赤露，知是私情。又見牀榻上有一字柬，金令

拿起細看，攏在袖中。又在牀下搜出一件血衣裹着鞋襪。問進喜道：『你可認得，此衣與鞋襪是誰的？』進喜瞧了瞧，回道：『這是進寶的。』金令暗道：『如此看來，此案全在進寶身上。我須如此如此，方能了結此事。』吩咐暫將男女盛殮，即將進喜帶入衙中，立刻升堂。且不問進喜，也不問秦昌，吩咐：『帶進寶。』兩傍衙役答應一聲，去提進寶。

此時進寶正在監中服侍員外秦昌，忽然聽見衙役來說：『太爺現在堂上，呼喚你上堂，有話吩咐。』進寶不知何事，連忙跟隨衙役，上了大堂。只見金令坐在上面，和顏悅色問道：『進寶，你家員外之事，本縣現在業已訪查明白。你既是他家的主管，你須要親筆寫上一張訴呈來。本縣看了，方好從中設法，如何出脫你家員外的罪名。』進寶聽了，有些不願意，原打算將秦昌謀死。如今聽縣官如此說，想是受了賄賂。無奈何，說道：『既蒙太爺恩典，小人下去寫訴呈就是了。』金令道：『就要遞上來，本縣立等。』回頭吩咐書吏：『你同他去，給他立個稿兒，叫

他親筆膽寫。速速拿來。』書吏領命下堂。不多時，進寶拿了訴呈，當堂呈遞。金

令問道：『可是你自己寫的？』進寶道：『是。求先生打的底兒，小人膽寫的。』

金令接來，細細一看，果與那字柬筆跡相同。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奸奴才！你與

碧蟾通姦設計，將彩鳳殺死，如何陷害你家員外，還不從實招上來！』進寶一聞此

言，頂梁骨上嚶的一聲，魂已離殼，驚慌失色道：『此……此……此事小……

小……小人不知。』金令吩咐：『掌嘴。』剛然一邊打了十個，進寶便嚷道：『我

說呀，我說。』兩邊衙役道：『快招！快招！』進寶便將碧蟾如何留表記被員外檢

着，錯疑在安人身上；又如何試探先生，方知是碧蟾，將他鎖禁花園；原是小人素

與姨娘有染，因此暗暗定計要殺員外，不想秦昌那日偏偏的上西間去了，這纔悞殺

了彩鳳；一五一十，述了一遍。金令道：『如此說來，碧蟾與進祿昨夜被人殺死，

想是你憤姦不平，將他二人殺了。』進寶碰頭道：『此事小人實實不知。昨夜小人

在監內服侍員外，並未回家，如何會殺人呢？老爺詳情。』金令暗暗點頭，道：

「他這話却與字柬相符。只是碧蟾進祿却被何人所殺呢？」

你道是何字柬？原來進祿與進寶送信，叫他多連一夜。進寶恐其負了碧蟾之約，因此悄悄寫了一柬，托進祿暗暗送與碧蟾。誰知進祿久有垂涎之意，不能得手，趁此機會，方纔入港。恰被北俠聽見，錯疑在杜雍鄭氏身上，故此將二人殺死。也是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。

至於牀下抽出血衫鞋襪，金令如何知道就在牀下呢？皆因進寶字柬上，前面寫今日不能回來之故；後面又囑咐千萬，前次污血之物，恐牀下露人眼目，須改別處隱藏方妥。有此一話，故而搜出。是進喜識認，說出進寶。金令已知是進寶所爲。又恐進祿栽贓陷害別人，故叫進寶寫訴呈，對了筆跡，然後方問此事。以爲他必狡展，再用字柬衣衫鞋襪質証。誰知小子不禁打，十個嘴巴，他就通說了，却倒省事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回

不知金令如何定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

楊芳懷忠彼此見禮

繼祖盡孝母子相逢

且說金公審明進寶。他立時收監，與彩鳳抵命。把秦昌當堂釋放。惟有殺姦之人，再行訪查緝獲另結，暫且懸案。論碧蟾早就該死，進祿既有淫邪之行，便有殺身之報。他二人死所當死，也就不必深究了。

且說秦昌回家，感謝杜雍不盡，二人遂成莫逆。又想起靜修之言，杜雍也要探望；因此二人同來至盤古寺。靜修與北俠見了，彼此驚駭。還是秦昌直爽，毫無隱

諱，將此事敍明。靜修北俠方纔釋疑，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。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，自不必言。盤桓了幾日，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，北俠也就別了靜修，上杭州去了。沿路上聞人傳說道：『好了！杭州太守可換了。我們的冤枉可該訴了。』仔細打聽，北俠却曉得此人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聽我慢慢敍來。只因春闈考試，欽命包大人主考，到了三場已畢，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。天子便問：『包卿，世榮爲何不中？』包公奏道：『臣因欽命點爲主考，臣姪理應迴避，因此並未入場。』天子道：『朕原爲揀選人材，明經取士，爲國求賢。若要如此，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？』卽行傳旨，着世榮一體殿試。此旨一下，包世榮好生快樂。到了殿試之期，欽點包世榮的傳臚，用爲翰林院庶吉士。包公叔姪碰頭謝恩。赴瓊林宴之後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，還鄉畢姻，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。聖上准奏，賞賚了多少東西。包世榮別了叔

父，帶了鄧九如，榮耀還鄉。至於與玉芝畢姻一節，也不必細述。

只因杭州太守出缺，聖上欽派了新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。倪繼祖奉了聖旨，不敢遲延。先拜老師，包公勉勵了多少言語，倪繼祖一一謹記。然後告假還鄉祭祖。奉旨：『着祭祖畢，即赴新任。』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麼？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麼？其中尚有許多的原委，直彷彿白羅衫的故事，此處不能不敘出。

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飽學儒流，名喚倪仁，自幼與同鄉李太公之女定爲妻室。甚麼聘禮呢？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，晶瑩光潤無比，拆開却是兩枝，合起來便成一朶。倪仁視爲珍寶，與妻子各佩一枝。只因要上秦州探親，便僱了船隻。這船戶一名陶宗，一名賀豹，外有一個僱工幫閒的名叫楊芳。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，但凡客人行李輜重露在他眼裏，再沒有放過去的。如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，雖無沉重行李，却見李氏生的美貌，淫心陡起。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

量，意欲劫掠了這宗買賣。他別的一概不要，全給陶宗。他單要李氏作個妻房。二人計議停當，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。楊芳原是僱工人，不敢多言。

一日，來在揚子江，到幽僻之處，將倪仁拋向水中淹死。賀豹便逼勒李氏。李氏哭訴道：『因懷孕臨邇，俟分娩後再行成親。』多虧楊芳在旁解勸道：『他丈夫已死，難道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？』賀豹只得罷了。楊芳暗暗想道：『他等作沒天良之事，將來事犯，難免扳拉于我。再者看這婦人哭的可憐，我何不如此如此呢。』想罷，他便沽酒買肉，與他二人賀一個得妻，一個發財。二人見他殷勤，一齊說道：『何苦要叫你費心呢。你以後真要好時，我等按三七與你股分。你道好麼？』楊芳暗暗道：『似你等這樣行爲，慢說三七股分，就是全給老楊，我也是不稀罕的。』他却故意答道：『如若二位肯提攜於我，敢則是好。』便殷勤勸酒。不多時，把二人灌的酩酊大醉，橫臥在船頭之上。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，叫他上岸，一直往東，過了樹林，有個白衣菴，我姑母在這廟出家，那裏可以安身。

此時天已五鼓，李氏上岸不顧高低，拚命往前奔馳。忽然一陣肚痛，暗說：『不好！我是臨月身體，若要分娩，可怎麼好？』正思索時，一陣疼加一陣，只得勉強奔至樹林，暗暗祝告道：『我李氏僅存倪氏一脈。儻蒙皇天憐念，生得一男，也可以繼續香煙。』祝罷，存身樹下。不多時，果分娩了。喜得是個男兒。連忙脫下內衫，將孩兒抱好，胸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。不敢留戀，難免悲感，急將小兒放在樹本之下。自己恐賊人追來，忙忙往東奔逃，上廟中去了。

且說楊芳放了李氏，心下暢快，一歪身也就睡了。剛然睡下，覺得耳畔有人喚道：『你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』楊芳從夢中醒來，看了看四下無人，但見殘月西斜，疎星幾點。自己想道：『方纔明明有人呼喚，爲何竟自無人呢？』再看陶賀二人酣睡如雷。又轉念道：『不好！他二人若是醒來，不見了婦人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不是埋怨于我，就是四下搜尋。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，反爲不美。——有了，

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。及至他二人醒來，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，也免得他等搜查。」主意已定，東西一概不動，隻身上岸，一直竟往白衣菴而來。

到了菴前，天已微明，向前扣門，出來了個老尼，隔門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楊

芳道：「姑母請開門。是姪兒楊芳。」老尼開了山門。楊芳來至客堂，尙未就坐，

便悄悄問道：「姑母，可有一個婦人投在菴中麼？」老尼道：「你如何知道？」楊

芳便將灌醉二賊，秘放李氏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老尼合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道：

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惜乎你爲人不能爲徹。錯舛你也沒甚麼錯舛，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路上，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煙。」楊芳道：「請問情由。老尼便將那婦

人已投在廟中，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。若被人檢去，尙有生路；儻若遭害，便絕了香煙，深爲痛惜。是我勸慰再三，應許與他找尋，他方止了悲啼，在後面小院内將

息。」楊芳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找尋去。」老尼道：「你要找尋，有個表記。他胸

前有枝白玉蓮花，那就是此子。」楊芳謹記在心，離了白衣菴，到了樹林，看了一

番，並無蹤跡。暗暗訪查了三日，方纔得了實信。

離白衣菴有數里之遙，有一倪家莊。莊中有個倪太公。因五更趕集，騎着個小驢兒來至樹林，那驢便不走了。倪太公詫異。忽聽小兒啼哭，連忙下驢一看，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本之下，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。這老半生無兒，見了此子，好生歡喜，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，也顧不得趕集，連忙乘驢轉回家中。安人梁氏見了此子，問了情由。夫妻二人歡喜非常，就起名叫倪繼祖。他那裏知道小兒的本姓却也姓倪呢。這也是天緣湊巧。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檢去。

俗言：『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』那日倪太公得了此子，早已就有人知道，道喜的不離門。又有薦乳母的。今日你來，明日我往，俱要給太公作賀。太公難以推辭，只得備了酒席請鄉黨父老。這些鄉黨父老也備了些須薄禮，前來作賀。正在應酬之際，只見又來了兩個鄉親領一人，約有三旬年紀。倪太公却不認得，問

道：『此位是誰？』二鄉老道：『此人是我們素來熟識的。因他無處安身，聞得太公得了小相公，他情願與太公作僕人。就是小相公大了，他也好照看。他爲人最是樸實忠厚的。老鄉親看我二人分上，將他留下罷。』倪太公道：『他一人所費無幾，何況又有二位老鄉親美意，留下就是了。』二鄉老道：『還是老鄉親爽快。過來見了太公。太公就給他起個名兒。』倪太公道：『僕從總要忠誠，就叫他倪忠罷。』原來此人就是楊芳。因同他姑母商量，要照應此子，故要投到倪宅。因認識此莊上的二人，就托他們趁着賀喜，順便舉薦。

楊芳聽見倪太公不但留下，而且起名倪忠，便上前叩頭，道：『小人倪忠與太公爺叩頭道喜。』倪太公甚是歡喜。倪忠使殷勤張羅諸事，不用吩咐。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。從此倪忠就在倪太公莊上，更加小心留神。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，諸事俱各託付於他，無有不盡心竭力的。倪太公倒得了個好幫手。

一日，倪忠對太公道：『小人見小官人年紀七歲，資性聰明，何不叫他讀書呢？』太公道：『我正有此意。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，學問頗好。你就揀個日期，我好帶去入學。』於是定了日期，倪繼祖入學讀書。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。倪忠却時常到菴中看望，就只瞞過倪繼祖。

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，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，却是濟南人姓程名建才。老學究對太公道：『令郎乃國家大器，非是老漢可以造就的。若是從我敵友訓導訓導，將來必有可成。』倪太公尚有些猶疑，倒是倪忠攛掇，道：『小官人頗能讀書。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，薦了這位先生，何不叫小官人跟着學學呢？』太公聽了，只得應允。便將程先生請來訓誨繼祖。繼祖聰明絕頂，過目不忘，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十六歲。程先生對太公說，叫倪繼祖科考。太公總是鄉下人形景，不敢妄想成人。倒是先生着了急了，不知會太公，就

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，高高的中了生員。太公甚喜，酬謝了先生。自然又是賀喜，應接不暇。

一日，先生出門。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，稟明了太公，就叫倪忠跟隨。信步行來，路過白衣菴。倪忠道：『小官人，此菴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，請進去歇歇吃茶。小人順便探望探望。』倪繼祖道：『從不出門，今日走了許多的路，也覺乏了。正要歇息歇息。』倪忠向前叩門。老尼出來迎接，道：『不知小官人到來，未能迎接，多多有罪。』連忙讓至客堂待茶。

原來倪忠當初訪着時，已然與他姑母送信。老尼便告訴了李氏，李氏暗暗念佛。自彌月後便拜了老尼爲師，每日在大士前虔心懺悔，無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門。這一日正從大士前禮拜回來，忘記了關小院之門。恰好倪繼祖歇息了片時，便到各處閒遊。只見這院內甚是清雅，信步來至院中。李氏聽得院內有脚步聲響，連忙出

來一看。不看時則已，看了時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，登時的落下淚來。他因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，儼然與倪仁一般。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，可煞作怪，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，撲簌簌也就淚流滿面，不能自解。正在拭淚，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。倪忠道：『官人你爲何啼哭？』倪繼祖道：『我何嘗哭來。』嘴內雖如此說，聲音尙帶悲哽。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裏呆呆落淚，看了這番光景，他也不言不語，拂袖拭起淚來。

只聽老尼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此乃天性，豈是偶然。』倪繼祖聽了此言，詫異道：『此話怎講？』只見倪忠跪倒道：『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，小人方敢訴說。』好倪繼祖，見他如此，驚的目瞪口呆。又聽李氏悲切切道：『恩公快些請起，休要折受了他。不然，我也就跪了。』倪繼祖好生納悶，連忙將倪忠拉起，問道：『此事端的如何？快些講來。』倪忠便把怎麼長，怎麼短，述說了一遍。他這裏說，那裏李氏已然哭了個聲哽氣噎。倪繼祖聽了半晌。還過一口氣來，道：『我

倪繼祖生了十六歲，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！』連忙向前抱住李氏，放聲大哭。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，母子二人方纔止住悲聲。李氏道：『自蒙恩公搭救之後，在此菴中一十五載。不想孩兒今日長成。只是今日相見，爲娘的如同睡裏夢裏，自己反倒不能深信。問吾兒，你可知當初表記是何物？』倪繼祖聽了此言，惟恐母親生疑，連忙向那貼身裏衣之中，掏出白玉蓮花，雙手奉上。李氏一見蓮花，「噯喲」了一聲，身體往後一仰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

認明師學藝招賢館——查惡棍私訪霸王莊

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，親物傷情，復又大哭起來。倪繼祖與倪忠商議，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。李氏連忙止悲，說道：『吾兒休生妄想！爲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。原想着你爹爹的冤仇，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。不料蒼天有眼，倪氏門中有你這根芽。只要吾兒好好攻書，得了一官半職，能設與你爹爹報仇雪恨，爲娘的平生之願足矣。』倪繼祖見李氏不肯上莊，便哭倒跪下，道：『孩兒不知親娘，便罷。如今既已知道，也容孩兒略盡孝心。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，自有孩兒懇求哀告。』

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，如何不能容畱親娘呢？」李氏道：「言雖如此。但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一生懺悔不來。儻若再墮俗緣，惟恐不能消受，反要生出災殃。那時吾兒豈不後悔？」倪繼祖聽李氏之言，心堅如石，毫無回轉，便放聲大哭，道：「母親既然如此，孩兒也不回去了，就在此處侍奉母親。」李氏道：「你既然知道。讀書要明理。俗言「順者爲孝」。爲娘的雖未撫養於你，難道你不念劬勞之恩，竟敢違背麼？再者，你那父母哺乳三年，好容易養的你長大成人，你未能報答於萬一，又肯作此負心之人麼？」一席話說的倪繼祖一言不發，惟有低頭哭泣。

李氏心下爲難，猛然想起一計來，須如此如此，這冤家方能回去。想罷，說道：「孩兒不要啼哭。我有三件，你要依從，諸事辦妥，爲娘的必隨你去如何？」倪繼祖連忙問道：「那三件？請母親說明。」李氏道：「第一件，你從今後須要好攻書，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；第二件，你須將仇家拿獲，與你爹爹雪恨；第三件，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畱，原是兩個合成一枝，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，須把那

一枝找尋回來。三事齊備，爲娘必隨兒去。三事之中，儻缺一件，爲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的。』說罷，又囑咐倪忠道：『恩公一生全仗忠義，我也不用饒舌。全賴恩公始終如一，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。你們速速回去罷！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。』李氏將話說完，一摔手回後去了。

這裏倪繼祖如何肯走，還是倪忠連攙帶勸，真是一步幾回頭，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。老尼後面相送。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，方離了白衣菴，竟奔倪家莊而來。主僕在路途之中，一個是短嘆長吁，一個是婉言相勸。倪繼祖道：『方纔聽母親吩咐三件。仔細想來，作官不難，報仇容易；只是那白玉蓮花却往何處找尋？』倪忠道：『據老奴看來，物之隱現，自有定數，却倒不難。還是作官難。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。』倪繼祖道：『我有海樣深的仇，焉有自己不上進呢。老人家休要憂慮。』倪忠道：『官人如何這等呼喚？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。』倪繼祖道：『你甘屈人下，全是爲我而起。你的恩重如山，我如何以僕從相待。』倪忠道：『言雖

如此。官人若當着外人，還要照常，不可露了形跡。」倪繼祖道：「逢場作戲，我是曉得的。還有一宗，今日之事，你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。俟功成名就之後，大家再爲言明，庶乎彼此有益。」倪忠道：「這不用官人囑咐。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洩漏，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？」二人說話之間，來至莊前。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，俱各照常。

如是倪繼祖一心想着報仇，奮志攻書。遲了二年，又舉於鄉，益發高興，每日裏討論研求。看看的又過了二年。明春是大比之年，倪繼祖與先生商議。打點行囊，一同上京考試。太公跟前俱已稟明。誰知到了臨期，程先生病倒，竟自「嗚呼哀哉」了。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，悄悄到白衣菴，別了親娘，又與老尼留下銀兩，主僕一同進京。這纔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。

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來至東京，租了寓所，靜等明春赴

考。及至考場已畢，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。到了殿試，又欽點了榜眼，用爲編修。可巧杭州太守出缺，奉旨又放了他。主僕二人，好生歡喜。又拜別包公。包公又囑咐了好些話。主僕衣錦還鄉，拜了父母，稟明認母之事。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，聽了甚喜，一同來至白衣菴，欲接李氏在莊中同住。李氏因孩兒卽刻赴任，一來莊中住着不便，二來自己心願不遂，決意不肯。因此仍在白衣菴與老尼同住。倪繼祖無法，只得安置妥協，且去上任。俟接任後，儻能二事如願，那時再來迎接，大約母親也就無可推托了。卽叫倪忠束裝就道，來至杭州，剛一接任，就收了無數的詞狀。細細看來，全是告霸王莊馬強的。

—— 你道這馬強是誰？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之宗弟。他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，他便無所不爲。他霸田佔產，搶掠婦女。家中蓋了個招賢館，接納各處英雄豪傑，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不少。其中也有一二豪傑，因無處可去，暫且棲身，

看他的動靜。現時有名的便是：黑妖狐智化，小諸葛沈仲元，神手大聖鄧車，病太歲張華，賽方朔方貂，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。每日裏舞劍掄槍，比刀對棒，魚龍混雜，鬧個不了。一來二去，聲氣大了，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。

獨獨有一個小英雄，心志高傲，氣度不俗，年十四歲，姓艾名虎，就在招賢館內作個館童。他見衆人之中，惟獨智化是個豪傑，而且本領高出人上，便時刻小心，諸事留神，敬奉智化爲師。真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，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，悄悄傳他武藝。誰知他心機活變，一教便會，一點就醒。不上一年光景，學了一身武藝。他却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：『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。不但白費唇舌，他不肯聽；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裏抱怨，說你老人家忒膽小了。』搶幾個婦女甚麼要緊。要是這們害起怕來，將來還能幹大事麼？』你老人家自想想，這一羣人都不成了亡命徒了麼？』智化道：『你莫多言，我自的道理。』他師徒只顧背地裏閒談。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。

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賬回來，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，分文皆無。馬強將眼一瞪，道：『沒有就罷了不成。急速將他送縣官追。』馬勇道：『員外不必生氣，其中却有個極好的事情。方纔小人去到他家，將小人讓進去，苦苦的哀求。不想炕上坐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。小人問他是何人。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，名叫錦娘。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，留下女兒毫無倚靠，因此他自小兒撫養，今年已交十七歲。這翟九成全仗着他作些針線，將就度日。員外曾吩咐過小人，叫小人細細畱神打聽，如有美貌婦女立刻回稟。據小人今日看見這女子，真算是少一無二的了。』一句話說的馬強心癢難撓，登時樂的兩眼連個縫兒也沒有了。立刻派惡奴八名，跟隨馬勇，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，抵銷欠賬。

這惡賊在招賢館立等。便向衆人誇耀道：『今日我又大喜了。你等只說前次那女子生的美貌，那裏知道比他還有強的呢。少時來時，叫你衆人開開眼咧。』衆人聽了，便有幾個奉承道：『這都是員外福田造化，我們如何敢比。這喜酒是吃定

了。』其中就有聽不上的，用話打趣他：『好雖好，只怕叫後面知道了，那又不好了。』馬強哈哈笑道：『你們吃酒時，作個雅趣，不要吵嚷了。』

說話間，馬勇回來稟道：『錦娘已到。』馬強吩咐：『快快帶上來。』果見了嬈嬈婷婷女子，身穿樸素衣服，頭上也無珠翠，哭哭啼啼來至廳前。馬強見他雖然啼哭，那一番嬌柔媚媚，真令人見了生憐。不由的笑逐言開，道：『那女子不要啼哭。你要好好依從於我，享不盡榮華，受不盡富貴。你只管向前些，不要害羞。』忽聽見錦娘嬌嚶嚶道：『你這強賊，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奴今到此，惟有一死而已，還講甚麼榮華富貴！我就向前些。』誰知錦娘暗暗攜來剪子一把，將手一揚，竟奔惡賊而來。馬強見勢不好，把身子往傍一閃，唰的一聲，把剪子扎在椅背上。馬強「噯喲」一聲。『好不識抬舉的賤人！』吩咐惡奴將他搯在地牢。惡賊的一團高興，登時掃盡，無可釋悶，且與衆人飲酒作樂。

且說翟九成因護庇錦娘，被惡奴們拳打腳踢，亂打一頓，仍將錦娘搶去，只急得蹀脚捶胸，嚎啕不止。哭穀多時，檢點了檢點，獨獨不見了剪子，暗道：『不消說了。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裏，一死相拚了。』忙到那裏探望了一番，並無消息。又恐被人看見，自己倒要吃苦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見路旁有柳樹，他便席地而坐，一壁歇息，一壁想道：『自我女兒女塔亡故，留下這條孽根。我原打算將他撫養大了，將他聘嫁，了却一生之願。誰知平地生波，竟有這無法無天之事。再者，錦娘他一去，不是將惡賊一剪扎死，他也必自戕其生。他若死了，不消說了，我這撫養勤勞付於東流；他若將惡賊扎死，難道他等就饒了老漢不成。』越思越想，又是着急，又是害怕。忽然把心一橫，道：『噯！眼不見，心不煩。莫若死了乾淨。』站起身來，找了一株柳樹，解下絲縲，就要自縊而死。

忽聽有人說道：『老丈休要如此。有甚麼事何不對我說呢？』翟九成回頭一看，見一條大漢，碧睛紫髯，連忙上前哭訴情由，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，難以

對去世的女兒女婿。北俠歐陽春聽了，道：『他如此惡霸，你爲何不告他去？』翟九成道：『我的爺！談何容易。他有錢有勢，而且聲名在外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縱有呈子，縣裏也是不准的。』北俠道：『不是這裏告他。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。』翟九成道：『哎呀呀！更不容易了。我這裏到開封府，路途遙遠，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？』北俠道：『這倒不難。我這裏有白銀十兩，相送如何？』翟九成道：『萍水相逢，如何敢受許多銀兩。』北俠道：『這有甚麼要緊呢。只要你拿定主意。若到開封，包管此恨必消。』說罷，從皮兜內摸出兩個銀鏰，遞與翟九成。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，北俠攙起。

只見那邊過來一人，手提馬鞭，道：『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？新陞太守極其清廉，你何不到那裏去告呢？』北俠細看此人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又聽這人道：『你如若要告時，我家東人與衙中相熟，頗頗的可托。你不信，請看那邊樹林下坐的就是他。』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，見一儒士坐在那裏，旁邊有馬一匹。不

看則可，看了時倒抽了口氣，暗暗說：『這不好！他如何這般形景？霸王莊能人極多，儼然識破，那時連性命不保。我又不好勸阻，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。』想罷，即對翟九成道：『既是新陞太守清廉，你就托他東人便了。』說罷，回身往東去了。

你道那儒士與老僕是誰？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。北俠因看見倪繼祖，方想起老僕倪忠來。認明後，他却躲開。倪忠帶了翟九成，見了倪繼祖。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，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。翟九成歡天喜地回家，五更天預備起身赴府告狀。

誰知冤家路兒窄，馬強因錦娘不從，搯在地牢，飲酒之後，又帶了惡奴出來，騎着高頭大馬，迎頭便碰見了翟九成。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，回身就跑。馬強一疊連聲叫『拿』。惡賊抖起威風，追將下去。翟九成上了年紀之人，能跑多遠，早被惡奴揪住，連拉帶扯，來至馬強的馬前。馬強問道：『我把你這老狗！你叫你外孫

女用剪子刺我，我已將他插在地牢，正要着人尋你。見了我，不知請罪，反倒要跑。你也就可惡的很呢！」惡賊原打算拿話威嚇威嚇翟九成，要他陪罪，好叫他勸他外孫女依從之意。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：「你這惡賊，硬搶良家之女，還要與你請罪。我恨不能立時青天報仇雪恨，方遂我心頭之願。」馬強聽了，圓瞪怪眼，一聲聲呵叱：「噯呀！好老狗！你既要青天，必有上告之心。想來必有冤狀。」只聽說了一聲『搜』，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，便露出一張紙來，連忙呈與馬強。惡賊看了一遍，一言不發，暗道：「好利害狀子！這是何人與他寫的？倒要畱神訪查訪查。」吩咐惡奴二名將翟九成送至縣內，立刻嚴追欠債。正然吩咐，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個乘馬之人，後面跟定老僕。惡賊一見心內一動，眉一皺，計上心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

惡姚成識破舊夥計——美絳貞私放新黃堂

且說馬強將翟九成送縣，正要搜尋寫狀之人，只見那邊來了個乘馬的相公，後面跟定老僕。看他等形景有些疑惑，便想出個計較來，將絲繮一抖，迎了上來，雙手拱道：『尊兄請了！可是上天竺進香的麼？』原來乘馬的就是倪繼祖，順着惡賊的口氣答道：『正是。請問足下何人？如何知道學生進香呢？』惡賊道：『小弟姓馬，在前面莊中居住。小弟有個心願，但凡有進香的必要請到莊中待茶，也是一片施捨好善之心。』說着話，目視惡奴。衆家人會意，不管倪繼祖依與不依，便上前

牽住嚼環，拉着就走。倪忠見此光景，知道有些不妥，只得在後面緊緊跟隨。不多時，來至莊前，過了護莊橋，便是莊門。馬強下了馬，也不謙讓，回頭吩咐道：『把他們帶進來。』惡奴答應一聲，把主僕蜂擁而入。倪繼祖暗道：『我正要探訪，不想就遇見他。看他這般權勢，惟恐不懷好意。且進去看個端的怎樣？』

馬強此時坐在招賢館，兩旁羅列坐着許多豪傑光棍。馬強便說：『遇見翟九成搜出一張呈子，寫的甚是利害。我立刻派人將他送縣。正要搜查寫狀之人。可巧來了個斯文秀才公，我想此狀必是他寫的，因此把他誣來。』說罷，將狀子拿出，遞與沈仲元。沈仲元看了道：『果然寫的好。但不知是這秀才不是？』馬強道：『管他是不是，把他吊起拷打就完了。』沈仲元道：『員外不可如此。他既是讀書之人，須要以禮相待，用言語套問他；如若不應，再行拷打不遲，所謂先禮而後兵也。』馬強道：『賢弟所論甚是。』吩咐請那秀士。

此時惡奴等俱在外面候信，聽見說請秀士，連忙對倪繼祖道：『我們員外請你

呢。你見了要小心些。」倪繼祖來至廳房，見中間廊下懸一匾額，寫着招賢館三字，暗暗道：「他是何等樣人，竟敢設立招賢館。可見是不法之徒。」及至進了廳房，見馬強坐在上位，昂不爲禮。兩旁坐着許多人物，看了去俱非善類。却有兩個人站起，執手讓道：「請坐。」倪繼祖也只得執手回答道：「恕坐。」便在下手坐了。

衆人把倪繼祖留神細看，見他面龐豐滿，氣度安詳，身上雖不華美，却也整齊。背後立定一個年老僕人。只聽東邊一人問道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繼祖答道：「姓李名世清。」西邊一人問道：「到此何事？」繼祖答道：「奉母命前往天竺進香。」馬強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俺要不提進香，你如何肯說進香呢？我且問你。既要進香，所有香袋錢糧，爲何不帶呢？」繼祖道：「已先派人挑往天竺去了。故此單帶個老僕，賞玩途中風景。」馬強聽了，似乎有理。忽聽沈仲元在東邊問道：「賞玩風景原是讀書人所爲；至于調詞告狀，豈是讀書人幹得的呢？」倪繼祖道：

『此話從何說起？學生幾時與人調詞告狀來？』又聽智化在西邊問道：『翟九成，足下可認得麼？』倪繼祖道：『學生並不認得姓翟的。』智化道：『既不認得，且請到書房少坐。』便有惡奴帶領主僕出廳房，要上書房。剛剛的下了大廳，只見迎頭來一人，頭戴沿氈大帽，身穿青布箭袖，腰束皮帶，足登薄底靴子，手提着馬鞭，滿臉灰塵。他將倪繼祖略略的瞧了一瞧，却將倪忠狠狠的瞅了又瞅。誰知倪忠見了他，登時面目變色，暗說：『不好！這是冤家來了。』

你道此人是誰？他姓姚名成，原來又不是姚成，却是陶宗。只因與賀豹醉後醒來，不見了楊芳與李氏，以為楊芳拐了李氏去了。過些時，方知楊芳在倪家莊作僕人，改名倪忠，却打聽不出李氏的下落。後來他二人又劫掠一夥客商，被人告到甘泉縣內，追捕甚急。他二人便收什了收什，連夜逃至杭州，花費那無義之財猶如糞土，不多幾時精精光光。二人又幹起舊營生來，劫了些資財。賀豹便娶了個再婚老

婆度日。陶宗却認得病太歲張華，託他在馬強跟前說了，改名姚成。他便趨炎附勢的，不多幾日，把個馬強哄的心花俱開，便把他當作心腹之人，作了主管。因閱朝中邸報，見有奉旨欽派杭州太守，乃是中榜眼用爲編修的倪繼祖，又是當朝首相的門生。馬強心裏就有些不得主意，特派姚成扮作行路之人，前往省城細細打聽明白了回來，好作準備。因此姚成行路模樣回來，偏偏的剛進門，迎頭就撞見倪忠。

且說姚成到了廳上，參拜了馬強，又與衆人見了。馬強便問：『打聽的事體如何？』姚成道：『小人到了省城，細細打聽，果是欽派榜眼倪繼祖作了太守。自到任後，接了許多狀子，皆與員外有些關礙。』馬強聽了，暗暗着慌，道：『既有許多狀子，爲何這些日並沒有傳我到案呢？』姚成道：『只因官府一路風霜，感冒風寒，現今病了，連各官稟見俱各不會。小人原要等個水落石出，誰知再也沒有信息，因此小人就回來了。』馬強道：『這就是了。我說呢，一天可以打兩個來回兒，你如何去了四五天呢？敢則是你等個水落石出。那如何等得呢？你且歇歇兒

去罷。』姚成道：『方纔那個斯文主僕是誰？』馬強道：『那是我遇見誑了來的。』便把翟九成之事說了一遍。『我原疑惑是他寫的呈子。誰知我們大夥盤問了一回，並不是他。』姚成道：『雖不是他，却別放他。』馬強道：『你有甚麼主意？』姚成道：『員外不知，那個僕人我認得，他本名叫做楊芳。只因投在倪家莊作了僕人，改名叫作倪忠。』

沈仲元在旁聽了，忙問道：『他投在倪家莊有多年了？』姚成道：『算來也有二十多年了。』沈仲元道：『不好了！員外你把太守誑了來了。』馬強聽罷此言，只唬得雙睛直瞪，闊口一張。呵呵了半晌，方問道：『賢……賢……賢弟，你如何知……知……知道？』小諸葛道：『姚主管既認明老僕是倪忠，他主人焉有不是倪繼祖的？再者問他姓名，說姓李名世清，這明明自己說我辦理事情要清之意。這還有什麼難解的？』馬強聽了，如夢方覺，毛骨悚然。『這可怎麼好？賢弟你想個主意才好。』沈仲元道：『此事須要員外拿定主意。既已誑來，便難放出，暫將他等

鎖在空房之內。俟夜靜更深，把他請至廳上，大家以禮相求。就說，明知是府尊太守，故意的請府尊大老爺到莊，爲分晰案中情節。他若應了人情，說不得員外破些家私，將他買囑，要張印信甘結，將他榮榮耀耀送到衙署。外人聞知，只道府尊接交員外。不但無人再敢告狀，只怕以後還有些照應呢。他若不應時，說不得只好將他處死，暗暗知會襄陽王舉事便了。』智化在旁聽了，連忙誇道：『好計！好計！』馬強聽了，只好如此，便吩咐將他主僕鎖在空房。

雖然鎖了，他却跼蹐不安，坐立不寧。出了大廳，來至臥室，見了郭氏安人，噙聲嘆氣。原來他的娘子，就是郭槐的姪女。見丈夫愁眉不展，便問：『又有甚麼事了？這等煩惱。』馬強見問，便把已往情由述說一遍。郭氏聽了，道：『益發鬧的好了，竟把欽命的黃堂太守弄在家內來了。我說你結交的全是狗朋狗友，你再不信。我還聽見說，你又搶了個女孩兒來，名叫錦娘，險些兒沒被人家扎一剪子。你把這女子插在地窖裏了。這如今又把個知府縶在家裏，可怎麼樣呢？』口裏雖如此

說，心裏却也着急。馬強又將沈仲元之計說了，郭氏方不言語了。此時天已初鼓，郭氏知丈夫憂心，未進飲食，便吩咐丫鬟擺飯。夫妻二人，對面坐了飲酒。

誰知這些話竟被服侍郭氏心腹丫頭聽了去了。此女名喚絳貞，年方一十九歲，乃舉人朱煥章之女。他父女原籍揚州府儀徵縣人氏。只因朱先生妻亡之後，家業凋零，便帶了女兒上杭州投親。偏偏的投親不遇，就在孤山西冷橋租了幾間茅屋，一半與女兒居住，一半立塾課讀。只因朱先生有端硯一方，愛如至寶。每逢惠風和暢之際，聰明几淨之時，他必親自捧出賞玩一番，習以爲常。不料半年前有一個館童，因先生養贍不起，將他辭出，他却投在馬強家中，無心中將端硯說出。登時的蕭牆禍起，惡賊立刻派人前去拍門，硬要。遇見先生迂闊性情，不但不賣，反倒大罵一場。惡奴等回來，枝兒上添葉兒，激得馬強氣沖牛斗，立刻將先生交前任太守，說他欠銀五百兩並有借券爲證。這太守明知朱先生被屈，而且又是舉人，不能

因賬目加刑。因受了惡賊重賄，只得交付縣內管押。馬強趁此時便到先生家內，不但搜出端硯，並將朱絳貞搶來，意欲收納爲妾。誰知作事不密，被郭氏安人知覺，將陳醋發出，大鬧了一陣，把朱絳貞要去，作爲身邊貼己的丫鬢。馬強無可如何，不知暗暗陪了多少不是，方纔討得安人歡喜。自那日起，馬強見了朱絳貞，慢說交口接談，就是拿正眼瞅他一睺，却也是不敢的。朱絳貞暗暗感激郭氏。他原是聰明不過的女子，便把郭氏哄的猶如母女一般。所有簪環首飾衣服古玩並鎖鑰，全是交他掌管。

今日因爲馬強到了，他便隱在一邊，將此事俱各竊聽去了。暗自思道：『我爹爹遭屈已及半年，何日是個出頭之日。如今我何不悄悄將太守放了，叫他救我爹爹。他焉有不以恩報恩的？』想罷，打了燈籠，一直來到空房門前。可巧竟自無人看守。原來惡奴等以爲是斯文秀士與老僕人，有甚本領，全不放在心上；因此無人看守。也是吉人天相，暗中自有默佑。

朱絳貞見屈戍倒鎖，連忙將燈一點，認了鎖門，向腰間掏出許多鑰匙，揀了個恰恰投簧，鎖已開落。倪太守正與倪忠毫無主意，忽見開門，以為惡奴前來陷害，不由的驚慌失色。忽見進來個女子將燈一照，恰恰與倪太守對面。彼此覷視，各自驚訝。朱絳貞又將倪忠一照，悄悄道：『快隨我來。』一伸手便拉了倪繼祖往外就走。倪忠後面緊緊跟隨。不多時，過了角門，却是花園。往東走了多時，見個隨牆門兒，上面有鎖，並有橫門。朱絳貞放下燈籠，用鑰匙開鎖。誰知鑰匙投進去，鎖尚未開，鑰匙再也拔不出來。倪太守在旁着急，叫倪忠尋了一塊石頭，猛然一砸，方纔開了。忙忙去門開門。朱絳貞方說道：『你們就此逃了去罷。奴有一言奉問：你們到底是進香的？還是真正太守呢？如若果是太守，奴有冤枉。』

好一個聰明女子！他不早問，到了此時方問，全是一片靈機。何以見得？若在空房之中問時，他主僕必以為惡賊用軟局套問來了，焉肯說出實話呢？再者，朱絳

貞他又惟恐不能救出太守。幸喜一路奔至花園並未遇人，暗暗念佛。及至將門放開，這已救人徹了，他方纔問此句。你道是聰明不聰明？是靈機不是？

倪太守到了此時，不得不說了，忙忙答道：『小生便是新任的太守倪繼祖。姐姐有何冤枉？快些說來。』朱絳貞連忙跪倒，口稱：『大老爺在上，賤妾朱絳貞叩頭。』倪繼祖連忙還禮，道：『姐姐不要多禮。快說冤枉。』朱絳貞道：『我爹爹名喚朱煥章，被惡賊悞賴，欠他紋銀五百兩，現在本縣看押，已然半載。將奴家搶來。幸而馬強懼內，奴家現在隨他的妻子郭氏，所以未遭他手。求大老爺到衙後，務必搭救我爹爹要緊。別不多言，你等快些去罷！』倪忠道：『姑娘放心。我主僕俱各記下了。』朱絳貞道：『你們出了此門直往西北，便是大路。』主僕二人纔待舉步。朱絳貞又喚道：『轉來，轉來。』

不知有何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三回

第七十四回

淫方貂悞救朱烈女——貪賀豹狹逢紫髯伯

且說倪繼祖又聽朱烈女喚轉來，連忙說道：『姐姐還有甚麼吩咐？』朱絳貞道：『一時忙亂，忘了一事。奴有一個信物，是自幼佩帶不離身的。儻若救出我爹爹之時，就將此物交付我爹爹，如同見女兒一般。就說奴誓以貞潔自守，雖死不辱，千萬叫我爹爹不必掛念。』說罷，遞與倪繼祖。又道：『大老爺務要珍重。』倪繼祖接來，就着燈籠一看，不由的失聲道：『噯喲！這蓮花……』剛說至此，只見倪忠忙跑回來道：『快些走罷！』將手往胳膊窩裏一夾，拉着就走。倪繼祖回頭

看來，後門已關，燈光已遠。

且說朱絳貞從花園回來，芳心亂跳。猛然想起，暗暗道：『一不作，二不休。趁此時，我何不到地牢將錦娘也救了，豈不妙哉？』連忙到了地牢。惡賊因這是個女子，不用人看守。朱小姐也是佩了鑰匙，開了牢門，便問錦娘有投靠之處沒有。錦娘道：『我有一姑母離此不遠。』朱絳貞道：『我如今將你放了，你可認得麼？』錦娘道：『我外祖時常帶我往來，奴是認得的。』朱絳貞道：『既如此，你隨我來。』兩個人仍然來至花園後門。錦娘感恩不盡，也就逃命去了。

朱小姐回來靜靜一想，暗說：『不好！我這事鬧的不小。』又轉想：『自己服侍郭氏，他雖然嫉妒，也是水性楊花。儻若他被惡賊哄轉，要討丈夫歡喜，那時我難保不受污辱。哎！人生百歲，終須一死。何況我爹爹冤枉已有太守搭救，心願已完。莫若自盡了，省得耽驚受怕。但死於何地纔好呢？——有了！我索性縊死在地

牢。他們以爲是錦娘懸梁，及至細瞧却曉得是我。也叫他們知道是我放的錦娘，由錦娘又可以知道那主僕也是我放的。我這一死，也就有了名了。』主意已定，來到地牢之中，將絹巾解下，拴好套兒，一伸脖頸，覺的香魂縹緲，悠悠蕩蕩，落在一人身上。漸漸甦醒，耳內只聽說道：『似你這樣毛賊，也敢打悶棍，豈不令人可笑。』

這話說的是誰？朱絳貞如何又在他身上？到底是上了吊了？不知是死了沒死？說的好不明白，其中必有緣故，待我慢慢敘明。

朱絳貞原是自縊來着。只因馬強白晝間在招賢館將錦娘搶來，衆目所觀，早就引動了一人，暗自想道：『看此女美貌非常，惜乎便宜了老馬。不然時，我若得此女，一生快樂，豈不勝似神仙？』後來見錦娘要刺馬強，馬強一怒，將他搯在地牢。却又暗暗歡喜道：『活該這是我的姻緣。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』

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賽方朔方貂。這個人且不問他出身行爲，只他這個綽號兒，便知是個不通的了。他不知聽誰說過東方朔偷桃，是個神賊。他便起了綽號叫賽方朔。他又何嘗知道複姓東方名朔呢。如果知道，他必將「東」字添上，叫「賽東方朔」。不但念着不受聽，而且拗口；莫若是賽方朔罷，管他通不通，不過是賊罷了。

這方貂因到二更之半，不見馬強出來，他便悄悄離了招賢館，暗暗到了地牢。黑影中正碰在弔死鬼身上，暗說：『不好。』也不管是錦娘不是。他却右手攬定，聽了聽喉間尙然作響，忙用左手順着身體摸至項下，把巾帕解開，輕輕放在牀上。他却在對面將左手拉住右手，右手拉住左手，往上一揚，把頭一低，自己一翻身，便把女子兩肱膊搭在肩頭上；然後一長身，回手把兩腿一攏往上一顛，把女子背負

起來。邁開大步，往後就走。誰知他也是奔花園後門，皆因素來瞧在眼裏的。及至來到門前，却是雙扇虛掩，暗暗道：『此門如何會開了呢？不要管他，且自走路要緊。』一氣走了三四里之遙，剛然背至夾溝，不想遇見個打悶棍的，只道他背着包袱行李，冷不防就是一棍。方貂早已留神，見棍臨近，一側身把手一揚，奪住悶棍往懷裏一帶，又往外一聳。只見那打悶棍的將手一撒，咕咚一聲栽倒在地，爬起來就跑。因此方貂說道：『似你這毛賊，也來打悶棍，豈不令人可笑。』可巧朱絳貞就在此甦醒，聽見此話。

誰知那毛賊正然跑時，只見迎面來了一條大漢攔住，問道：『你是作甚麼的？快講！』真是賊起飛智，他就連忙跪倒，道：『爺爺救命呵！後面有個打悶棍的，搶了小人的包袱去了。』原來此人却是北俠，一聞此言，便問道：『賊在那裏？』賊說：『賊在後面。』北俠回手抽出七寶鋼刀，迎將上來。

這裏方貂背着朱絳貞往前，正然走着，迎面來了個高大漢子，口中吆喝着：

『快將包袱留下！』方貂以爲是方纔那賊的夥計，便在樹下將身體一蹲，往後一仰，將朱絳貞放下，就舉那賊的悶棍打來。北俠將刀只用一磕，棍已削去半截。方貂道：『好傢伙！』撒了那半截木棍，回手卽抽出樸刀，斜刺裏砍來。北俠一順手，只聽噲的一聲，樸刀分爲兩段。方貂「哎呀」一聲，不敢戀戰，回身逃命去了。北俠也不追趕。

誰知這賊在旁邊看熱鬧兒，見北俠把那賊戰跑了。他早已看見樹下黑黢黢一堆，他以爲是包袱，便道：『多虧爺爺搭救。幸喜他包袱擱在樹下。』北俠道：『既如此，隨我來。你就拿去。』那賊滿心歡喜，剛剛走至跟前。不防包袱活了，連北俠唬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』只聽道：『奴家是遇難之人，被歹人背至此處。不想遇見此人，他也是個打悶棍的。』北俠聽了，一伸手將賊人抓住，道：『好賊！你竟敢哄我不成？』賊人央告道：『小人實實出於無奈。家中現有八旬老母。求爺爺饒命。』北俠道：『這女子從何而來？快說！』賊人道：『小

人不知。你老問他。」

北俠揪着賊人問女子道：『你因何遇難？』朱絳貞將已往情由述了一遍。『原是自己上弔，不知如何被那人背出。如今無路可投，求老爺搭救搭救。』北俠聽了，心中爲難，如何帶着女子黑夜而行呢？猛然省道：『有了！何不如此如此。』回頭對賊人道：『你果有老母麼？』賊人道：『小人再不敢撒謊。』北俠道：『你家住在那裏？』賊人道：『離此不遠，不過二里之遙，有一小村，北上坡就是。』北俠道：『我對你說。我放了你，你要依我一件事。』賊人道：『任憑爺爺吩咐。』北俠道：『你將此女背到你家中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』賊人聽了，便不言語。北俠道：『你怎麼不願意？』將手一攏勁。賊人「哎呀」。『我願意，我願意。我背，我背。』北俠道：『將他好好背起，不許回手。背的好了，我還要賞你。如若不好生背時，難道你這頭顱比方纔那人撲刀還結實麼？』賊人道：『爺爺放心。我管保背的好好的。』便背起來。北俠緊緊跟隨，竟奔賊人家中而來。一時來在高坡之上，

向前叩門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太守被倪忠夾了胳膊，拉了就走。太守回頭看時，門已關閉，燈光已遠，只得沒命的奔馳。一個懦弱書生，一個年老蒼頭，又是黑夜之間，瞧的是忙，腳底下邁步却不能大。剛走一二里地，倪太守道：『容我歇息歇息。』倪忠道：『老奴也發了喘了。與其歇息，莫若款款而行。』倪太守道：『老人家說的真是。只是這蓮花從何而來？爲何到了這女子手內？』倪忠道：『老爺說甚麼蓮花？』倪太守道：『方纔那救命姐姐說，他父親有冤枉，恐不憑信。他給了我這一枝白玉蓮花，作爲信物。彼時就着燈光一看，合我那枝一樣顏色一樣光潤。我纔待要問，就被你夾着胳膊跑了。我心中好生納悶。』倪忠道：『這也沒有甚麼可悶的。物件相同的頗多，且自收好了，再作理會。只是這位小姐搭救我主僕，此乃莫大之恩。而且老奴在燈下看這小姐，生得十分端莊美貌。老爺哎！爲人總要知恩報恩。莫要因門

楣，辜負了他這番好意。』倪太守聽了此話，嘆道：『嗟！你我性命尚且顧不來，還說甚麼門楣不門楣，報恩不報恩呢。』

誰知他主僕絮絮叨叨，奔奔波波，慌不擇路，原是往西北，却忙忙悞走了正西。忽聽後面人馬聲嘶，猛回頭見一片火光燎亮。倪忠着急道：『不好了！有人追了來了。老爺且自逃生，待老奴迎上前去，以死相拚便了。』說罷，他也不顧太守，一直往東，竟奔火光而來。剛剛的迎了有半里之遙，見火光往西北去了。原來這火光走的是正路，可見他主僕方纔走的岔了。

倪忠喘息了喘息，道：『敢則不是追我們的。』（何嘗不是追你們的。若是走大路，也追上了。）他定了定神，仍然往西，來尋太守。又不好明明呼喚，他也會想法子，口呼『同人！同人！同人在那裏？同人在那裏？』只見迎面來了一人，答道：『那個喚同人？』却也是個老者聲音。倪忠來至切近，道：『我因有個同行之人失散，故此呼喚。』那老者道：『既是同人失散，待我幫你呼喚。』於是也就

「同人」「同人」呼喚多時，並無人影。倪忠道：「請問老丈，是往何方去的？」那老者歎道：「噫！只因我老伴兒有個姪女被人陷害，是我前去探聽並無消息，因此回來晚了。又聽人說前面有夾溝子，有打悶棍的，這怎麼處呢？」倪忠道：「我與同人也是受了顛險的，偏偏的到此失散。如今我這兩腿酸疼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如何是好？我還沒問老丈貴姓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王名鳳山。動問老兄貴姓。」倪忠道：「我姓李。僭們找個地方，歇息歇息方好。」鳳山道：「你看那邊有個燈光，咱們且到那裏。」

二人來至高坡之上，向前叩門。只聽裏面有婦人問道：「甚麼人叩門？」外面答道：「我們是遇見打悶棍的了，望乞方便方便。」裏頭答道：「等一等。」不多時門已開放，却是一個婦人，將二人讓進，仍然把門閉好。來至屋中，却是三間草屋，兩明一暗。將二人讓至牀上坐了。倪忠道：「有熱水討盃吃。」婦人道：「水却沒有，倒有村醪酒。」王鳳山道：「有酒更妙了。求大嫂溫的熱熱的，我們全是受

了驚恐的了。』不一時，婦人煖了酒來，拿兩個茶碗斟上。二人端起就喝。每人三口兩氣，就是一碗。還要喝時，只見王鳳山說：『不好了！我爲何天旋地轉？』倪忠說：『我也有些頭迷眼昏。』說話時，二人栽倒牀上，口內流涎。婦人笑道：『老娘也是服侍你們的！這等受用，還叫老娘溫的熱熱的。你們下牀去罷，讓老娘歇息歇息。』說罷，拉拉拽拽，拉下牀來。他便坐在牀上，暗想道：『好天殺忘八！看他回來如何見我？』他這樣害人的婦人，比那救人的女子真有天淵之別。

婦人正自暗想，忽聽外面叫道：『快開門來！快開門來！』婦人在屋內答道：『你將就着，等等兒罷。來了就是這時候。要忙，早些兒來呀。不要臉的忘八！』北俠在外聽了，問道：『這是你母親麼？』賊人道：『不是。不是。這是小人的女人。』忽又聽婦人來至院內，埋怨道：『這是你出去打槓子呢！好麼，把行路的趕到家裏來。若不虧老娘用藥將他二人迷倒，孩兒呀，明日打不了的官司呢。』北俠外面聽了有氣，道：『明是他母親，怎麼說是他女人呢？』賊人聽了着急，恨道：

『快開開門罷！爺爺來了。』

北俠已聽見藥倒二人，就知道這婦人也是個不良之輩。開開門時，婦人將燈一照，只見丈夫背了個女子。婦人大怒道：『好吓！你敢則鬧這個兒呢。還說爺爺來了。』剛說至此，忽然瞧見北俠身量高大，手內拿着明晃晃的鋼刀，便不敢言語了。北俠進了門，順手將門關好，叫婦人前面引路。婦人戰戰兢兢引至屋內，早見地下躺着二人。北俠叫賊人將朱絳貞放在牀上。只見賊夫賊婦俱各跪下，說道：『只求爺爺開一線之路，饒我二人性命。』北俠道：『我且問你，此二人何藥迷倒？』婦人道：『有解法。只用涼水灌下，立刻甦醒。』北俠道：『既如此，涼水在那裏？』賊人道：『那邊罈子裏就是。』北俠伸手拿過碗來，啜了一碗，遞與賊人道：『快將他二人救醒。』賊人接過去灌了。

北俠見他夫婦俱不是善類，已定了主意，道：『這蒙漢酒只可迷倒他二人，若是我喝了決不能迷倒。不信，你等就對一碗來試試看，如何？』婦人聽了，先自歡

喜，連忙取出酒與藥來，加料的合了一碗，溫了個熱。北俠對賊婦說道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你等既可藥人，自己也當嚐嚐。』賊人聽了，慌張道：『別人吃了，用涼水解。我們吃了，誰給涼水呢？』北俠道：『不妨事，有我呢。縱然不用涼水，難道藥性走了，便不能甦醒麼？』賊人道：『雖則甦醒，是遲的。須等藥性發散盡了，總不如涼水醒得快。』

正說間，只見地下二人甦醒過來。一個道：『李兄，喝得一碗酒就醉了。』一個道：『王兄，這酒別有些不妥當罷？』說罷，俱各坐起來揉眼。北俠一眼望去，忙問道：『你不是倪忠麼？』倪忠道：『我正是倪忠。』一回頭看見了賊人，忙問道：『你不是賀豹麼？』賊人道：『我正是賀豹。楊夥計，你因何至此？』王鳳山便問倪忠道：『李兄，你到底姓甚麼？如何又姓楊呢？』北俠聽了，且不追問，立刻催逼他夫婦將藥酒喝了。二人登時迷倒在地。方問倪忠：『太守那裏去了？』倪忠就把詎到霸王莊，被陶宗識破，多虧一個被搶的女子名喚朱絳貞這位小姐搭救我

主僕逃生；不想見了火光，只道是有人追來，却又失散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北俠尙未
 答言，只聽牀上的朱絳貞說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奴是枉用了心機了。』倪忠聽此話，
 往牀上一看，道：『噯喲！小姐如何也到這裏？』朱絳貞便把地牢又釋放了錦娘，
 自己自縊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王鳳山道：『這錦娘可是翟九成的外孫女麼？』倪忠
 道：『正是。』王鳳山道：『這錦娘就是小老兒的姪女兒。小老兒方纔說打聽遇難
 之女，正是錦娘。不料已被這位小姐搭救。此恩此德，何以報答！』北俠在旁聽明
 此事，便道：『爲今之計，太守要緊。事不宜遲，我還要上霸王莊去呢。等候天
 明，務必僱一乘小轎，將朱小姐就送在王老丈家中。倪主管，你須要安置妥協了，
 急刻趕到本府。那時自有太守的下落。』倪忠與王鳳山一一答應。

北俠又將賀豹夫婦提至裏間屋內。惟恐他們甦醒過來，他二人又要難爲倪忠
 等。那邊有現成的繩子，將他二人捆綁了結實。倪忠等更覺放心。北俠臨別，又諄
 諄囑咐了一番，竟奔了霸王莊而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 俠 五 義 第七十四回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四回

第七十五回

倪太守途中重遇難——黑妖狐牢內暗殺奸

且說北俠與倪忠等分別之後，竟奔霸王莊而來。

更表前文。倪太守因見火光，倪忠情願以死相拚，已然迎將上去，自己只得找路逃生。誰知黑暗之中，見有白亮亮一條蚰蜒小路兒，他便順路行去。出了小路，却正是大路。見道傍地中有一窩棚，內有燈光。他却慌忙奔至跟前，意欲借宿。誰知看窩棚之人不敢存留，道：『我們是有家主，天天要來稽查的。似你蚤夜至此，知道是甚麼人呢？你且歇息歇息，另投別處去罷。省得叫我們跟着擔不是。』倪太

守無可如何，只得出了窩棚，另尋去處。剛剛纔走了幾步，只見那邊一片火光，有許多人直奔前來。倪太守心中一急，不分高低，却被道埂絆倒，再也扎掙不起來了。此時火光業已臨近，原來正爲馬強。

只因惡賊等到三鼓之時，從內出來到了招賢館，意欲請太守過來。只見惡奴慌張張走來報道：『空房之中門已開了，那主僕二人竟自不知何處去了。』馬強聞聽，這一驚不小。獨有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暗暗歡喜，却又納悶，竟不知何人所爲，竟將他二人就放走了。馬強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其中就有些光棍各逞能爲，說道：『大約他主僕二人也逃走不遠，莫若大家騎馬分頭去趕。趕上拿回，再作道理。』馬強聽了，立刻吩咐備馬，一面打着燈籠火把，從家內搜查一番。却見花園後門已開，方知道由內逃走。連忙帶了惡奴光棍等，打着燈籠火把，乘馬追趕，竟奔西北大路去了。追了多時，不見踪影，只得勒馬回來。不想在道傍土坡之上，有人躺臥。連忙用燈籠一照。惡奴道：『有了！有了！在這裏

呢。』伸手輕輕慢慢提在馬強的馬前。馬強問道：『你如何竟敢開了花園後門，私自逃脫了？』倪太守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『若說出朱絳貞來，豈不又害了難女，恩將仇報麼？』只得厲聲答道：『你問我如何脫逃麼？皆因是你家娘子憐我，放了我的。』惡賊聽了，不由的暗暗切齒，罵道：『好個無知賤人！險些兒悞了大事。』吩咐帶到莊上去。衆惡奴擁護而行。

不多時，到了莊中，即將太守搭在地牢。吩咐衆惡奴：『你們好好看着，不可再有失悞。不是當耍的。』且不到招賢館去，氣忿忿的一直來到後面，見了郭氏，暴躁如雷的道：『好吓！你這賤人，不管事輕重，竟敢擅放太守！是何道理？』只見郭氏坐在林上，肘打磕膝，手內拿着耳挖剔着牙兒，連理也不理。半晌，方問道：『甚麼太守？你合我嚷。』馬強道：『就是那斯文秀士與那老蒼頭。』郭氏啐道：『瞎扯臊！滿嘴裏噴屁！方纔不是我合你一同吃飯麼，誰又動了一動兒？你見我離了這個窩兒了麼？』馬強聽了，猛然省道：『是呀。自初鼓吃飯直到三更，他

何嘗出去了。』只得回噴作喜，道：『是我錯怪了你了。』回身就走。郭氏道：『你回來。你就這胡吹亂嚷的鬧了一陣就走吓，還說點子甚麼？』馬強笑道：『是我暴躁了。等我們商量妥了，回來再給你陪不是。』郭氏道：『你不用合我鬧米湯。我且問你，你方纔說放了太守，難道他們跑了麼？』馬強拍手道：『何嘗不是呢。是我們騎馬四下追尋，好容易，單單的把太守拿回來了。』郭氏聽了冷笑，道：『好嗎！哥哥兒，你隄防着官司罷。』馬強問道：『甚麼官司？』郭氏道：『你要拿，就該把主僕同拿回來呀。你爲甚麼把蒼頭放跑了？他這一去不是上告，就是調兵。那些巡檢守備千把總，聽說太守被咱們拿了來，他們不合咱們要人呀？這個亂子纔不小呢。』馬強聽了，急的搓搓手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我須合他們商量去。』說罷，竟奔招賢館去了。

郭氏這裏叫朱絳貞拿東西，竟不見了朱絳貞，連所有箱櫃上鑰匙都不見了。方知是朱絳貞把太守放走。他還不知連錦娘都放了。

且說馬強到了招賢館，便將郭氏話對衆說了。沈仲元聽了並不答言。智化佯爲不理，彷彿驚呆了的樣子。只聽衆光棍道：『兵來將擋。事到頭來說不得了。莫若將太守殺之以滅其口。明日縱有兵來，只說並無此事，只要牙關咬的緊緊的毫不應承，也是沒有法兒的。太守怎的員外？你老要把這場官司滾出來，那纔是一條英雄好漢！卽不然，還有我等衆人，齊心努力，將你老救出來。咱們一同上襄陽舉事，豈不妙哉？』馬強聽了，登時豪氣沖空，威風凜凜，立刻喚馬勇付與鋼刀一把，前到地牢將太守殺死，把尸骸擗於後園井內。黑妖狐聽了，道：『我幫着馬勇前去。』馬強道：『賢弟若去更好。』

二人離了招賢館，來至地牢。智化見有人看守，對着衆惡奴道：『你們只管歇息去罷。我們奉員外之命來此看守。再有失閃，有我二人一面承管。』衆人聽了，樂得歇息，一閃而散。馬勇道：『智爺爲何叫他們散了？』智化道：『殺太守這是

機密事，如何叫衆人知得的呢？」馬勇道：「倒是你老想的到。」進了地牢，智化在前，馬勇在後。智化回身道：「刀來。」馬勇將刀遞過。智化接刀，一順手先將馬勇殺了。回頭對倪太守道：「略等一等，我來救你。」說罷，提了馬勇尸首，來至後園，擗入井內。急忙忙轉到地牢一看。罷咧！太守不見了。

智化這一急非小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是了。這是沈仲元見我隨了馬勇前來，暗暗猜破，他必救出太守去了。」後又一轉想道：「不好。人心難測，焉知他不又獻功去了？且去看個端的。」即躍身上房，猶如猿猴一般，輕巧非常，來至招賢館房上，偷偷兒看了，並無動靜，而且沈仲元正與馬強說話呢。黑妖狐道：「這太守往那裏去了？且去莊外看看。」抽身離了招賢館。躡身越牆來至莊外，留神細看。却見有一個影兒，奔入樹林中去了。智化一伏身追入樹林之中，只聽有人叫道：「智賢弟：劣兄在此。」黑妖狐仔細一看，歡喜道：「原來是歐陽兄麼？」北俠道：「正是。」黑妖狐道：「好了。有了幫手了。太守在那裏？」北俠道：「那樹本之

下就是。』智化見了。三人計議，於明日二更拿馬強，叫智化作爲內應。倪太守道：『多承二位義士搭救。只是學生昨日起直至五更，晝夜辛勤，實實的骨軟筋酥，而且不知道路，這可怎麼好？』

正說時，只聽得嗒嗒馬蹄聲響，來至林前，躡下一個人來，悄悄說道：『師父，弟子將太守馬盜得來在此。』智化聽了，是艾虎的聲音，說道：『你來的正好。快將馬拉過來。』北俠問道：『這小孩子是何人？如何有此本領？』智化道：『是小弟的徒弟，膽量頗好。過來見過歐陽伯父。』艾虎唱了一個喏。北俠道：『你師徒急速回去，省得別人犯疑。我將太守送至衙署便了。』說罷，執手分別。

智化與小爺艾虎回莊。便問艾虎道：『你如何盜了馬來？』艾虎道：『我因暗地裏跟你老到地牢前，見你老把馬勇殺了，就知要救太守。弟子惟恐太守膽怯力軟，逃脫不了，故此偷偷的備了馬來。原打算在樹林等候，不想太守與師父來的這

般快。』智化道：『你還不知道呢。太守還是你歐陽伯父救的呢。』艾虎道：『這歐陽伯父，不是師父常提的紫髯伯呀？』智化道：『正是。』艾虎跌足道：『可惜黑暗之中，未能瞧見他老的模樣兒。』智化悄悄道：『你別忙。明日晚二更，他還來呢。』艾虎聽了，心下明白，也不往下追問。說話間，已到莊前。智化道：『白尋門路，不要同行。』艾虎道：『我還打那邊進去。』說罷，聽的一聲，上了高牆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智化暗暗歡喜，也就越牆來至地牢，從新往招賢館而來，說馬勇送尸骸往後花園井內去了。

且說北俠護送倪太守，在路上已將朱絳貞倪忠遇見了的話說了一遍。一個馬上，一個步下，走個均平。看看天亮，已離府衙不遠。北俠道：『大老爺前面就是貴衙了。我不便前去。』倪繼祖連忙下馬，道：『多承恩公搭救。爲何不到敝衙，略申酬謝？』北俠道：『我若隨到衙門，恐生別議。大老爺只想着派人，切莫誤了』

大事。』倪太守道：『定於何地相會？』北俠道：『離霸王莊南二里有個瘟神廟，我在那裏專等。至遲，掌燈總要會齊。』倪太守緊記在心。北俠轉身，就不見了。太守復又扳鞍上馬，迤邐行來，已至衙前。門上等連忙接了馬匹，引至書房。有書房小童余慶參見。倪太守問：『倪忠來了不曾？』余慶稟道：『尙未回來。』伺候太守淨面更衣吃茶時，余慶請示老爺，在那裏擺飯。太守道：『飯略等等。候倪忠回來再吃。』余慶道：『老爺先用些點心，喝點湯兒罷。』倪太守點了點頭。余慶去不多時，捧了大紅漆盒，擺上小菜，極熱的點心，美味的羹湯。太守吃畢，在書房歇息盼望倪忠，見他不回來，心內有些焦燥。

好容易到了午刻，倪忠方纔回來，已知主人先自到署，心中歡喜。及至見面時，雖則別離不久，然而皆從難中脫逃出來，未免彼此傷心，各訴失散之後的情由。倪忠便說：『送朱絳貞到王鳳山家中，誰知錦娘先已到他姑母那裏。娘兒兩個見了朱絳貞，千恩萬謝，就叫朱小姐與錦娘同居一室。王老者有個兒子極其儒雅，

那老兒恐他在家不便，却打發他上縣，一來與翟九成送信，二來就叫他在那裏照應。老奴見諸事安置停當，方纔回來。偏偏僱的騾兒又慢，要早到是再不能的；所以來遲，叫老爺懸心。」太守又將與北俠定於今晚捉拿馬強的話也說了。倪忠快樂非常。

此時余慶也不等吩咐，便傳了飯來，安放停當。太守就叫倪忠同桌兒吃飯畢。然後倪忠出來問：「今日該值頭目是誰？」上來二人答道：「差役王愷張雄。」倪忠道：「隨我來。老爺有話分派。」倪忠帶領二人來至書房。差役跪倒報名。太守吩咐道：「特派你二人帶領二十名捕快，暗藏利刃，不准同行，陸續散走，全在霸王莊南二里之遙，有個瘟神廟那裏聚齊。只等掌燈時，有個碧睛紫鬚的大漢來時，你等須要聽他調遣。如有敢違背者，回來我必重責。此係機密之事不可聲張，儻有洩露惟你二人是問。」王愷張雄領命出來，挑選精壯捕快二十名，悄悄的預備了。

且說馬強雖則一時聽了衆光棍之言，把太守殺害，却不見馬勇回來，暗想道：『他必是殺了太守，心中害怕逃走了，或者失了脚也掉在井裏了。』胡思亂想，總覺不安。惟恐官兵前來捉捕要人，這個亂子實在鬧的不小。未免短嘆長吁，提心弔膽。無奈叫家人備了酒席，在招賢館大家聚飲。

衆光棍見馬強無精打彩的，知道爲着此事，便把那作光棍闖世路的話頭各各提起：甚麼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」咧；又是甚麼「敢作敢當，纔是英雄好漢」咧；又是甚麼「砍了腦袋去，不過碗大疤瘡」咧；又是甚麼「不受苦中苦，焉能爲人上人」咧——但是受了刑咬牙不招，方算好的，稱的起人上人。說的馬強漏了氣的乾尿泡似的，那麼一臟一臟的，却長不起腔兒來。

正說着，只見惡奴前來道：『回員外。……』馬強打了個冷戰。『怎麼，官兵來了？』惡奴道：『不是。南莊頭兒交糧來了。』馬強聽了，將眼一瞪，道：『收了就是了。這也值的大驚小怪！』復又喝酒。『偏偏的今兒事情多。』正在講交情，

論過節，猛抬頭見一個惡奴在那邊站着，嘴兒一拱一拱的，意思要說話。馬強道：『你不用說，可是官兵到了不是？』那家人道：『不是。小人纔到東莊取銀子回來了。』馬強道：『噫！好煩吓！交到賬房裏去就結了。這也犯的上擠眉弄眼的。這一天似此光景不一而足。』

不知到底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割帳縱北俠擒惡霸——對蓮瓣太守定良緣

且說馬強擔了一天驚怕，到了晚間，見毫無動靜，心裏稍覺寬慰，對衆人說道：『今日白等了一天，并沒見有個人來。別是那老蒼頭也死了罷？』衆光棍道：『員外說的是。一個老頭子有多大氣脈，連唬帶累，准死無疑。你老可放心罷。』衆人只顧奉承惡賊歡喜，也不想朝廷家平空的丟了一個太守，也就不聞不問，焉有是理。其中獨有兩個人明白：一個是黑妖狐智化，心內早知就裏，却不言語；一個是小諸葛沈仲元，瞧着事情不妥，說肚腹不調，在一邊躲了。剩下些渾蟲糊塗糴

子渾吃渾喝，不說理，順着馬強的竿兒往上爬，一味的抱粗腿，說的惡賊一天愁悶都拋于九霄雲外，端起大盃來，哈哈大笑。左一巡，右一盞，不覺醺醺，便起身往後邊去了。見了郭氏，未免訕訕的沒說強說，沒笑強笑，哄的郭氏臉上不下來，只得也說些安慰的話兒，又提撥着叫他寄信與叔父馬朝賢暗裏照應。馬強更覺歡喜，喝茶談話。不多時已交二鼓，馬強將大衫脫去，郭氏也把簪環卸了，脫去裙衫。二人剛要進帳安歇，忽見軟簾唿的一響，進來一人，光閃閃碧睛暴露，冷森森寶刀生輝。惡賊一見骨軟筋酥，雙膝跪倒，口中哀求：『爺爺饒命！』北俠道：『不許高聲。』惡賊便不敢言語。北俠將帳子上絲縑割下來，將他夫婦捆了，用衣襟塞口。回身出了臥室，來至花園，將雙手「拍」「拍」「拍」一陣亂拍。見王愷張雄帶了捕快俱各出來。

他等衆人皆是在廬神廟會齊，見了北俠。北俠引着王愷張雄，認了花園後門，叫他們一更之後俱在花園藏躲，聽拍掌爲號。一個個雄糾糾，氣昂昂，跟了北俠來

至臥室。北俠吩咐道：『你等好生看守囚犯。待我退了衆賊，咱們方好走路。』說話間，只聽前面一片人聲鼎沸。原來有個丫鬢從牕下經過，見屋內毫無聲響，撕破牕紙一看，見馬強郭氏俱各捆綁在地，只唬的膽裂魂飛，忙忙的告訴了衆丫鬢。方叫主管姚成到招賢館請衆寇。神手大聖鄧車，病太歲張華聽了，帶領衆光棍，各持兵刃，打着亮子，跟隨姚成往後面而來。

此時北俠在儀門那裏持定寶刀，專等退賊。衆人見了，誰也不敢向前。這個說：『好大身量！』那個說：『瞧那刀有多亮，必是鋒鏘兒快。』這個叫：『賢弟，我一個兒不是他的對手。你幫幫哥哥一把兒。』那個喚：『仁兄，你在前面虛招架，我繞到後面給他個冷不防。』鄧車道：『你等不要如此，待我來。』伸手向彈囊中掏出彈子，扣上絃，拽開鐵靶弓。北俠早已看見，把刀扁着。只見發一彈來，北俠用刀往回裏一磕。只聽噹哪一聲，那邊衆賊之中有個就哎喲了一聲道：

『打了我了！』鄧車連發，北俠連磕。此次非鄧家堡可比，那是黑暗之中，這是燈光之下，北俠看的尤其真切。左一刀，右一刀，磕的彈子就猶如打毆的一般，也有打在衆賊身上的，也有磕丟了的。

病太歲張華以爲北俠一人可以欺負，他從傍邊溜湫過去，嗖的就是一刀。北俠早已隄防，見刀臨近，用刀往對面一削，噌的一聲，張華的刀飛起去半截。可巧落在一個賊人頭上，外號兒叫做鐵頭渾子徐勇。這一下子把小子戳了一個窟窿。衆賊見了，亂嚷道：『了不得了！祭起風刀來了。這可不是頑的呀！我可了不了！不是他的個兒，趁早兒躲開罷，別叫他做了活。』七言八語，只顧亂嚷，誰肯上前。閔的一聲，俱各跑回招賢館，就門牕戶壁關了個結實，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。要咳嗽，俱用袖子握着嘴，嗓子裏斃着。不敢點燈，全在黑影兒裏坐着。

此時黑妖狐智化已叫艾虎將行李收拾妥當了，師徒兩個暗地裏瞭高。瞧到熱鬧之處，不由暗暗叫好。艾虎見北俠用寶刀磕那彈子，迅速之極，只樂得他抓耳撓

腮，暗暗誇道：『好本事！好目力！』後來見寶刀削了張華的利刃，又樂的他手舞腳踏，險些兒沒從房上掉下來。多虧智化將他揪住了。見衆人一闕而散，他師徒方從房上躍下，與北俠見了，問馬強如何。北俠道：『已將他夫妻拿獲。』智爺道：『郭氏無甚大罪，可以免其到府，單拿惡賊去就是了。』北俠道：『吾弟所論甚是。』卽吩咐王愷張雄等單將馬強押解到府。智化又找着姚成叫他備快馬一匹，與員外乘坐。姚成不敢違拗，急忙備來。艾虎背上行李，跟定智化歐陽春一同出莊，彷彿護送員外一般。

此時天已五鼓，離府尚有二十五六里之遙。北俠見艾虎甚是伶俐，且少年一團英氣，一路上與他說話，他又乖滑的很，把個北俠愛了個使不得。而且艾虎說他無父無母孤苦之極，幸虧拜了師父，蒙他老人家疼愛，方習學了些武藝，這也是小孩的造化。北俠聽了此話，更覺可憐他。回頭便對智爺道：『令徒很好，劣兄甚是愛惜。我意欲將他認爲義子螟蛉，賢弟以爲何如？』智化尚未答言。只見艾虎撲翻

身拜倒道：『艾虎原有此意。如今伯父既有此心，這更是孩兒的造化了。爹爹就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』說罷，連連叩首在地。北俠道：『就是認爲父子，也不是這等草率的。』艾虎道：『甚麼草率不草率，只要心真義真，比那虛文套禮強多了。』說的北俠智爺二人都樂了。艾虎爬起來，快樂非常。智化道：『只顧你磕頭認父，如今被他們落遠了，快些趕上要緊。』艾虎道：『這值甚麼呢。只見他一伏身，「噢」「噢」「噢」「噢」，登時不見了。北俠智化又是歡喜，又是讚美，二人也就往前趨步。

看看天色將曉，馬強背剪在馬上，塞着口，又不能言語。心中暗暗打算所做之事，俱是犯款的情由，說不得只好捨去性命，咬定牙根，全給他不應，那時也不能把我怎樣。急的眼似鑾鈴，左觀右看。就見智化跟隨在後，還有艾虎隨來，肩頭背定包裹。馬強心內嘆道：『招賢館許多賓朋，如今事到臨頭，一個個畏首畏尾，全不想念交情，只有智賢弟一人相送。可見知己朋友是難得的。可憐艾虎小孩子天真

爛燬，他也跟了來，還背着包袱，想是我應換的衣服。若能轂回去，倒要多疼他一番。』他那裏知道他師徒另存一番心呢。

北俠見離府衙不遠，便與智爺艾虎煞住脚步。北俠道：『賢弟，你師徒意欲何往？』智爺道：『我等要上松江府茱花村去。』北俠道：『見了丁氏昆仲，務必代劣兄致意。』智爺道：『歐陽兄何不一同前往呢？』北俠道：『剛從那裏來的不久，原爲到杭州遊玩一番。誰知遇見此事。今已將惡人拿獲，尙有招賢館的餘黨，恐其滋事。劣兄只得在此耽延幾時，俟結案無事，我還要在此處遊覽一回，也不負我跋涉之勞。後會有期，請了。』智化也執手告別。艾虎從新又與北俠行禮叩別，戀戀不捨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北俠從此就在杭州。

再言招賢館的衆寇聽了些時毫無動靜，方敢掌燈，彼此查看，獨不見了智化，又呼館童艾虎也不見了。大家暗暗商量。就有出主意：『莫若上襄陽王趙爵那裏

去；』又有說：『上襄陽去缺少盤川，如何是好？』又有說：『向郭氏嫂嫂借貸去；』又有說：『他丈夫被人拿去，還肯借給咱們盤川，叫奔別處去的麼？』又有說陰功話的：『依我，咱們如此如此，搶上前去。』衆人聽了俱各歡喜，一個個登時抖起威風，出了招賢館，到了儀門，吶一聲喊道：『我等乃北俠帶領在官人役，因馬強陷害平民，刻薄成家，理無久享，先搶了他的家私，以洩衆恨。』說到「搶」字，一擁齊入。

此時郭氏多虧了丫鬟們鬆了綁縛，哭聲多時，剛入帳內安歇。忽聽此言，那裏還敢出聲，只用被蒙頭，亂抖在一處。過一會兒不聽見聲響，方敢探出頭來一看。好苦！箱櫃拋翻在地。自己慢慢起來，因牀下有兩個丫鬟藏躲，將他二人喚出，戰兢兢方將僕婦婆子尋來。到了天明仔細查看，所丟的全是金銀簪環首飾衣服等物，別樣一概沒動。立刻喚進姚成。那知姚成從半夜裏逃在外邊巡風，見沒甚麼動靜，等到天亮方敢出頭，仍然溜進來。恰巧喚他，他便見了郭氏，商議寫了失單，

并聲明賊寇自稱北俠，帶領官役，明火執杖。姚成急急報呈縣內。郭氏暗想丈夫事體吉小凶多，須早早稟知叔父馬朝賢，商議個主意，便細細寫了書信一封，連被搶一節并失單，俱各封妥，就派姚成連夜赴京去了。

且說王愷張雄將馬強解到，倪太守立刻升堂，先追問翟九成朱煥章兩案。惡賊皆言他二人欠債不還，自己情願以女爲質，并無搶掠之事。又問他：『爲何將本府誑到家中，摺在地牢？講！』馬強道：『大老爺乃四品黃堂，如何能到小人莊內？既是大老爺被小民誑去，又說摺在地牢，如何今日大老爺仍在公堂問事呢？似此以大壓小的問法，小人實實吃罪不起。』倪太守大怒，吩咐打這惡賊。一邊掌了二十嘴巴，鮮血直流。問他不招，又吩咐拉下去，打了四十大板。他是橫了心，再也不招。又調翟九成朱煥章到案，與馬強當面對質。這惡賊一口咬定是他等自願以女爲質，并無搶掠的情節。

正在審問之間，忽見縣裏詳文呈報馬強家中被劫，乃北俠帶領差役明火執杖，搶去各物，現有原遞失單呈閱。太守看了，心中納悶。『我看義士歐陽春，決不至於如此。其中或有別項情弊。』吩咐暫將馬強收監，翟九成回家聽傳，原案朱煥章留在衙中。叫倪忠傳喚王愷張雄問話。不多時，二人來至書房。太守問道：『你等如何拿的馬強？』他二人便從頭至尾，述說一遍。太守又問道：『他那屋內東西物件，你等可曾混動？』王愷張雄道：『小人們當差多年，是知規矩的。他那裏一草一木，小人們是斷不敢動的。』太守道：『你等固然不能，惟恐跟去之人有些不妥。』王張二人道：『大老爺只管放心。就是跟隨小人們當差之人，俱是小人們訓練出來的。但凡有點毛手毛脚的，小人決不用他。』太守點頭道：『只因馬強家內失盜，如今縣內呈報前來。你二人暗暗訪查訪查，回來稟我知道。』王張領命去了。

太守又叫倪忠請朱先生。不多時，朱煥章來到書房，太守以賓客相待，先謝了。

朱絳貞救命之恩，然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。朱煥章見了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太守將朱絳貞誓以貞潔自守的話說了，朱煥章更覺傷心。太守又將朱絳貞脫離了仇家，現在王鳳山家中居住的話說了一回，朱煥章反悲爲喜。

太守便慢慢問那玉蓮花的來由。朱煥章道：『此事已有二十多年。當初在儀徵居住之時，舍間後門便臨着揚子江的江岔。一日見漂來一男子死屍，約有三旬年紀，是我心中不忍，惟恐暴露，因此備了棺木，打撈上來。臨殯葬時，學生給他整理衣服，見他胸前有玉蓮花一枝。心中一想，何不將此物留下，以爲將來認屍之証。因此解下交付賤荆收藏。後來小女見了愛惜不已，隨身佩帶，如同至寶。太尊何故問此？』倪太守聽了，已然落下淚來。朱煥章不解其意。只見倪忠上前道：『老爺何不將那枝對對，看是如何？』太守一邊哭，一邊將裏衣解開，把那枝玉蓮花拿出。兩枝合來，恰恰成爲一朵，而且精潤光華，一絲也是不差。太守再也忍耐不住，手捧蓮花，放聲大哭。朱煥章到底不解是何緣故。倪忠將玉蓮花的原委。略

說梗概。朱先生方纔明白，連忙勸慰太守道：『此乃珠還璧返，大喜之兆。且無心中又得了先大人的歸結下落，雖則可悲，其實可喜。』太守聞言，纔止悲痛，復又深深謝了。就留下朱先生在衙內居住。

倪忠暗暗一力攬掇，說：『朱小姐有救命之恩，而且又有玉蓮花爲媒，真是千里婚姻一線牽定。』太守亦甚願意。因此倪忠就托王鳳山爲冰人，向朱先生說了。朱公樂從，慨然許允。王鳳山又託了倪忠向翟九成說，錦娘與兒子聯姻，親上作親。翟九成亦欣然應允，霎時間都成了親眷，更覺親熱。

太守又打點行裝，派倪忠接收家眷，把玉蓮花一對交老僕好好收藏，到白衣菴見了娘親，就言二事已齊備，專等母親到任所，即便遷葬父親靈柩，拿獲仇家報仇雪恨。俟諸事已畢，再與絳貞完姻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

倪太守解任赴京師——白護衛喬妝逢俠客

且說倪忠接取家眷去後，又生出無限風波，險些兒叫太守含冤。

你道如何？只因由京發下一套文書，言有馬強家人姚成進京上告太守倪繼祖私行出遊，詐害良民，結連大盜，明火執杖。今奉旨：「馬強提解來京，交大理寺嚴訊；太守倪繼祖暫行解任，一同來京，歸案備質。」倪太守遵奉來文，將印信事件交代委署官員，即派差役押解馬強赴京。倪太守將衆人遞的狀態案卷俱各帶好，止于派長班二人跟隨來京。

一日來至京中，也不到開封府，因包公有師生之誼，理應迴避，就在大理寺報到。文老大人見此案人証到齊，便帶馬強過了一堂。馬強已得馬朝賢之信，上堂時一味口刁，說太守不理民詞，殘害百姓。又結連大盜，夤夜打搶，現有失單報縣尚未弋獲等詞。文大人將馬強帶在一邊，又問倪太守此案的端倪原委。倪太守一一將前事說明，如何接狀；如何私訪被拿兩次，多虧難女朱絳貞義士歐陽春搭救；又如何捉拿馬強惡賊，他家有招賢館窩藏衆寇，至五更將馬強拿獲立刻解到；如何升堂審訊，惡賊狡展不應。『如今他暗暗使家人赴京呈控，望乞大人明鑒詳查，卑府不勝感幸。』文彥博聽了，說：『請太守且自歇息。』倪太守退下堂來。老大人又將衆人皆稱冤呈看了一番，立刻又叫帶馬強。逐件問去皆有強辭狡展。文大人暗暗道：『這廝明仗着總管馬朝賢與他作主，纔橫了心不肯招承。惟有北俠打劫一事，真假難辨。須叫此人到案作個硬證，這廝方能服輸。』吩咐將馬強帶去收禁。又叫人請太守，細細問道：『這北俠又是何人？』太守道：『北俠歐陽春，因他行俠尙義，』

人皆稱他爲北俠，就猶如展護衛有南俠之稱一樣。』文彥博道：『如此說來，這北俠決非打劫大盜可比。此案若結，須此人到案方妥。他現在那裏？』倪繼祖道：『大約還在杭州。』文彥博道：『既如此，我明日先將大概情形覆奏，看聖意如何。』就叫人將太守帶至獄神廟好好看待。

次日，文大人遞摺之後，聖旨卽下，欽派四品帶刀護衛白玉堂訪拿歐陽春，解京歸案審訊。錦毛鼠叅見包公。包公吩咐了許多言語，白玉堂一一領命。辭別出來，到了公所，大家與玉堂餞行。飲酒之間，四爺蔣平道：『五弟此一去見了北俠，意欲如何？』白玉堂道：『小弟奉旨拿人，見了北俠，自然是秉公辦理，焉敢徇情。』蔣平道：『遵奉欽命，理之當然。但北俠乃尙義之人，五弟若見了他，公然以欽命自居，惟恐歐陽春不受欺侮，反倒費了周折。』白玉堂聽了，有些不耐煩。沒奈何問道：『依四哥怎麼樣呢？』蔣爺道：『依劣兄的主意，五弟到了杭

州，見署事的太守，將奉旨拿人的情節與他說了，却叫他出張告示，將此事前後敘明；後面就提五弟，雖則是奉旨，然因道義相通，不肯拿解，特來訪請。北俠若果在杭州，見了告示，他必自己投到。五弟見了他，以情理相感，他必安安穩穩隨你來京，決不費事。若非如此，惟恐北俠不肯來京，倒費了事了。』五爺聽了，暗笑蔣爺軟弱，嘴裏却說道：『承四哥指教，小弟遵命。』飲酒已畢，叫伴當白福備了馬匹，拴好行李，告別衆人。盧方又諄諄囑咐：『路上小心。到了杭州，就按你四哥主意辦理。』五爺只得答應。展爺與王馬張趙等俱各送出府門。白五爺執手道：『請。』慢慢步履而行。出了城門，主僕二人扳鞍上馬，竟奔杭州而來。在路行程，無非「曉行夜宿渴飲饑飧」八個大字。沿途無事可記。

這一日來至杭州，租了寓所，也不投文，也不見官，止于報到；一來奉旨，二來相諭要訪拿欽犯，不准聲張。每日叫伴當出去暗暗訪查，一連三四日不見消耗。

只得自己喬妝改扮了一位斯文秀才模樣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花氅，足下登一雙厚底大紅朱履，手中輕搖泥金摺扇，搖搖擺擺，出了店門。

時值殘春，剛交初夏，但見農人耕于綠野，遊客步于紅橋，又見往來之人不斷。仔細打聽，原來離此二三里之遙，新開一座茶社，名曰玉蘭坊，此坊乃是官宦的花園，亭榭橋梁，花草樹木，頗可玩賞。白五爺聽了，暗隨衆人前往。到了那裏，果然景致可觀。有個亭子，上面設着座位，四面點綴些巉岩怪石，又有新篁圍繞。白玉堂到此，心曠神怡，便在亭子上泡了一壺茶，慢慢消飲。意欲喝點茶再沽酒。忽聽竹叢中浙瀝有聲。出了亭子一看，霎時天陰，淋淋下起雨來。因有綠樹撐空，陰晴難辨。白五爺以爲在上面亭子內對此景致，頗可賞雨。誰知越下越大，遊人俱已散盡，天色已晚。自己一想離店尙有二三里，又無雨具，儼然再大起來，地下泥濘未免難行，莫若冒雨回去爲是。急急會鈔下亭，過了板橋，用大袖將頭巾一遮，順着柳樹行子冒雨急行。猛見紅牆一段，却是整齊的廟宇。忙到山門下避雨，

見匾額上題着慧海妙蓮菴。低頭一看，朱履已然踏的泥汙，只得脫下，纔要收什收什。只見有個小童手內托着筆硯，只呼『相公！相公！』往東去了。忽然見廟的角門開放，有一年少的尼姑悄悄答道：『你家相公在這裏。』白五爺一見心中納悶。誰知小童往東，只顧呼喚相公，並沒聽見。這幼尼見他去了，就關上角門進去。

五爺見此光景，暗暗忖道：『他家相公在他廟內，又何必悄悄喚那小童呢？其中必有暗昧。待我來。』站起身來，將朱履後跟一倒，他拉腳兒穿上，來到東角門，敲戶道：『裏面有人麼？我乃行路之人，因遇雨天晚，道路難行，欲借寶菴避避雨，務乞望方便。』只聽裏面答道：『我們這廟乃尼菴，天晚不便容留男客，請往別處去罷。』說完，也不言語，連門也不開放。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『好呀！他廟內現有相公，難道不是男客麼？既可容得他，如何不容我呢？這其中必有緣故了。我倒要進去看。』轉身來到山門，索性把一雙朱履脫下，光着襪底，用手一摟衣襟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跳將下去。在黑影中細細留神，見有個道姑，一手托定方

盤，裏面熱騰騰的菜蔬，一手提定酒壺，進了角門。有一段粉油的板牆也是隨牆的板門，輕輕進去。白玉堂也就暗暗隨來，挨身而入。見屋內燈光閃閃，影射幽牕。五爺却暗暗立于牕外。

只聽內道：『天已不早了，相公多少用些酒飯，少時也好安歇。』又聽男子道：『甚的酒飯！甚的安歇！你們倒底是何居心？將吾拉進廟來，又不放我出去，成個甚麼規矩！像個甚麼體統！還不與我站遠些。』又聽女音說道：『相公不要固執。這也是天緣湊合，難得今日「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」。上天尚有雲行雨施，難道相公倒忘了雲情雨意麼？』男子道：『你既知「油然作雲沛然下雨」，爲何忘了「男女授受不親」呢？吾對你說，「讀書人持躬如圭璧」，又道「心正而後身修」。似這無行之事，吾是「大旱之雲霓」，想降時雨是不能的。』白五爺牕外聽了，暗笑：『此公也是書癡，遇見這等人還合他講甚麼書，論甚麼文呢？』又聽一個女尼道：『雲霓也罷，時雨也罷，且請吃這杯酒。』男子道：『唔呀！你要怎麼樣！』

只聽噹哪一聲，酒杯落地，砸了。尼姑嘆道：『我好意敬你酒，你爲何不識抬舉？你休要咬文嚼字的。實告訴你說，想走不能！不信，給你個對證看。現在我們後面，還有一個臥病在牀的，那不是榜樣麼？』男子聽了，着急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們這裏是要害人的。吾要嚷了呢？』尼姑道：『你要嚷，只要有人聽的見。』男子便喊道：『了弗得了！他們這裏要害人呢。救人吓，救人！』

白玉堂趁着喊叫，連忙闖入，一掀軟簾，道：『兄台爲何如此喉急？想是他們奇貨自居，物抬高價了。』把兩個女尼嚇了一跳。那人道：『兄台請坐。他們這裏不正經了了弗得的。』白五爺道：『這有何妨。人生及時行樂，亦是快事。他二人如此多情，兄台何如此之拘泥？請問尊姓。』那人道：『小弟姓湯名夢蘭，乃揚州青葉村人氏，只因探親來到這裏，就在前村居住。可巧今日無事，要到玉蘭坊閑步閑步。恐有題詠，一時忘記了筆硯，因此叫小童回莊去取。不想落下雨來，正在躊躇。承他一番好意，讓吾廟中避雨。吾還不肯，他們使再三拉吾到這裏不放吾動

身，甚的雲咧雨咧，說了許多的混話。」白玉堂道：「這就是吾兄之過了。」湯生道：「如何是吾之過？」白玉堂道：「你我讀書人，接物待人，理宜從權達變，不過隨遇而安，行雲流水。過猶不及，其病一也。兄台豈不失于中道乎？」湯生搖頭道：「否，否。吾寧失于中道；似這樣隨遇而安，吾是斷斷乎不能爲也！請問足下安乎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安。」湯生嗔怒道：「汝安，則爲之。吾雖死不能相從。」白玉堂暗暗讚道：「我再三以言試探，看他頗頗正氣，須當搭救此人。」

誰知尼姑見玉堂比湯生強多了，又見責備湯生，以爲玉堂是個慣家，登時就把柔情都移在玉堂身上。他也不想玉堂從何處進來的，可見邪念迷心，竟忘其所以。白玉堂再看那兩個尼姑，一個有三句，一個不過二句上下，皆有幾分姿色。只見那三句的連忙執壺，滿斟了一盃，笑容可掬，捧至白玉爺跟前，道：「多情的相公，請吃這杯合歡酒。」玉堂並不推辭，接過來一飲而盡，却哈哈大笑。那二句的見了，也斟一盃近前，道：「相公喝了我師兄的，也得喝我的。」白玉堂也便在他

手中喝了。湯生一旁看了，道：『豈有此理呀！豈有此理！』

二尼一邊一個伺候玉堂。玉堂問他二人，却叫何名。三句的說我叫明心，二句的說我叫慧性。玉堂道：『明心明心，心不明則迷；慧性慧性，性不慧則昏。你二人迷迷昏昏，何時是了？』說着話，將二尼每人握住一手，却問湯生道：『湯兄，我批的是與不是？』湯生見白五爺合二尼拉手，已氣的低了頭，正在煩惱。如今聽玉堂一問，便道：『誰呀？呀！你還來問吾。吾看你也是心迷智昏了。這還了得。放肆！豈有呀，豈有此……』話未說完，只見兩個尼姑口吐悲聲，道：『噯喲！噯喲！疼死我也。放手，放手！禁不起了。』只聽白玉堂一聲斷喝道：『我把你這兩個淫尼！無端引誘人家子弟，殘害好人，該當何罪？你等害了幾條性命？還有幾個淫尼？快快講來。』二尼跪倒，央告道：『菴中就是我師兄弟兩個，還有兩個道婆，一個小徒。小尼等實實不敢害人性命。就是後面的周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症。若都似湯相公這等正直，又焉敢相犯。望乞老爺饒恕。』

湯生先前以爲玉堂是那風流儻儻之人，毫不介意；如今見他如此，方知他也是個正人君子，連忙斂容起敬。又見二尼哀聲不止，疼的兩眼淚交流，湯生一見，心中不忍，却又替他討饒。白玉堂道：『似這等的賊尼，理應治死。』湯生道：『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」。請放手罷了。』玉堂暗道：『此公孟子真熟，開口不離書。』便道：『明日務要問明周生家住那裏，現有何人，急急給他家中送信，叫他速速回去。我便饒你。』二尼道：『情願，情願。再也不敢阻留了。老爺快些放手，小尼的骨節都碎了。』五爺道：『便宜了你等。後日俺再來打聽；如不送回，俺必將你等送官究辦。』說罷，一鬆手，兩個尼姑扎煞兩隻手，猶如卸了拶子的一般，跟跟跄跄，跑到後面藏躲去了。湯生又從新給玉堂作揖，二人復又坐下攀話。

忽見軟簾一動，進來一條大漢，後面跟着一個小童，小童手內托着一雙朱履。大漢對小童道：『那個是你家相公？』小童對着湯生道：『相公爲何來至此處？叫我好找。若非遇見這位老爺，我如何進得來呢。』大漢道：『既認着了，你主僕快

些回去罷。』小童道：『相公穿上鞋走罷。』湯生一抬腿道：『吾這裏穿着鞋呢。』小童道：『這雙鞋是那裏來的呢？怎麼合相公脚上穿着的那雙一樣呢？』白玉堂道：『不用猶疑。那雙鞋是我的。不信，你看。』說畢，將脚一抬，果然光着襪底兒呢。小童只得將鞋放下。湯生告別，主僕去了。

未知大漢是誰，下回分解，

第七十八回

紫髯伯藝高服五鼠——白玉堂氣短拜雙俠

且說白玉堂見湯生主僕已然出廟去了，對那大漢執手道：『尊兄請了。』大漢道：『請了。請問尊兄貴姓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不敢。小弟姓白名玉堂。』大漢道：『噯！莫非大鬧東京錦毛鼠的白五弟麼？』玉堂道：『小弟綽號錦毛鼠。不知兄台尊姓。』大漢道：『劣兄複姓歐陽名春。』白玉堂登時雙睛一瞪，看了多時，方問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人稱北俠號爲紫髯伯的就是足下了。請問到此何事？』北俠道：『只因路過此廟，見那小童啼哭，問明，方知他相公不見了；因此我悄悄進來一

看，原來五弟在這裏竊聽，我也聽了多時。後來五弟進了屋子，劣兄就在五弟站的那裏，又聽五弟發落兩個賊尼。劣兄方回身，闖了廟門，將小童領進，使他主僕相認。『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』他也聽了多時，我如何不知道呢？再者我原爲訪他而來，如今既見了他，焉肯放過。須要離了此廟，再行拿他不遲。』想罷，答言：『原來如此。此處也不便說話，何不到我下處一叙？』北俠道：『很好。正要領教。』

二人出了板牆院，來至角門。白玉堂暗使捉狹，假作遜讓，托着北俠的肘後，口內道：『請了。』用力往上一托，以爲將北俠揀出。誰知猶如蜻蜓撼石柱一般，再也不動分毫。北俠却未介意，轉一回手，也托着玉堂肘後，道：『五弟請。』白玉堂不因不由，就隨着手兒出來了，暗暗道：『果然力量不小。』

二人離了慧海妙蓮菴。此時雨過天晴，月明如洗，星光朗朗，時有初鼓之半。

北俠問道：『五弟到杭州何事？』玉堂道：『特爲足下而來。』北俠便住步問道：『爲劣兄何事？』白玉堂就將倪太守與馬強在大理寺審訊，供出北俠。『是我奉旨

前來，訪拿足下。』北俠聽白玉堂之言這樣口氣，心中好生不樂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白五老爺是欽命了。歐陽春妄自高攀，多多有罪。請問欽命老爺，歐陽春當如何進京？望乞明白指示。』北俠這一問，原是試探白爺懂交情不懂交情。白玉堂若從此拉回來，說些交情話，兩下裏合而爲一，商量商量，也就完了事了。不想白玉堂心高氣傲，又是奉旨，又是相諭，多大的威風，多大的膽量；本來又仗着自己的武藝。他便目中無人，答道：『此乃奉旨之事，既然今日邂逅相逢，只好屈尊足下，隨着白某赴京便了。何用多言。』歐陽春微微冷笑道：『紫髯伯乃堂堂男子，就是這等隨你去，未免貽笑於人。尊駕還要三思。』北俠這個話雖是有氣，還是耐着性子，提撥白玉堂的意思。誰知五爺不辨輕重，反倒氣往上撞，說道：『大約合你好說，你決不肯隨俺前去。必須較量個上下。那時被擒獲，休怪俺不留情分了。』北俠聽畢，也就按捺不住，連連說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好！正要領教，領教。』

白玉堂急將花氅脫却，摘了儒巾，脫下朱履，仍然光着襪底兒，搶到上首，拉

開架式。北俠從容不迫，也不趕步，也不退步，却將四肢略爲騰挪，止於招架而已。白五爺抖擻精神，左一拳，右一脚，一步緊如一步。北俠暗道：『我儘力讓他，他儘力的逼勒。說不得叫他知道知道。』只見玉堂拉了個回馬勢，北俠故意的跟了一步。白爺見北俠來的切近，回身劈面就是一掌。北俠將身一側，只用二指看準脇下輕輕的一點。白玉堂倒抽了一口氣，登時經絡閉塞，呼吸不通，手兒揚着落不下來，腿兒邁着抽不回去，腰兒哈着挺不起身軀，嘴兒張着說不出話語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，眼前金星亂滾，耳內蟬鳴，不由的心中一陣惡心迷亂，實實難受得很。那二尼禁不住白玉堂兩手，白玉堂禁不住歐陽春兩指。這比的雖是貶玉堂，然而玉堂與北俠的本領究有上下之分。

北俠惟恐工夫大了，必要受傷，就在後心陡然擊了一掌。白玉堂經此一震，方轉過這口氣來。北俠道：『恕劣兄莽撞。五弟休要見怪。』白玉堂一語不發，光着襖底，呱咕呱咕，竟自佯長而去。

白玉堂來至寓所，他却不走前門，悄悄越牆而入，來至屋中。白福兒見此光景，不知爲着何事，連忙遞過一杯茶來。五爺道：『你去給我烹一碗新茶來。』他將白福支開，把軟簾放下，進了裏間，暗暗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俺白玉堂有何面目回轉東京？悔不聽我四哥之言！』說罷，從腰間解下絲縑，登着椅子，就在橫楣之上，拴了個套兒。剛要脖子一伸，見結的扣兒已開，絲縑落下；復又結好，依然又開。如是者三次。暗道：『哼！這是何故？莫非我白玉堂不當死於此地？』話尙未完，只覺後面一人手拍肩頭，道：『五弟，你太濁了。』只這一句，倒把白爺唬了一跳。忙回身一看，見是北俠，手中托定花籃，却是平平正正，上面放着一雙朱履，惟恐泥汗沾了衣服，又是底兒朝上。玉堂見了，羞的面紅過耳，又自忖道：『他何時進來，我竟不知不覺。可見此人藝業比我高了。』也不言語，便存身坐在椅凳之上。

原來北俠算計玉堂少年氣傲，回來必行短見，他就在後跟下來了。及至玉堂進了屋子，他却在牕外悄立。後聽玉堂將自福支出去烹茶，北俠就進了屋內。見玉堂要行濁志，正在他仰面拴套之時，北俠就從椅旁挨入，却在玉堂身後隱住。就是絲縲連開三次，也是北俠解的。連白玉堂久慣飛簷走壁之人，竟未知覺。於此可見北俠的本領。

當下北俠放下衣服，道：『五弟，你要怎麼樣？難道爲此事就要尋死，豈不是要劣兄的命麼？只好你要上弔，咱們倆就搭連搭罷。』白玉堂道：『我死我的，與你何干？此話我不明白。』北俠道：『老弟，你可真糊塗了。你想想，你若死了，歐陽春如何對的起你四位兄長？又如何去見南俠與開封府的衆朋友？也只好隨着你死了罷。豈不是你要了劣兄的命了麼？』玉堂聽了，低頭不語。北俠急將絲縲拉下，就在玉堂旁邊坐下，低低說道：『五弟，你我今日之事，不過遊戲而已，有誰見來？何至於輕生？就叫劣兄隨你去，也該商量商量。你只顧你臉上有了光彩。』

也不想把劣兄置於何地。五弟，豈不聞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；又道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」。五弟不願意的，別人他就願意麼？」玉堂道：「依兄台怎麼樣呢？」北俠道：「劣兄倒有兩全其美的主意。五弟明日何不到茉花村，叫丁氏昆仲出頭，算是給咱二人說合的。五弟也不落無能之名，劣兄也免了被獲之醜；彼此有益。五弟以爲如何？」白玉堂本是聰明特達之人，聽了此言，登時豁然，連忙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承吾兄指教。實是小弟年幼無知，望乞吾兄海涵。」北俠道：「話已言明，劣兄不便久留，也要回去了。」說罷，出了裏間，來至堂屋。白五爺道：「仁兄請了。茉花村再見。」北俠點了點頭，又悄悄道：「那頂頭巾合泥金摺扇，俱在衣服內夾着呢。」玉堂也點了點頭。剛一轉眼，已不見北俠的踪影。五爺暗暗誇獎：「此人本領勝吾十倍，真不如也。」

誰知二人說話之間，白福烹了一杯茶來，聽見屋內悄悄有人說話。打簾縫一

看，見一人與白五爺悄語低言，白福以爲是家主途中遇見的夜行朋友，恐一杯茶難遞，只得回身又添一盞。用茶盤托着兩杯茶，來至裏間，擡頭看時，却仍是玉堂一人。白福端着茶，納悶道：『這是甚麼朋友呢？給他端了茶來，他又走了。我這是什麼差使呢？』白玉堂已會其意，便道：『將茶放下，取個燈籠來。』白福放下茶托，回身取了燈籠。白玉堂接過，又把衣服朱履夾起，出了屋門，縱身上房，仍從後面出去。

不多時，只聽前邊打的店門山響。白福迎了出去，叫道：『店家快開門，我們家主回來了。』小二連忙取了鑰匙，開了店門。只見玉堂仍是斯文打扮，搖搖擺擺進來。小二道：『相公怎麼這會纔回來？』玉堂道：『因在相好處避雨，又承他待酒，所以來遲。』白福早已上前接過燈籠，引至屋內。茶尙未寒，玉堂喝了一杯。又吃了點飲食。吩咐白福於五鼓備馬起身，上松江茉花村去。自己歇息，暗想：『北俠的本領，那一番和藹氣度，實然別人不能的。而且方纔說的這個主意，更覺

周到，比四哥說的出告示訪請又高一籌。那出告示衆目所觀，既有「訪請」二字，已然自餒，那如何對人呢？如今歐陽兄出的這個主意，方是萬全之策。怨的展大哥與我大哥背地裏常說他好，我還不信；誰知果然真好。仔細想來，全是我自作聰明的不是了。」他翻來覆去，如何睡的着。到了五鼓，白福起來，收拾行李馬匹，到了櫃上，算清了店賬，主僕二人上萊花村而來。

話休煩絮。到了萊花村，先叫白福去回稟，自己乘馬隨後。離莊門不遠，見多少莊丁伴當分爲左右，丁氏弟兄在台階上面立等。玉堂連忙下馬，伴當接過。丁大爺已迎接上來。玉堂搶步，口稱：『大哥，久違了，久違了。』兆蘭道：『賢弟一向可好？』彼此執手。兆蕙却在那邊垂手，恭敬侍立，也不執手，口稱：『白五老爺到了，恕我等未能遠迎虎駕，多多有罪。請老爺到寒舍待茶。』玉堂笑道：『二哥真是好頑，小弟如何擔的起。』連忙也執了手。三人攜手來至待客廳上，玉堂先

與丁母請了安，然後歸坐。獻茶已畢。丁大爺問了開封衆朋友好，又謝在京師叨擾盛情。丁二爺却道：『今日那陣香風兒，將護衛老爺吹來，真是蓬蓽生輝，柴門有慶。然而老爺此來，還是專專的探望我們來了，還是有別的事呢？』一席話說的玉堂臉紅。

丁大爺恐玉堂臉上下不來，連忙瞅了二爺一眼，道：『老二，弟兄們許久不見，先不說說正經的，只是嗷嘔作甚麼？』玉堂道：『大哥不要替二哥遮飾。本是小弟理短，無怪二哥惱我。自從去歲被擒，連衣服都穿的是二哥的。後來到京受職，就要告假前來。誰知我大哥因小弟新受職銜，再也不准動身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到底是作了官的人，真長了見識了。惟恐我們說，老爺先自說了。我問五弟，你縱然不能來，也該寫封信差個人來，我們聽見也喜歡喜歡。爲甚麼連一紙書也沒有呢？』玉堂笑道：『這又有一說。小弟原要寫信來着。後來因接了大哥之信，說大哥與伯母送妹子上京與展大哥完姻。我想遲不多日，就可見面，又寫甚麼信呢。彼

時若真寫了信來，管保二哥又說白老五盡鬧虛文假套了。左右都不是。無論二哥怎麼怪小弟，小弟惟有伏首認罪而已。』丁二爺聽了，暗道：『白老五，他竟長了學問了，比先前乖滑多多了。且看他目下這宗事怎麼說法？』回頭吩咐擺酒。玉堂也不推辭，也不謙讓，就在上面坐了。丁氏昆仲左右相陪。

飲酒中間，問玉堂道：『五弟此次果是官差，還是私事呢？』玉堂道：『不瞞二位仁兄，實是官差。然而其中有許多原委，此事非仁兄賢昆玉不可。』丁大爺使道：『如何用我二人之處？請道其詳。』玉堂便將倪太守馬強一案供出北俠，小弟奉旨特爲此事而來。丁二爺問道：『可見過北俠沒有？』玉堂道：『見過了。』兆薰道：『既見過，便好說了。諒北俠有大本領，如何是五弟對手。』玉堂道：『二哥差矣！小弟在先原也是如此想；誰知事到頭來不自由，方知人家之末技俱是自己的絕技。慚愧的很，小弟輸與他了。』丁二爺故意詫異道：『豈有此理？五弟焉能輸與他呢？這話愚兄不信。』玉堂便將與北俠比試，直言無隱，俱各說了。

『如今求二位兄台將歐陽兄請來，那怕小弟央求他呢，只要隨小弟赴京，便叨愛多矣。』丁兆蕙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五弟竟不是北俠對手了。』玉堂道：『誠然。』丁二爺道：『你可佩服呢？』玉堂道：『不但佩服，而且感激。就是小弟此來，也是歐陽兄教導的。』丁二爺聽了，連聲讚揚叫好，道：『好兄弟！丁兆蕙今日也佩服你了。』便高聲叫道：『歐陽兄，你也不必藏着了，請過來相見。』

只見從屏後轉出三人來。玉堂一看，前面走的就是北俠，後面一個三旬之人，一個年幼小兒，連忙出坐，道：『歐陽兄幾時來到？』北俠道：『昨晚方到。』玉堂暗道：『幸虧我實說了，不然這纔丟人呢。』又問：『此二位是誰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此位智化，綽號黑妖狐，與劣兄世交通家相好。』（原來智爺之父，與丁總鎮是同僚，最相契的。）智爺道：『此是小徒艾虎。過來，見過白五叔。』艾虎上前見禮。玉堂拉了他的手，細看一番，連聲誇獎。彼此叙坐。北俠坐了首坐，其次是智爺白爺，又其次是丁氏弟兄，下首是艾虎。大家歡飲。

玉堂又提請北俠到京，北俠慨然應允。丁大爺丁二爺又囑咐白玉堂照應北俠。大家暢談，彼此以義氣相關，真是披肝瀝膽，各明心志。惟有小爺艾虎與北俠有父子之情，更覺關切。酒飯已畢，談至更深，各自安寢。到了天明，北俠與白爺一同赴京去了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八回

第七十九回

智公子定計盜珠冠——裴老僕改粧扮難叟

且說智化兆蘭兆蕙與小爺艾虎送了北俠玉堂回來，在廳下閒坐，彼此悶悶不樂。艾虎一傍短歎長吁。只聽智化道：『我想此事關係非淺。倪太守乃是爲國爲民，如今反遭誣害；歐陽兄又是濟困扶危，遇了賊叛。似這樣的忠臣義士負屈含冤，仔細想來全是馬強叔姪過惡。除非設法先將馬朝賢害倒，剩了馬強，也就不難除了。』丁二爺道：『與其費兩番事，何不一網打盡呢？』智化道：『若要一網打盡，說不得却要作一件欺心的事，生生的訛在他叔姪身上，使他賊證俱明，有口難

分訴。所謂「奸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」。我雖想定計策，只是題目太大，有些難作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大哥何不說出，大家計較計較呢？」智化道：「當初劣兄上霸王莊者，原爲看馬強的舉動；因他結交襄陽王常懷不軌之心。如今既爲此事鬧到這步田地，何不借題發揮，一來與國家除害，二來剪却襄陽王的羽翼。——話雖如此說，然而其中有四件難事。」

丁二爺道：「那四件？」智化道：「第一要皇家緊要之物。——這也不必推諉，全在我的身上。第二，要一個有年紀之人，一個或童男或童女隨我前去，誑取緊要之物回來。又要有膽量，又要有機變，又要受得苦。第三件，我等盜來緊要之物，還得將此物送在馬強家藏在佛樓之內，以爲將來的真贓實犯。……」丁二爺聽了，不由的插言道：「此事小弟却能設。只要有了東西，小弟便能送去。這第三件算是小弟的了。第四件又是甚麼呢？」智化道：「惟有第四件最難，必須知根知底之人前去出首；不但出首，還要單上開封府出首去。別的事情俱好說，惟獨這第四

件是最要緊的，成敗全在此一舉。此一着若是錯了，滿盤俱空。這個人竟難得的很呢。」口裏說着，眼睛却瞟着艾虎。艾虎道：「這第四件莫若徒弟去罷。」智化將眼一瞪，道：「你小孩子家，懂得甚麼，如何幹得這樣大事！」艾虎道：「據徒弟想來，此事非徒弟不可。徒弟去了有三益。」

丁二爺先前聽艾虎要去，以爲小孩子不知輕重。此時又見他說出三益，頗有意思，連忙說道：「智大哥不要攔他。」便問艾虎道：「你把三益說給我聽聽。」艾虎道：「第一，小姪自幼在霸王莊，所有馬強之事小姪盡知。而且三年前馬朝賢告假回家一次，那時我師父尙未到霸王莊呢。如今盜了緊要東西來，就說三年前馬朝賢帶來的，於事更覺有益。這是第一益。第二，別人出首，不如小姪出首。甚麼緣故呢？俗語說的好，「小孩兒嘴裏討實話」。小姪要到開封府舉出來，叫別人再想不到這樣一宗大事，却是個小孩子作個硬證。此事方是真萬真，的確無疑。這是第二益。第三益却沒有什麼，一來爲小姪的義父，二來到不枉師父教訓一場。小姪

兒要借着這件事，也出場出場，大小留個名兒，豈不是三益麼？」丁大爺丁二爺聽了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！想不到他竟有如此的志向。」

智化道：「二位賢弟且慢誇他。他因不知開封府的利害。他此時只管說。到了身臨其境，見了那樣的威風，又搭着問事如神的包丞相，（他小孩子家有多大膽量，有多大智略，——何況又有御賜銅劍）儻若說不投機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那時豈不耽誤了大事？」艾虎聽了，不由的雙眉倒豎，二目圓翻，道：「師父忒把弟子看輕了！難道開封府是森羅殿不成？他縱然是森羅殿，徒弟就是上劍樹，登刀山，再也不能改口，是必把忠臣義士搭救出來。又焉肯怕那個御賜的銅劍呢。」兆蘭兆蕙聽了，點頭啞嘴，嘖嘖稱羨。智化道：「且別說你到開封府。就是此時我問你一句，你如果答應的出來，此事便聽你去；如若答應不來，你只好隱姓埋名，從此再別想出頭了。」艾虎嘻嘻笑道：「待徒弟跪下，你老就審，看是如何。」說罷，他就直挺挺的跪在當地。

兆蘭兆蕙見他這般光景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愛惜。只聽智爺道：『你員外家中犯禁之物，可是你太老爺親身帶來的麼？』艾虎道：『回老爺。只因三年前小的太老爺告假還鄉，親手將此物交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叫小人托着，收在佛樓之上。是小人親眼見的。』智爺道：『如此說來，此物在你員外家中三年了。』艾虎道：『是三年多了。』智爺用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『既是三年，你如何今日纔來出首？講！』丁家弟兄聽了這一問，登時發怔，暗想道：『這當如何對答呢？』只聽艾虎從從容容道：『回老爺。小人今年纔十五歲。三年前小人十二歲毫無知覺，並不知道知情不舉的罪名。皆因我們員外犯罪在案，別人向小人說：『你隄防着罷，多半要究出三年前的事來。你就是個隱匿不報的罪，要加等的；若出首了，罪還輕些。』因此小人害怕，急急趕來出首在老爺台下。』兆蕙聽了，只樂得跳起來，道：『好對答！好對答！賢姪你起來罷。第四件是要你去定了。』丁大爺也誇道：『果然對答的好。智大哥，你也可以放心。』智爺道：『言雖如此，且到臨期再寫』

兩封信，給他也安置安置，方保無虞。如今算起來，就只第二件事不齊備。賢弟且開出個單兒來。」

丁二爺拿過筆硯，鋪紙提筆。智爺念道：『木車子一輛，蓆簍子兩個，舊布被褥大小兩分，鐵鍋勺黃磁大碗粗碟傢伙俱全，老頭兒一名，或幼男幼女俱可——一名，外有隨身舊布衣服行頭三分。』丁大爺在旁看了，問道：『智大哥，要這些東西何用？』智爺道：『實對二位賢弟說。劣兄要到東京盜取聖上的九龍珍珠冠呢。只因馬朝賢他乃四值庫的總管，此冠正是他管理；再者此冠乃皇家世代相傳之物，輕易動不着的。爲甚麼又要老頭兒幼孩兒合這些東西呢？我們要扮作逃荒的模樣，到東京安准了所在。劣兄探明白了四值庫。盜此冠，須連冠並包袱等全行盜來。似此黃澄澄的東西，如何滿路上背着走呢？這就用着蓆簍子了。一邊裝上此物，上用被褥遮蓋，一邊叫幼女坐着。人不知不覺，就回來了。故此必要有膽量能受苦的老頭兒，合那幼女。二位賢弟想想，這二人可能有麼？』丁大爺已然聽得呆了。

丁二爺道：『却有個老頭兒名叫裴福。他乃隨着先父在鎮時，多虧了他有膽量，又能受苦。只因他爲人直性正氣，而且當初出過力，到如今給弟等管理家務；如有不周不備，連弟等都要讓他三分。此人頗可去得。』智化道：『伺候過老人家的，理應容讓他幾分。如此說來，這老管家却使得。』丁二爺道：『但有一件，若見了他切不可提出盜寇。須將馬強過惡述說一番，然後再說倪太守歐陽兄被害，他必憤恨。那時再說出此計來，他方沒有甚麼說的，也就樂從了。』智化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即吩咐伴當將裴福叫來。

不多時，見裴福來到，雖則六旬年紀，却是精神百倍。先見了智爺，後又見了大官人，又見二官人。智爺叫伴當在下首預備個座兒，務必叫他坐了。裴福謝坐。便問：『呼喚老奴，有何見諭？』智爺將馬強作惡多端，欺壓良善，如何霸佔田地，如何搶掠婦女。裴福聽了，氣的他擦拳磨掌。智爺又說出倪太守私訪遭害，歐陽春因搭救太守如今被馬強京控，打了望誤官司。不定性命如何。裴福聽至此，便

按捺不住，立起身來對丁氏弟兄道：『二位官人終朝行俠尚義，難道俠義竟是嘴裏空說的麼？似這樣的惡賊，何不早早除却？』丁二爺道：『老人家不要着急。如今智大爺定了一計，要煩老人家上東京走一遭，不知可肯去否？』裴福道：『老奴也是閒在這裏。何況爲救忠臣義士，老奴更當效勞了。』智爺道：『必須要扮作個逃荒的樣子，咱二人權作父子，還得要個小女孩兒，咱們父子祖孫三輩兒逃荒。你道如何？』裴福道：『此計雖好。只是大爺受屈，老奴不敢當。』智爺道：『這有甚麼，逢場作戲罷咧。』裴福道：『這個小女孩兒却也現成，就是老奴的孫女兒，名叫英姐，今年九歲，極其伶俐，久已魔着老奴要上東京逛了。莫若就帶了他去。』智爺道：『很好。就是如此罷。』

商議已定，定日起身。丁大爺已按着單子，預備停當，俱各放在船上。待客廳備了餞行酒席，連裴福英姐不分主僕，同桌而食。吃畢，智爺起身，丁氏弟兄送出莊外，瞧着上了船，方同艾虎回來。

智爺不辭勞苦，由松江奔至鎮江，再往江甯，到了安徽，過了長江，至河南境界棄舟登岸，找了個幽僻去處，換了行頭。英姐伶俐非常，一教便會，坐在蓆篋之中。那邊篋內裝着行李臥具，挨着靶的橫小筐內裝着傢伙，額外又將鐵鍋扣在蓆篋旁邊，用繩子拴好。裴福跨絆推車，智爺背繩拉繯。一路行來，到了熱鬧叢中鎮店集場，便將小車兒放下。智爺趕着人要錢，口內還說：『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景兒不濟，實在的沒有營生。你老幫幫嘍！』裴福却在車子傍邊一蹲，也說道：『衆位爺們可憐嘍！俺們不是久慣要錢的。那不是行好呢。』英姐在車上也不閒着，故意揉着眼兒，道：『怪餓的，俺兩天沒吃麻兒呢。』口裏雖然說着，他却偷着眼兒瞧熱鬧兒。真正三個人裝了個活脫兒。

在路也不敢耽擱。一日，到了東京，白晝間仍然乞討。到了日落西山，便有地面上官人對裴福道：『老頭子，你這車子這裏擱不住吓，趁早兒推開。』裴福道：

『請問太爺，俺往那裏推吓？』官人道：『我管你吓，你愛往那裏推，就往那裏推。』傍邊一人道：『何苦吓，那不是行好呢。叫他推到黃亭上去罷。那裏也僻靜，也不礙事。』便對裴福道：『老頭子你瞧，那不是鼓樓麼？過了鼓樓，有個琉璃瓦的黃亭子，那裏去好。』裴福謝了。智爺此時還趕着娶錢。裴福叫道：『俺的兒吓，你不用跑。咱走罷。』智爺止步問道：『爹爹吓，咱往那去？』裴福道：『沒有聽見那位太爺說呀，咱上黃亭子那行兒去。』智爺聽了將繯繩背在肩頭拉着，往北而來。走不多時，到了鼓樓，果見那邊有個黃亭子，便將車子放下。將英姐抱下來，也叫他跑跑，活動活動。

此時天已昏黑，又將被褥拿下來，就在黃亭子台階上鋪下。英姐困了，叫他先睡。智爺與裴福那裏睡得着，一個是心中有事，一個是有了年紀。到了夜靜更深，裴福悄悄問道：『大爺，今已來至此地，可有甚麼主意？』智爺道：『今日且過一夜。明日看個機會，晚間俺就探聽一番。』正說着，只聽那邊噹噹鑼聲響亮，原來

是巡更的二人。智爺與裴福便不言語。只聽巡更的道：『那邊是甚麼？那裏來的小車子？』又聽有人說道：『你忘了。這就是昨日那個逃荒的，地面上張頭兒叫他們在這裏。』說着話，打着鑼，往那邊去了。智爺見他們去了，又在簾窰裏面揭開底屜，拿出些細軟飲食，與裴福二人吃了，方和衣而臥。

到了次日，紅日尚未東昇，見一羣人肩頭擔着鐵鍬鐵頭，又有抬着大筐繩槓，說說笑笑，順着黃亭子而來。他便迎了上去，道：『行個好罷，太爺們捨個錢罷。』其中就有人發話道：『大清早起，也不睜開眼瞧瞧。我們是有錢的麼？我們還不知合誰要錢呢？』又有人說：『這樣一個小夥子，甚麼幹不得，却手背朝下合人要錢，也是個沒出息的。』又聽有人說道：『倒不是沒出息兒，只因他叫老的老，小的小累贅了。你瞧他這個身量兒，管保有一膀子好活。等我合他商量商量。』

你道這個說話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七十九回

第八十回

假作工御河挖泥土——認方向高樹捉猴獠

話說智爺正向衆人討錢，有人向他說話，乃是個工頭。此人姓王行大。因前日他曾見過有逃難的小車，恰好作活的人不穀用，抓一個是一個，便對智爺道：『夥計，你姓甚麼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姓王行二。你老貴姓？』王大道：『好。咱們是當家子，我也姓王。有一句話對你說：如今紫禁城內挖御河，我瞧你這個樣兒怪可憐的，何不跟了我去作活呢？一天三頓飯，額外還有六十錢，有一天算一天。你願意的不願意？』智爺心中暗喜，尙未答言。只見裴福過來道：『敢則好。甚麼錢不錢』

的，只要叫俺的兒吃飽了就完了。」王大把裴福瞧了瞧，問智爺道：「這是誰？」智爺道：「俺爹。」王大道：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你不用說了，我的怯哥哥。」對着裴福道：「告訴你，皇上家不使白頭工，這六十錢必是有的。你若願意，叫你兒子去。」智爺道：「爹吓，你老怎麼樣呢？」裴福道：「你只管幹你的去。身去口去，俺與小孫女哀求哀求，也就殼吃的了。」王大道：「你只管放心。大約你吃飽了，把那六十錢拿回來買點子饅饅餅子，也就殼他們爺兒倆吃的了。」智爺道：「就是這們着。咱就走。」王大便帶了他，奔紫禁城而來。

一路上這些作工的人，欺負他是怯坎兒，這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樣？」這個說：「你替我抗着這六把鐵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抗在肩頭。那個叫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那個說：「你替我抗着這五把鐵頭。」智爺道：「使得。」接過來也抗在肩頭。大家捉蹠子，你也叫抗，我也叫抗。不多時，智爺的兩肩頭猶如鐵鐵頭山一般。王大猛然回頭一看，發話道：

『你們這是怎麼說呢？我好容易找了個人來，你們就欺負。趕到明兒，你們擠跑了，這圖什麼呢？也沒見王第二的你這麼傻！這堆的把腦袋都夾起來了。這是甚麼樣兒呢？』智爺道：『抗抗罷咧！怕咱的！』說的衆人都笑了，纔各自把各自的傢伙拿去。

一時來到紫禁門，王頭兒遞了腰牌，註了人數，按名點進。到了御河，大家按檔兒做活。智爺拿了一把鐵鍬，撮的比人多，擲的比人遠，而且又快。旁邊作活的道：『王第二的！』智爺道：『什麼？』旁邊人道：『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？挖的淺咧？做的慢咧？』旁邊人道：『這還淺！你一鍬，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。你瞧，你挖了多大一片，我纔挖了這一點兒。俗語說的，『皇上家的工，慢慢兒的蹭。』你要這們做，還能吃的長麼？』智爺道：『做的慢了，他們給飯吃嗎？』旁邊人道：『都是一樣慢了，他能不給誰吃呢？』智爺道：『既是這樣，俺就慢慢的。』旁邊人道：『是了。——來罷，你先幫着我撮撮。』智爺道：

「俺就替你撮撮。」哈下腰正替那人撮時，只見王頭兒叫道：「王第二的！」智爺道：「怎麼？」王大道：「上來罷。吃飯了。你難道沒聽見梆子響麼？」智爺道：「沒大理會。怎麼剛作活就吃飯咧？」王大道：「我告訴你。每逢梆子響是吃飯，若吃完了，一篩籬，就該做活了。天天如此，頓頓如此。」智爺道：「是了。俺知道了。」王大帶到吃飯的所在，叫他拿碗盛飯。智爺果然盛了碗飯，大口小口的吃了個噴鼻兒香。

細想智爺他乃公子出身，如何吃過這樣的粗糲淡飯，做過這樣的辛苦活計？只因他爲了忠臣義士，喬妝至此，也就說不得了。再者有造化之人自有另外的福氣，雖然是粗糲淡飯，他吃着也如珍饈美味。

王大在旁見他盡吃空飯，便告訴他道：「王第二的，你怎麼不吃鹹菜呢？」智

爺道：『怎麼還吃那行行兒，不刨工錢吓？』王大道：『你只管吃，那不是買的。』智爺道：『俺不知道呢。敢則也是白吃的。哼！有鹹菜，吃的更香。』一日三頓，皆是如此。

到晚散工時，王頭兒在紫禁門按名點數出來，一人給錢一分。智化隨着衆人，回到黃亭子，拿着六十錢，見了裴福，道：『爹吓，俺回來了。給你這個，短三大就是二百錢。』

京東小錢二百是六十六文
京東說錢幾個就是幾個大

裴福道：『吃了三頓飯還得錢，真是造化咧。』

王頭道：『明早我還從此過，你仍跟了我去。』智爺道：『是咧。』裴福道：『叫你老分心，你老行好得好罷。』王頭道：『好說，好說。』回身去了。智爺又問道：『今日如何乞討？』裴福告訴他：『今日比昨日容易多了。見你不在跟前，都可憐我們，施捨的多。』彼此歡喜。到了無人之時，又悄悄計議，說這一做工倒合了機會，只要探明了四值庫便可動手了。

一宿晚景已過。到了次日，又隨着進內做活。到了吃晌飯時，吃完了，略略歇

息。只聽人聲一陣一陣的喧嘩。智化不知爲着何事，左右畱神。只見那邊有一羣人都仰面往上觀看。智爺也湊了過去，仰面一看，原來樹上有個小猴兒，項帶鎖鍊在樹上跳躍。又見有兩個內相公公，急的只是搓手，道：『可怎麼好？算了罷，不用只是笑了。你們只顧大聲小氣的嚷。嚷的裏頭聽見了，叫咱家擔不是，叫主子瞧見了，那纔是個大亂兒呢。這可怎麼好呢？』智爺瞧着，不由的順口兒說道：『那值嗎呢，上去就拿下來了。』內相聽了，剛要說話。只見王頭兒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別呀。你就只作你的活就完了，多管甚麼閒事呢。你上去萬一拿跑了呢，再者儻或摔了那裏呢，全不是頑的。』剛說至此，只聽內相道：『王頭兒，你也別呀。咱家待你灑好兒的。這個夥計，他既說能上去拿下來，這有甚麼呢，難道咱家還難爲他不成？你要是這麼着，你這頭兒也就隄防着罷。』王頭兒道：『老爺別怪我。我惟恐他不能拿下來，那時拿跑了，倒就悞事。』內相道：『跑了就跑了，也不與你相干。』王頭兒道：『是了。老爺，你老只管支使他罷，我不管了。』內相對智化

道：『夥計，咱家托付你上樹給咱家拿下來罷。』智爺道：『俺不會上樹吓。』內
相回頭對王頭兒道：『如何？全是你鬧的！他立刻不會上樹咧。今晚上散工時，你
這些傢伙別想拿出去咧。』王頭兒聽了着急，連忙對智爺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能上
樹，你上去給他老拿拿罷；不然，晚上我的鐵鍬鏃頭不定丟多少，我怎麼交的下
呢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先說下，上去不定拿的住拿不住，你老不要見怪。』內相說：
『你只管上去，掏了也不怪你。』

智爺原因挖河，光着腳兒。雙手一攬樹本，把兩腿一拳，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
猶如上面的猴子一般。誰知樹上的猴子見有人上來，他連躡帶跳已到樹杪之上。智
爺且不管他，找了個大杈杈坐下，明是歇息，却暗暗的四下裏看了方向。衆人不知
用意，却說道：『這可難拿了。那猴兒蹲的樹枝兒多細兒，如何禁得住人呢？』王
頭兒捏着兩把汗，又怕拿不住猴兒，又怕王第二的有失閃，連忙攔說：『衆位瞧就
是了，莫亂說。越說，他在上頭越不得勁兒。』攔之再三，衆人方壓靜了。智爺在

上面見猴子蹲在樹梢。他却端詳，見有個斜槎椏，他便奔到斜枝上面。那樹枝兒連身子亂幌。衆人下面瞧着，個個駭驚。只見智爺喘息了喘息，等樹枝兒穩住，他將脚丫兒慢慢的一抬，敲着搭拉的鎖鍊兒，將指頭一扎煞，攏住鎖鍊。又把頭上的氈帽摘下來作個兜兒，脚指一拳，往下一沉。猴子在上面蹲不住，咕嚕咕嚕一陣亂叫，掉將下來。他把氈帽一接，猴兒正掉在氈帽裏面。連忙將氈帽沿兒一摺，就用鐵練捆好，啣在口內，兩手倒爬順流而下，毫不費力。衆人無不喝采。

智爺將猴兒交與內相。內相眉開眼笑道：『叫你受乏了。你貴姓吓？』智爺道：『俺姓王行二。』內相回手在兜肚內掏出兩個一兩重的小元寶兒，遞與智爺道：『給你這個，你別嫌輕，喝碗茶罷。』智爺接過來一看，道：『這是嗎行行兒？』王頭道：『這是銀鏤兒。』智爺道：『要他幹嗎呀？』王頭兒道：『這個換得出錢來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這鉛塊兒也換的出錢來？』內相聽了，笑道：『真是怯條子。那不是鉛，是銀子，那值好幾吊錢呢。』又對王頭兒道：『咱家看他真

誠實。明日頭兒給他找個輕鬆檔兒，咱家還要單敬你一盃呢。」王頭兒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小人焉敢不遵，何用賞酒呢。」內相道：「說給你喝酒，咱家再不撒謊。你可不許分他的。」王頭道：「小人不至于那麼下作。他登高爬梯，耽驚受怕的得的賞，小人也忍得分他的。」內相點了點頭，抱着猴子去了。這裏衆人仍然作活。

到了散工，王頭同他到了黃亭子，把得銀之事對裴福說了。裴福歡天喜地，千恩萬謝。智化又裝傻道：「爹吓，咱有了銀子咧，治他二畝地，蓋他幾間房，再買他兩隻牛咧。」王頭兒忙攔住道：「穀了，穀了。算了罷！你這二兩來的銀子，幹不了這些事怎麼好呢？沒見過世面。治二畝地，幾間房子，還要買牛咧買驢的，統共攏兒穀賞個草驢旦子的。盡攪麼！明日我還是一早來找你。」智爺道：「是了。俺在這裏恭候。」王頭道：「是不是，剛吃了兩天飽飯，有了二兩銀子的家當兒，立刻就撇起京腔來了。你又恭候咧！」說笑着，就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一同進城。智爺仍然拿了鐵鍬，要作活去。王頭道：『王第二的，你且攔下那個。』智爺道：『怎麼你不叫俺奏咧？』王頭道：『這是甚麼話！誰不叫你奏了！連前兒個，我吃了你兩三個烏塗的了。你這裏來看堆兒罷。』智爺道：『俺看着這個不做活，也給飯吃呀？』王頭道：『照舊吃飯，仍然給錢。』智爺道：『這倒好了。任嗎兒不幹。吃飽了，竟墩脛，還給錢兒。這倒是鐘鼓上雀兒成樂鴿子咧。』王頭道：『是不是，又鬧起怯燕兒孤來了。我告訴你說，這是輕鬆檔兒，省得內相老爺來了……』

剛說至此，只見他又悄悄的道：『來了，來了。』早見那邊來的，恰是昨日的小內相，捧着一個金絲纍就，上面嵌着寶石蟠桃式的小盒子，笑嘻嘻的道：『王老二，你來了嗎？』智爺道：『早就來咧。』內相道：『今日甚麼檔兒？』智爺道：『叫俺看着堆兒。』內相道：『這就是了。我們老爺怕你還作活，一來叫我來瞧瞧，二來給你送點心，你自瞻瞻。』智爺接過盒子道：『這挺硬的怎麼吃呀？』內

相哈哈笑道：『你真嘔人！你倒底打開呀。誰叫你吃盒子呢？』智爺方打開盒子，見裏面皆是細巧炸食，拿起來攪了攪，又聞了聞，仍然放在盒內，動也不動，將盒蓋兒蓋上。內相道：『你爲甚麼不吃呢？』智爺道：『咱有爹。這樣好東西，俺拿回去給咱爹吃去。』內相此時聽了，笑着點頭兒，道：『咱爹不咱爹的倒不挑你。你是好的，倒有孝心。既是這樣，連盒子先攔着，少時咱家再來取。』

到了午間，只見昨日丟猴兒的內相，帶着送吃食的小內相，二人一同前來。王頭看見，連忙迎上來。內相道：『王頭兒，難爲你。咱家聽說叫王第二的看堆兒，很好。來。給你這個。』王頭兒接來一看，也是兩個小元寶兒。王頭兒道：『這有甚麼呢，又叫老爺費心。』連忙謝了。內相道：『甚麼話呢，說給你喝，焉有空口說白話的呢。王第二的呢？』王頭兒道：『他在那裏看堆兒呢。』連忙叫道：『王第二的！』智爺道：『做嗎呀？俺這裏看堆兒呢。』王頭兒道：『你這裏來罷。那些東西不用看着，丟不了。』智爺過來。內相道：『聽說你很有孝心。早起那個盒

子呢？」智爺道：「在那裏放着沒動呢。」內相道：「你拿來，跟了我去。」

智爺到那裏拿了盒子，隨着內相，到了金水橋上。只聽內相道：「咱家姓張，見你灑好的。咱家給你裝了一匣子小炸食，你拿回去給你爹吃。你把盒子裏的你吃了罷。」小內相打開盒子，叫他拿衣襟兜着吃。智爺一壁吃，一壁說道：「好個大廟！蓋的雖好，就只門口兒短個戲臺。」內相聽了，笑的前仰後合，道：「你呀，怯的都不怯了！難道你在鄉下就沒聽見說過皇宮內院麼？竟會拿着這個當大廟！要是大廟，豈止短戲臺，難道門口兒就不立旗桿麼？」智爺道：「那邊不是旗桿嗎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忠烈祠合雙義祠的旗桿。」智爺道：「這個大殿呢？」內相道：「那是修文殿。」智爺道：「那後稿閣呢？」內相道：「什麼後稿閣呢，那是耀武樓。」智爺道：「那邊又是嗎去處呢？」內相道：「我告訴你，那邊是寶藏庫，這是四值庫。」智爺道：「這是四值庫。」內相說：「哦。」智爺道：「俺瞧着這房子全是蓋的四直吓，並無有歪的呀。怎麼單說他四值呢？」內相笑道：「那是庫的

名兒，不是蓋的四直。你瞧那邊是緞疋庫，這邊是籌備庫。』智爺暗暗將方向記明，又故意的說道：『這些所子蓋的雖好，就只短了一樣兒。』內相道：『短甚麼？』智爺道：『各房上全沒有煙筒，是不是？』內相聽了，笑了個不了，道：『你真嘔死人，笑的我肚腸子都斷了。你快拿了匣子去罷。咱家也要進宮去了。』

智爺見內相去後，他細細的端詳了一番，方攜了匣子回來。到了晚間散工，來至黃亭子，見了裴福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擔驚。及至天交二鼓，智爺繫縛停當，帶了百寶囊，別了裴福，一直竟奔內苑而來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回

第八十一回

盜御冠交託丁兆蕙

攔相轎出首馬朝賢

且說黑妖狐來至皇城，用如意縱越過皇牆，已至內圍。他便施展生平武藝，走壁飛簷。此非尋常房舍牆垣可比：牆呢是高的，房子是大的，到處一層層皆是殿閣琉璃瓦蓋成，脚下是滑的，並且各所在皆有上值之人，要略有響動，那是頑的嗎？

好智化！輕移健步，躍脊躡房，所過處皆留暗記，以便歸路熟識。「嗖」「嗖」「嗖」一直來到四值庫的後坡，數了數瓦櫳，便將瓦揭開，按次序排好，把灰土扒在一邊。到了錫被四圍，用利刃劃開望板，也是照舊排好。早已露出了椽子來。又

在百寶囊中取出連環鋸，斜岔兒鋸了兩根，將鋸收起。用如意繚上的如意鈎搭住，手握絲縑，剛倒了兩三把，到了天花板，揭起一塊，順流而下。腳踢實地，用腳尖滑步而行，惟恐看出脚印兒來。

剛要動手，只見牆那邊牆頭露出燈光，跳下人來道：『在這裏。有了。』智爺暗說：『不好！』急奔前面坎牆，貼伏身體，留神細聽。外邊却又說道：『有了三個了。』智化暗道：『這是找甚麼呢？』忽又聽說道：『六個都有了。』復又上了牆頭，越牆去了。原來是隔壁值宿之人，大家擲骰子，耍急了，隔牆兒把骰子扔過來了。後來說合了，大家圓場兒，故此打了燈籠，跳過牆來找。「有了三個」又「六個全有了」，說的是骰子。

且言智爺見那人上牆過去了，方引着火扇一照，見一溜朱紅榻子上面有門兒，俱各粘貼封皮，鎖着鍍金鎖頭。每門上俱有號頭，寫着「天字一號」，就是九龍冠。

卽伸手掏出一個小皮壺兒，裏面盛着燒酒，將封皮印濕了，慢慢揭下。又摸鎖頭兒，鎖門是個工字兒的，卽從囊中掏出掖子，配子，皮鑰匙，將鎖輕輕開開。輕啓朱門，見有黃包袱包定冠盒，上面還有象牙牌子，寫着「天字第一號九龍冠一頂」，并有「臣某跪進」，也不細看。智爺兢兢業業請出，將包袱挽手打開，把盒子頂在頭上，兩邊挽手往自己下巴底下一勒，繫了個結實。然後將朱門閉好，上了鎖。恐有手印，又用袖子搽搽。回手百寶囊中掏出個油紙包兒，裏面是糰子，仍把封皮粘妥。用手按按，復用火扇照了一照，再無形跡。脚下却又滑了幾步，彌縫腳踪。方攏了如意縑，倒爬而上。到了天花板上，單手攏縑，脚下絆住，探身將天花板放下安穩。翻身上了後坡，立住脚步，將如意縑放起。安放斜岔兒椽子，抹了油膩子，絲毫不錯。搭了望板，蓋上錫被，將灰土俱各按攏堆好，挨次兒穩了瓦。又從懷中掏出小條帚掃了一掃灰土，紋絲兒也是不露。收拾已畢，離了四值庫，按舊路歸來，到處取了暗記兒。此時已五鼓天了。

他只顧在這裏盜冠，把個裴福急的坐立不安，心內胡思亂想。由三更盼到四更，自四更盼到五更，盼的老眼欲穿。好容易，見那邊影影綽綽似有人影。忽聽鑼聲震耳，偏偏的巡更的來了。裴福唬的膽裂魂飛。只見那邊黑影一蹲，却不動了。巡更的問道：『那是甚麼人？』裴福忙插口道：『那是俺的兒子出恭呢。你老歇歇去罷。』更夫道：『巡邏要緊，不得工夫。』「噹」「噹」「噹」打着五更，往北去了。裴福趕上一步。智爺過來道：『巧極了。巡更的又來了，險些兒誤了大事。』說罷，急急解下冠盒。裴福將蓆箕子底屜兒揭開，智化安放妥當，蓋好了屜子。自己脫了夜行衣，包裹好了，收藏起來，上面用棉被褥蓋嚴。此時英姐尚在睡熟未醒。裴福悄悄問道：『如何盜冠？』智化一一說了。把個裴福唬的半天做聲不得。智爺道：『功已成了。你老人家該裝病了。』

到了天明，王頭兒來時，智化假意悲啼，說：『俺爹昨晚偶然得病，鬧了一夜，不省人事。俺只得急急回去。』王頭兒無奈，只得由他。英姐不知就裏，只當

他祖父是真病呢，他却當真哭起來了。智爺推着車子，英姐跟步而行，哭哭啼啼。一路上有知道他們是逃荒的，無不嗟嘆。出了城門，到了無人之處，智化將裴福喚起，把英姐抱上車去，背起繩絆，急急趕路。離了河南，到了長江，乘上船，一帆風順。

一日來到鎮江口，正要換船之時，只見那邊有一隻大船出來了三人，却是兆蕙艾虎。彼此見了，俱各歡善。連忙將小車搭跳上船，智爺等也上了大船。到了艙中，換了衣服，大家就坐。雙俠便問：『事體如何？』智爺說明原委，甚是暢快。趁着順風，一日到了本府，在停泊之處下船，自有莊丁伴當接待，推小車。一同進莊，來至待客廳，將蓆簍搭下來，安放妥當。自然是飲酒接風。智化又問了二爺如何將冠送去。兆蕙道：『小弟已備下錢糧筐了，一頭是冠，一頭是香燭錢糧，又潔淨，又靈便。就說奉母命天竺進香，兄長以為何如？』智爺道：『好！但不知』

在何處居住？」二爺道：「現有周老兒名叫周增，他就在天竺開設茶樓，小弟素來與他熟識，且待他有好處。他那裏樓上極其幽雅，頗可安身。」智爺聽了，甚爲放心。飲酒吃飯之後，到了夜靜更深，左右無人，方將九龍珍珠冠請出供上。大家行了禮，纔打開瞻仰了瞻仰。此冠乃赤金纍龍，明珠鑲嵌。上面有九條金龍，前後臥龍，左右行龍，頂上有四條攪尾龍，捧着一個團龍。週圍珍珠不記其數，單有九顆大珠，晶瑩煥發，光芒四射。再趁着赤金明亮，閃閃灼灼，令人不能注目。大家無不讚揚，真乃稀奇之寶。好好包裹，放在錢糧筐內，遮蓋嚴密。到了五鼓，丁二爺帶了伴當，離了茉花村，竟奔中天竺而去。

遲不幾日回來，大家迎至廳上，細問其詳。丁二爺道：「到了中天竺，就在周老茶樓居住。白日進了香，到了晚間，託言身體乏困，早早上樓安歇。周老惟恐驚醒於我，再也不敢上樓。因此趁空兒到了馬強家中佛樓之上，果有極大的佛龕三座。我將寶冠放在中間佛龕左邊櫃扇的後面，仍然放下黃緞佛簾，人人不能理會。」

安放妥當，回到周家樓上，已交五鼓。我便假裝起病來，叫伴當收拾起身。周老那裏肯放，務必趕作羹湯煖酒。他又拿出四百兩銀子來要歸還原銀，我也沒要，急急的趕回來了。」大家聽了，歡喜非常。惟有智爺瞅着艾虎一語不發。

但見小爺從從容容道：「丁二叔既將寶冠放妥，姪兒就該起身了。」兆蘭兆蕙聽了此言，倒替艾虎爲難，也就一語不發。只聽智化道：「艾虎吓，我的兒，此事全爲忠臣義士起見，我與你丁二叔方涉深行險，好容易將此事作成。你若到了東京，口齒中稍有含糊，不但前功盡棄，只怕忠臣義士的性命也就難保了。」丁氏弟兄極口答道：「智大哥此話是極，賢姪你要斟酌。」艾虎道：「師父與二位叔父但請放心。小姪此去，此頭可斷，此志不能回！此事再無不成之理。」智爺道：「但願你如此。這有書信一封你拿去，找着你白五叔，自有安置照應。」小俠接了書信，揣在裏衣之內，提了包裹，拜別智爺與丁大爺丁二爺。他三人見他小小孩童幹此關係重大之事，又是耽心，又是愛惜，不由的送出莊外。艾虎道：「師父與二位

叔父不必遠送。艾虎就此拜別了。智化又囑咐道：『金冠在佛龕中間左邊榻扇的後面，要記明了！』艾虎答應，背上包裹，頭也不回，佯長去了。請看艾虎如此的光景，豈是十五歲的小兒，差不多有年紀的也就甘拜下風。他人兒雖小，膽子極大，而且機變謀略俱有；這正是「有智不在年高，無智空活百歲」。

這艾虎在路行程，不過是饑餐渴飲。一日來到開封府，進了城門，且不去找白玉堂。他却先奔開封府署，要瞧瞧是甚麼樣兒。不想剛到衙門前，只見那邊喝道之聲，攆逐閒人，說：『太師來了。』艾虎暗道：『巧咧！我何不迎將上去呢？』趁着忙亂之際，見頭踏已過，大轎看看切近。他却從人叢中鑽出來，迎轎跪倒，口呼：『冤枉吓！相爺，冤枉！』包公在轎內見一個小孩子，攔轎鳴冤，吩咐帶進衙門。左右答應一聲，上來了四名差役，將艾虎攏住，道：『你這小孩子淘氣的很，開封府也是你戲耍的麼？』艾虎道：『衆位別說這個話。我不是頑來了，我真要告

狀。』張龍上前道：『不要驚唬于他。』問艾虎道：『你姓甚麼？今年多大了？』艾虎一一說了。張龍道：『你狀告何人？爲着何事？』艾虎道：『大叔，你老不必深問。只求你老帶我見了相爺，我自有的話回稟。』張龍聽了此言，暗道：『這小孩子竟有些意思。』

忽聽裏面傳出話來：『帶那小孩子。』張龍道：『快些走罷。相爺升了堂了。』艾虎隨着張龍，到了角門，報了門，將他帶至丹墀上，當堂跪倒。艾虎偷偷往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自威，兩旁羅列衙役，甚是嚴肅，真如森羅殿一般。只聽包公問道：『那小孩子姓甚名誰？狀告何人？訴上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名叫艾虎，今年十五歲，乃馬員外馬強的家奴。』包公聽說馬強的家奴，便問道：『你到此何事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特爲出首一件事。小人却不知道甚麼叫出首。只因這宗事，小人知情。聽見人說：「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」故此小人前來在相爺跟前言語一聲兒，就完了小人的事了。』包公道：『慢慢講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只因三年

前，我們太老爺告假還鄉……」包公道：「你家太老爺是誰？」艾虎伸出四指道：「就是四指庫的馬朝賢。他是我們員外的叔叔。」包公聽了，暗想道：「必是四指庫總管馬朝賢了。小孩子不懂得四值，拿着當了四指了。」又問道：「告假還鄉，怎麼樣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的太老爺坐着轎到了家中，抬至大廳之上，下了轎，就叫左右迴避了。那時小人跟着員外，以爲是個小孩子却不必諱。只見我們太老爺從轎內捧出一個黃龍包袱來，對着小人的員外悄悄說道：「這是聖上的九龍冠，咱家順便帶來。你好好的供在佛樓之上。將來襄陽王爺舉事，就把此冠呈獻，千萬不可洩露。」我家員外就接過來了，叫小人托着。小人端着沉甸甸的，跟着員外，上了佛樓。我們員外就放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了。」包公聽了暗暗吃驚，連兩旁的衙役無不駭然。

只聽包公問道：「後來便怎麼樣？」艾虎道：「後來也不怎麼樣。到一來二去，我也大些了，常聽見人說：「知情不舉，罪加一等。」小人也不理會。後來又

有人知道了，却向小人打聽，小人也就告訴他們。他們都說：「沒事便罷；若有了事，你就是知情不舉。」到了新近，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，就有人合小人說：「你隄防着罷！員外這一到京，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，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。」小人聽了害怕。比不得三年前，人事不知天日不懂的，如今也覺明白些了，越想越不是頑的。因此小人趕至京中，小人却不是出首，止于把此事說明了，就與小人不相干了。」包公聽畢，忖度了一番，猛然將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我把你這狗才！你受了何人主使，竟敢在本閣跟前陷害朝中總管與你家主人？是何道理？還不與我從實招上來！」左右齊聲吆喝道：「快說！快說！」

未知艾虎如何答對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一回

第八十二回

試御刑小俠經初審——遵欽命內宦會五堂

且說艾虎聽包公問他是何人主使，心中暗道：『好利害！怪道人人說包相爺斷事如神，果然不差。』他却故意驚慌道：『沒有甚麼說的。這倒爲了難了。不報罷，又怕罪加一等；報了罷，又說被人主使。要不，就算沒有這宗事，等着我們員外說了，我再呈報如何？』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就要下堂。兩邊衙役見他小孩子不懂官事，連忙喝道：『轉來，轉來。跪下，跪下。』艾虎復又跪倒。包公冷笑道：『我看你雖是年幼頑童，眼光却甚詭詐。你可曉得本閣的規矩麼？』艾虎聽了暗暗

打個冷戰，道：『小人不知甚麼規矩。』包公道：『本閣有條例，每逢以小犯上者，俱要將四肢鋸去。如今你既出首你家人，犯了本閣的規矩，理宜鋸去四肢來。哦！請御刑。』只見黃澄澄冷森森一口銅鋸，放在艾虎面前。

小俠看了雖則心驚，暗暗自己叫着自己：『艾虎吓，艾虎！你爲救忠臣義士而來，慢說鋸去四肢，縱然腰斷兩截，只要成了名，千萬不可露出馬腳來。』忽聽包公問道：『你還不說實話麼？』艾虎故意顛巍巍的道：『小人實實害怕，惟恐罪加一等，不得已呈訴吓。相爺呀！』包公命去鞋襪。張龍趙虎上前，左右一聲吶喊，將艾虎丟翻在地，脫去鞋襪。張趙將艾虎托起雙足，入了鋸口。王馬掌住鋸刀，手攏鬼頭靶，面對包公。只等相爺一擺手，刀往下落。不過噠吱一聲，艾虎的腳丫兒就結了。張龍趙虎一邊一個架着艾虎，馬漢提了艾虎的頭髮，面向包公。包公問道：『艾虎，你受何人主使？還不快招麼？』艾虎故意哀哀的道：『小人就知害

怕，實實沒有什麼主使的。相爺不信，差人去取珠冠；如若沒有，小人情甘認罪。』包公點頭道：『且將他放下來。』馬漢鬆了頭髮，張趙二人連忙將他往前一搭，雙足離了鏹口。王朝馬漢將御刑抬過一邊。此時慢說艾虎心內落實，就是四義士等無不替艾虎傲倖的。

包公又問道：『艾虎，現今這頂御冠還在你家主佛樓之上麼？』艾虎道：『現在佛樓之上。回相爺，不是玉冠，小人的太老爺說是珍珠九龍冠。』包公問實了，便吩咐將艾虎帶下去。該值的聽了，即將艾虎帶下堂來。早有禁子郝頭兒接下差使，領艾虎到了監中單間屋裏，道：『少爺，你老這裏坐罷。待我取茶去。』少時取了新泡的蓋碗茶來。艾虎暗道：『他們這等光景，別是要想錢罷？怎麼打着官司的稱呼少爺，還喝這樣的好茶，這是甚麼意思呢？』只見郝頭兒悄悄與夥計說了幾句話，登時擺上菜蔬，又是酒，又是點心，并且親自設勸斟酒。鬧的艾虎反倒不得主意了。

忽聽外面有人啞啞的聲音，郝頭兒連忙迎了出來，請安道：『小人已安置了少爺，又孝敬了一桌酒飯。』又聽那位官長說道：『好，難爲你了。賞你十兩銀子，明日到我下處去取。』郝頭兒叩頭謝了賞。只聽那位官長吩咐道：『你在外面照看，我合你少爺有句話說。呼喚時方許進來。』郝禁子連連答應，轉身在監口攔人。凡有來的，他將五指一伸，努努嘴，擺擺手，那人見了急急退去。

你道此位官長是誰？就是玉堂白五爺。只因聽說有個小孩子告狀，他便連忙跑到公堂之上細細一看，認得是艾虎，暗道：『他到此何事？』後來聽他說出原由，驚駭非常。又暗暗揣度了一番，音是爲倪太守歐陽兄而來，不由的心中躊躇道：『這樣一宗大事，如何攔在小孩子身上呢？』忽聽公座上包公發怒，說請御刑。白五爺只急的搓手，暗道：『完了！完了！這可怎麼好？』自己又不敢上前，惟有兩眼直勾勾瞅着艾虎。及至艾虎一口咬定，毫無更改。白五爺又暗暗誇獎道：『好孩

子！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。這要是從鋤口裏爬出來，方是男兒。」後來見包公放下艾虎，准了詞狀，只樂得心花俱開，便從堂上溜了下來，見了郝禁子，囑咐道：『堂上鳴冤的是我的姪兒。少時下來，你要好好照應。』郝禁子那敢怠慢，故此以少爺稱呼，伺候茶水酒飯，知道白五爺必來探監。爲的是當好差使，又可於中取利。果然，白五爺來了，就賞了十兩銀子，叫他在外瞭望。

五爺便進了單屋。艾虎抬頭見是白玉堂，連忙上前參見。五爺悄悄道：『賢姪，你好大膽量！竟敢在開封府弄懸虛。這還了得！我且問你，這是何人主意？因何賢姪不先來見我呢？』艾虎見問將始末情由述了一遍，道：『姪兒臨來時，我師父原給了一封信，叫姪兒找白五叔。姪兒一想，一來恐事不密，露了形迹；二來可巧遇見相爺下朝，因此姪兒就喊了冤了。』說着話，將書信從裏衣內取出，遞與玉堂。玉堂接來拆看，無非托他暗中調停，不叫艾虎吃虧之意。將書看畢，暗自忖道：『這明是艾虎自逞膽量，不肯先投書信。可見高傲，將來竟自不可限量呢。』

便對艾虎道：『如今緊要關隘已過，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方纔我聽說你的口供，打了摺底，相爺明早就要啓奏了。且看旨意如何，再做道理。你吃了飯不會？』艾虎道：『飯倒不消，就只酒……』說至此，便不言語。白五爺問道：『怎麼沒有酒？』艾虎道：『有酒。那點點兒剛喝了五六碗就沒了。』白玉堂聽了，暗道：『這孩子敢則愛喝。其實五六碗也不爲少。』便喚道：『郝頭兒呢。』只聽外面答應，連忙進來。五爺道：『再取一瓶酒來。』郝禁子答應去了。白五爺又囑咐道：『少時酒來，擗節而飲，不可過於貪杯。知道明日是甚麼旨意呢，你也要留神隄防着。』艾虎道：『五叔說的是。姪兒再喝這一瓶，就不喝了。』白玉堂也笑了。郝頭兒取了酒來，白五爺又囑咐了一番，方纔去了。

果然，次日包公將此事遞了奏摺。仁宗看了，將摺留中，細細揣度。偶然想起：『兵部尙書金輝曾具摺二次，說朕的皇叔有謀反之意，是朕一時之怒將他謫

貶。如何今日包卿摺內又有此說呢？事有可疑。』即宣都堂陳林密旨派往稽查四值庫。老伴伴領旨，帶領手下人等，傳了馬朝賢，宣了聖旨。馬朝賢不知爲着何事，見是都堂奉欽命而來，敢不懷遵，只得隨往一同上庫，驗了封，開了庫門。就從朱橛天字一號查起，揭開封皮，開了鎖，拉開朱門一看。罷咧！却是空的。陳公公問道：『這九龍珍珠冠那裏去了？』誰知馬朝賢見沒了此冠，已然唬的面目焦黃。如今見都堂一問，那裏還答應的上來。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半晌說了一句：『不……不知道。』陳公公見他神色驚慌，便道：『本堂奉旨查庫者，就是爲查此冠。如今此冠既不見，本堂只好回奏，且聽旨意便了。』回頭吩咐道：『孩兒們把馬總管好好看起來。』陳公公即時覆奏。聖上大怒，即將總管馬朝賢拿問，就派都堂審訊。陳公公奏道：『現有馬朝賢之姪馬強在大理寺審訊。馬朝賢既然監守自盜，他姪兒馬強必然知情，理應歸大理寺質對。』天子准奏，將原摺並馬朝賢俱交大理寺。天子傳旨之後，恐其中另有情弊，又特派刑部尙書杜文輝，都察院總憲范

仲禹，樞密院掌院顏查散，會同大理寺文彥博隔別嚴加審訊。

此旨一下，各部院堂官俱赴大理寺。惟有樞密院顏查散大人剛要上轎，只見虞候手內拿一字柬，回道：『白五老爺派人送來，請大人卽升。』顏查散接過拆閱，原來是白玉堂託付照應艾虎。顏大人道：『是了。我知道了。叫來人回去罷。』虞候傳出話去。顏大人暗暗想道：『此係奉旨交審的案件，難以徇情，只好臨期看機會便了。』上轎來至大理寺。衆位堂官會了齊，大家俱看了原摺，方知馬朝賢監守自盜，其中有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，個個駭目驚心。彼此計議。范仲禹道：『少時都堂到來，固然先問這小孩子，真僞莫辨。莫若如此如此，先試探他一番如何？』大家深以爲然。又都向文大人問了問馬強一案，審的如何。文大人道：『這馬強強梁霸道，俱已招承。惟獨一口咬定倪太守結連大盜，搶掠他的家私一節，已將北俠歐陽春拿到。原來是個俠客義士，倪太守多虧他救出。至于搶掠之事，概不知情，堅不承認。下官問過幾堂，見他爲人正直，言語豪爽，決非劫掠大盜。下官』

已派人暗暗訪查去了。如今既有艾虎他是馬強家奴，他家被劫，他自然知道的。此事也可以問他。」大家稱「是」。

忽見稟道：「都堂到了。」衆大人迎至丹墀。只見陳公公下轎，搶行幾步，與衆位大人見了，說道：「衆位大人早到了。恕咱家來遲。只因聖上爲此震怒，懶進飲食，還是我宛轉進諫，聖上方纔進膳。咱家伺候膳畢，急急趕到，所以來遲。」彼此到了公堂之上，見設着五堂公位，大家挨次而坐。陳公公道：「衆位大人還沒有問問麼？」衆人道：「等都堂大人。我等已計議了一番。」便將方纔商酌的話說了。陳公公道：「衆位大人高見不差。很好。就是如此罷。」吩咐先帶艾虎。左右一聲喊，接連不斷：「帶艾虎！帶艾虎！」

小爺在開封府經過那樣風波，如今到了大理寺，雖則是五堂會審，他却毫不介意，上得堂來，雙膝跪倒，兩隻眼睛，滴溜嚙嚙東瞧西看。陳公公先就說道：「哎！咱家只道甚麼艾虎呢，原來是個小孩子。看他渾渾實實，却倒伶伶俐俐的。你

今年多大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十五歲了。」陳公公道：「你小小年紀有甚冤屈，竟敢告狀呢？大着點聲兒，說給衆位大人聽。」艾虎將昨日在開封府的口供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包相爺要將小人四肢剝去，小人實在是畏罪之故，並不敢陷害主人，因此蒙相爺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狀子。」說罷，向上叩頭。

陳公公聽了，對着衆人說道：「衆位大人俱各聽明了。有甚麼問的只管問。咱家雖是奉旨欽派，然而咱家只知進御當差，這案子上頭甚不明白。」只聽杜大人問道：「艾虎，你在馬強家幾年了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自幼兒就在那裏。」杜大人道：「三年前你家太老爺交給你主人的九龍冠，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」艾虎道：「親眼見的。小人的太老爺先給小人的主人，小人的主人就叫小人捧着，一同到了佛樓，收在中間龕的榻扇後面。」杜大人道：「既是三年前之事，你爲何今日纔來出首？講！」陳公公道：「是呀，三年前馬總管告假，咱家還依稀記得，大約是爲修理墓塋，告了三個月的假。我們這裏還有底賬可考。既是那時候的事情，爲何這時

候纔叨登出來呢？你說。」艾虎道：「小人三年前方交十二歲，天日不懂，人事不知。小人今年十五歲，到底明白點了。又因小人主人目下遭了官事，惟恐說出這件事情來，小人如何擔的起知情不舉隱匿不報的罪名呢。」范大人道：「這也罷了。我且問你，當初你太老爺交付你主人九龍冠時，說些甚麼？」艾虎道：「小人就聽見我太老爺說：『此冠好好收藏，等着襄陽王舉事時，就把此冠獻上，必得大大的爵位。』」小人也不知舉甚麼事。」范大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家太老爺你自然是認得的了。」一句話，問的艾虎張口結舌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二回

第八十三回

矢口不移心靈性巧——真賊實犯理短情屈

且說艾虎聽范大人問他可認得你家太老爺這一句話，艾虎暗暗道：『這可罷了我咧！當初雖見過馬朝賢，我並未曾畱心。何況又別了三年呢。然而又說不得我不認得。但這位大人如何單問我認得不認得，必有甚麼緣故罷？』想罷，答道：『小人的太老爺，小人是認得的。』范大人聽了，便吩咐：『帶馬朝賢。』左右答應一聲，朝外就走。

此時顏大人旁觀者清，見艾虎沉吟後方纔答應「認得」，就知艾虎有些恍惚，

暗暗着急擔驚，惟恐年幼一時認錯了，那還了得。急中生智，便將手一指，大袍袖一遮，道：『艾虎，少時馬朝賢來時，你要當面對明，休得袒護。』嘴裏說着話，眼睛却遞眼色，雖不肯搖頭，然而紗帽翅兒也略動了一動。艾虎本因范大人問他認得不認得，心中有些疑心；如今見顏大人這番光景，心內更覺明白。只聽外面鎖鑰之聲，他却跪着偷偷往外觀看，見有個年老的太監，雖然項帶刑具，到了丹墀之上，面上尙微有笑容，及至到了公堂，他纔斂容息氣。而且見了大人們，也不下跪報名，直挺挺站在那裏，一語不發。小爺更覺省悟。

只聽范大人問道：『艾虎，你與馬朝賢當面對來。』艾虎故意的抬頭望了一望。那人道：『他不是我家太老爺。我家太老爺小人是認得的。』陳公公在堂上笑道：『好個孩子，真好眼力！』又望着范大人道：『似這等光景，這孩子真認得馬總管無疑了。來吓！你們把他帶下去，就把馬朝賢帶上來罷。』左右將假馬朝賢帶下。不多時，只見帶上了個欺心背反，蓄意謀奸，三角眼含痛淚，一片心術不端的總管。

馬朝賢來。左右當堂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陳公公見這番光景，未免心生惻隱，無奈說道：『馬朝賢，今有人告你三年前告假回鄉時，你把聖上九龍珍珠冠擅敢私攜至家。你要從實招上來。』馬朝賢唬得膽裂魂飛，道：『此冠實是庫內遺失，犯人概不知情吓！』只聽文大人道：『艾虎，你與他當面對來。』艾虎便將口供述了一回，道：『太老爺，事已如此，也就不用推諉了。』馬朝賢道：『你這小廝，着實可惡！咱家何嘗認得你來。』艾虎道：『太老爺如何不認得小人呢？小人那時纔十二歲，伺候了你老人家多少日子，太老爺還時常誇我很伶俐，將來必有出息。難道太老爺就忘了麼？可見是「貴人多忘事」。』馬朝賢道：『我縱然認得你，我幾時將御冠交給馬強了呢？』文大人道：『馬總管，你不必抵賴。事已如此，你好好招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儻若不招，此乃奉旨之件，我們就要動大刑了。』馬朝賢道：『犯人實無此事。大人如若賞刑，或夾或打，任憑吩咐。』顏大人道：『大約束手問他，決不肯招。左右，請大刑來。』兩旁發一聲喊，剛要請刑，只見艾虎哭着

道：『小人不告了！小人不告了！』陳公公便問道：『你爲何不告了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只爲害怕，怕擔罪名，方來出首；不想如今害得我太老爺偌大年紀，受如此苦楚，還要用大刑審問。這不是小人活活把太老爺害了麼？小人實實不忍，小人情願不告了。』陳公公聽了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『傻孩子！此事已經奉旨，如何由的你呢。』只見杜大人道：『暫且不必用刑，左右將馬總管帶下去。艾虎也下去。不可叫他們對面交談。』左右分別帶下。

顏大人道：『下官方纔說請刑者，不過威嚇而已。他有了年紀之人，如何禁得起大刑呢？』杜大人道：『方纔見馬總管不認得艾虎，下官有些疑心，焉知艾虎不是被人主使出來的呢？』顏大人聽了暗道：『此言利害。但是白五弟託我照應艾虎，我豈可坐視呢？』連忙說道：『大人慮的雖是。但艾虎是個小孩子，如何擔得起這樣大事呢？且包太師已然測至此處，因此要用御刑劊他的四肢。他若果真被人主使，焉有捨去性命，不肯實說的道理呢？』杜大人道：『言雖如此，下官又有一』

個計較，莫若將馬強帶上堂來，如此如此追問一番，如何？」衆人齊聲說『是』。吩咐：『帶馬強，不許與馬朝賢對面。』左右答應。

不多時，將馬強帶到。杜大人道：『馬強，如今有人替你鳴冤，你認得他麼？』馬強道：『但不知是何人？』杜大人道：『帶那鳴冤的當面認來。』只見艾虎上前跪倒。馬強一看，暗道：『原來是艾虎這孩子，倒有爲主之心，真是好！』連忙稟道：『他是小人的家奴名叫艾虎。』杜大人道：『他有多大歲數了？』馬強道：『他十五歲了。』杜大人道：『他是你家世僕麼？』馬強道：『他自幼兒就在小人家裏。』惡賊只顧說出此話，堂上衆位大人無不點頭，疑心盡釋。杜大人道：『既是你家世僕，你且聽他替你鳴的冤。艾虎快將口供訴上來。』艾虎便將口供訴完，道：『員外休怪，小人實實擔不起罪名。』馬強喝道：『我把你這狗才！滿嘴裏胡說！太老爺何嘗交給我甚麼冠來！』陳公公喝道：『此乃公堂之上，豈是你喝呼家奴的所在，好不懂好歹。就該掌嘴。』馬強跪爬了半步，道：『回大人，三年前小

人的叔父回家，並未交付小人九龍冠。這都是艾虎的謊言。』顏大人道：『你說你叔父並未交付於你，如今艾虎說你把此冠供在佛樓之上；儻若搜出來時，你還抵賴麼？』馬強道：『如果從小人家中搜出此冠，小人情甘認罪，再也不敢抵賴。』顏大人道：『既如此，具結上來。』馬強以爲斷無此事，欣然具結。衆位大人傳遞看了，叫把馬強仍然帶下去。又把馬朝賢帶上堂來，將結念與他聽，問道：『如今你姪兒已然供明，你還不實說麼？』馬朝賢道：『犯人實無此事。如果從犯人姪兒家中搜出此冠，犯人情甘認罪，再無抵賴。』也具了一張結。將他帶下去，分別寄監。

文大人又問艾虎道：『你家主人被劫一事，你可知道麼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在招賢館服侍我們主人的朋友。』文大人道：『甚麼招賢館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的員外家大廳就叫招賢館，有好些人在那裏住着，每日裏耍槍弄棒，對刀比武，都是好本事。那日因我們員外誑了個儒流秀士帶着一個老僕人，後來說是新太守，就把他主僕鎖在空房之內。不知甚麼工夫，他們主僕跑了。小人的員外知道了，立刻騎馬

趕去，又把那秀士一人拿回來，就插在地牢裏了。』文大人道：『甚麼地牢？』艾虎道：『是個地窰子，凡有緊要事情，都在地牢。回大人，這個地牢之中，不知害了多少人命。』陳公公冷笑道：『他家竟敢有地牢，這還了得麼！這秀士必被你家員外害了。』艾虎道：『原要害來着。不知甚麼工夫，那秀士又被人救了去了。小人的員外就害起怕來。那些人勸我們員外說沒事；如有事時，大夥兒一同上襄陽去。就是那天晚上有二更多天，忽然來了個大漢，帶領官兵，把我們員外合安人在臥室內就捆了。招賢館衆人聽見，一齊趕到儀門前救小人的主人。誰知那些人全不是大漢的對手，俱各跑回了招賢館藏了。小人害怕，也就躲避了。不知如何被劫。』文大人道：『你可知道甚麼時候，將你家員外起解到府？』艾虎道：『小人聽姚成說有五更多天。』文大人聽了，對衆人道：『如此看來，這打劫之事與歐陽春不相干了。』衆人問道：『何以見得？』文大人道：『他原失單上報的是黎明被劫。五更天大漢隨着官役押解馬強赴府，如何黎明又打劫了呢？』衆位大人道：

『大人高見不差。』陳公公道：『大人且別問此事，先將馬朝賢之事覆旨要緊。』文大人道：『此案與御冠相連，必須問明一并覆旨，明日方好搜查提人。』說罷，吩咐帶原告姚成。誰知姚成聽見有九龍冠之事，知道此案大了，他却逃之夭夭了。差役去了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『姚成懼罪，業已脫逃，不知去向。』文大人道：『原告脫逃，顯有情弊。這九龍冠之事益發真了。只好將大概情形覆奏聖上便了。』大家公同擬了摺底，交付陳公公，先行陳奏。

到了次日，奉旨立刻行文到杭州捉拿招賢館的衆寇，並搜查九龍冠，即刻赴京歸案備質。過了數日，署事太守用黃亭子拾定龍冠，派役護送進京，連郭氏一並解到。

你道郭氏如何解來？只因文書到了杭州，立刻知會巡檢守備帶領兵弁，以爲捉拿招賢館的衆寇必要廝殺，誰知到了那裏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只得追問郭氏。郭

氏道：『就於那夜俱各逃走了。』署事官先查了招賢館，搜出許多書信，俱是與襄陽王謀爲不軌的話頭。又叫郭氏隨同來到佛樓之上，果在中間龕的左邊榻扇後面，搜出御冠帽盒來。署事官連忙打開驗明，依然封好妥當，立刻備了黃亭子請了御冠，因郭氏是個要犯硬證，故此將他一同解京。

衆位大人來至大理寺，先將御冠請出，大家驗明，供在上面。把郭氏帶上堂來，問他：『御冠因何在你家中？』郭氏道：『小婦人實在不知。』范大人道：『此冠從何處搜出來的？』郭氏道：『從佛樓中間龕內搜出。』杜大人道：『是你親眼見的麼？』郭氏道：『是小婦人親眼見的。』杜大人叫他畫招畫供。吩咐帶馬強。馬強剛至堂上，一眼瞧見郭氏，吃了一驚，暗說：『不好！他如何來到這裏？』只得向上跪倒。范大人道：『馬強，你妻子已然供出九龍冠來，你還敢抵賴麼？快與郭氏當面對來。』馬強聽了，戰戰兢兢問郭氏道：『此冠從何處搜出？』郭氏道：『佛樓之上中間龕內。』馬強道：『果是那裏搜出來的？』郭氏道：『你如何

反來問我？你不放在那裏，他們就能從那裏搜出來麼？」文大人不容他再辯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好逆賊！連你妻子都如此說，你還不快招麼？」馬強只唬的目瞪口呆，叩頭碰地，道：「冤孽罷了！小人情願畫招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顏大人吩咐將馬強夫妻帶在一旁，立刻帶馬朝賢上堂，叫他認明此冠並郭氏口供，連馬強畫的招俱各與他看了。只唬得他魂飛魄散，又當面問了郭氏一番，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事已如此，叫我有口難分訴。犯人畫招就是了。」左右叫他畫了招。衆位大人相傳看了，把他叔姪分別帶下去。文大人又問郭氏被劫一事。

忽聽外面嘈雜有人喊冤，只見衙役跪倒稟道：「外面有一老頭子手持冤狀，前來伸訴。衆人將他攔住，他那裏喊聲不止，小人不敢不回。」顏大人道：「我們是奉旨審問要犯，何人膽大，擅敢在此喊冤？」差役稟道：「那老頭子口口聲聲說是替倪太守鳴冤的。」陳公公道：「巧極了。既是替倪太守鳴冤的，何妨將老頭兒帶上來，衆位大人問問呢？」吩咐：「帶老頭兒。」不多時，見一老者上堂跪倒，手

舉呈詞，淚流滿面，口呼『冤枉。』顏大人吩咐將呈子接上來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道：『原來果是爲倪太守一案。』將此呈傳遞衆位大人看了，齊道：『此狀正是奉旨應訊案件。如今雖將馬朝賢監守自盜訊明，尙有倪太守與馬強一案未能質訊。今既有倪忠補呈伸訴，理應將全案人證提到當堂審問明白，明日一並覆旨。』

陳公公道：『正當如此。』便往下問道：『你就叫倪忠麼？』倪忠道：『是。小人叫倪忠。特爲小人主人倪繼祖前來伸冤。』陳公公道：『你不必啼哭，慢慢的訴上來。』

未知說些甚麼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三回

第八十四回

復原職倪繼祖成親——觀水災白玉堂捉怪

且說倪忠在公堂之上，便將奉旨上杭州接太守之任，如何暗暗私訪，如何被馬強拿去兩次。（有脫誤）『頭一次多虧了一個難女，名叫朱絳貞，乃朱舉人之女，被惡霸搶了去的，是他將我主僕放走。慌忙之際，一時失散，小人遇見個義士歐陽春，將此事說明。義士即到馬強家中打聽小人的主人下落。誰知小人的主人又被馬強拿去了在地牢，多虧義士歐陽春搭救出來。就定于次日，義士幫助捉拿馬強，護送到府。我家主人審了馬強幾次，無奈惡霸總不招承。不想惡霸家中被劫，他就一

口咬定，說小人的主人結連大盜明火執杖，差遣惡奴進京呈控。可憐小人的主人堂堂太守，因此解任，遭這不明不白的冤枉。望乞衆位大人明鏡高懸，細細詳查是幸。」范大人道：「你主人既有此冤枉，你如何此時方來伸訴呢？」倪忠道：「只因小人奉家主之命，前往揚州接取家眷。及至到了任所，方知此事，因此急急趕赴京師，替主鳴冤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陳公公點頭道：「難爲這老頭兒。衆位大人當怎麼辦呢？」文大人道：「倪忠的呈詞正與太守倪繼祖義士歐陽春小童艾虎所供俱各相符。惟有被劫一案，尙不知何人，須問倪繼祖歐陽春便見明白。」吩咐帶倪太守與歐陽春。

不多時，二人上堂。文大人問太守道：「你與歐陽春定于何時捉拿馬強？又于何時解到本府？」倪繼祖道：「定于二更帶領差役捉拿馬強，于次日黎明方纔到府。」文大人又問歐陽春道：「既是二更捉拿馬強，爲何于次日黎明到府呢？」歐陽春道：「原是二更就把馬強拿住，只因他家招募了許多勇士與小人對壘，小人好

容易將他等殺退，于五更時方將馬強駝在馬上。因霸王莊離府衙二十五六里之遙，小人護送到府時，天已黎明。」

文大人又叫帶郭氏上來，問道：「你丈夫被何人拿住？你可知道麼？」郭氏道：「被個紫髯大漢拿住，連小婦人一同捆縛的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幾時離家的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已五鼓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家被劫是甚麼時候？」郭氏道：「天尙未亮。」文大人道：「我看失單內劫去許多物件，非止一人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郭氏道：「來的人不少，小婦人唬的以被蒙頭，那裏還敢瞧呢。後來就聽賊人說：『我們乃北俠歐陽春帶領官役前來搶掠』；因此小婦人失單上有北俠的名字。」文大人道：「你丈夫結交招賢館的朋友，如何不見？」郭氏道：「就是那一夜的早起，小婦人因查點東西，不但招賢館內無人，連那裏的東西也短了許多。回大人，我丈夫交的這些朋友，全不是好朋友。」文大人聽了，笑對衆人道：「列位聽見了。這明是衆寇打劫，聲言北俠與官役移害于人之意無疑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大

人高見不差。歐陽春五鼓護送馬強，焉有黎明從新帶領人役打劫之理？此是衆寇打劫無疑了。』又把馬強帶上來，與倪忠當面質對。馬強到了此時再無折辨，就一一招了。

文大人吩咐將太守主僕北俠艾虎另在一處候旨，其餘案內之人分別收監。公同將覆奏摺子擬定，連招供並往來書信，預備明早謹呈御覽。天子看了大怒，却將摺子留中。你道爲何？皆因仁宗爲君，以孝治天下。其中關礙着皇叔趙爵不肯深究，止于明發上諭，說：『馬朝賢監守自盜，理應處斬。馬強搶掠婦女，私害太守，也定了斬立決。郭氏着勿庸議。』所有襄陽王之事一概不提。『倪繼祖官復原職。歐陽春義舉無事。艾虎雖以小犯上，薄有罪名，因爲御冠出首，着寬免。』

倪繼祖具摺謝恩，旨意問朱絳貞釋放一節，倪繼祖一一陳奏；又隨了一個夾片，是叙說倪仁被害，李氏含冤，賊首陶宗賀豹，義僕楊芳卽倪忠，並有祖傳並梗玉蓮花，如何失而復得的情由，細細陳奏。天子看了，聖心大悅，道：『卿家有許

多的原委，可稱一段佳話。』卽追封倪仁五品官銜，李氏封誥隨之。倪太公倪老兒也賞了六品職銜，隨任養老。義僕倪忠賞了六品承義郎，仍隨任服役。朱絳貞有玉蓮花聯姻之誼，奉旨畢姻。朱煥章恩賜進士。陶宗賀豹嚴緝拿獲，卽行正法。倪繼祖磕頭謝恩，復又請訓，定日回任。又到開封府拜見包公。此時北俠父子却被南俠請去，衆英雄俱各歡聚一處。倪太守又到展爺寓所，一來拜望，二來敦請北俠小俠務必隨同到任。北俠難以推辭，只得同艾虎到了杭州。倪太守從新接了任後，卽拜見了李氏夫人，與太公夫婦。李氏夫人依然持齋，另在靜室居住。倪太守又派倪忠隨了朱煥章同去，遷了倪仁之柩。立刻提出賀豹正法祭靈後，念經破土，安葬立塋。白事已完，又辦紅事。卽與朱老先生定了吉日，方與朱絳貞完姻。自然是熱鬧繁華，也不必細述。北俠父子在任，太守敬如上賓。俟諸事已畢，他父子便上茱花村去了。

且說仁宗天子自從將馬朝賢正法之後，每每想起襄陽王來，聖心憂慮。偏偏的洪澤湖水災連年爲患，屢接奏摺，不是這裏淹了百姓，就是那裏傷了禾苗，盡爲河工消耗國課無數，枉自勞而無功。這日單單召見包相，商酌此事。包相便舉保顏查散，才識諳練，有守有爲，堪勝此任。聖上卽升顏查散爲巡按，稽查水災，兼理河工民情。顏大人謝恩後，卽到開封府，一來叩辭，二來討教治水之法。包公說了些治水之法，雖有成章，務必隨地勢之高低，總要堵洩合宜，方能成功。顏查散又向包公要公孫策白玉堂，同門生前往幫辦一切。包公應允。次日早朝，包公奏明了，主簿公孫策護衛白玉堂隨顏查散前去治水。聖上久已知道公孫策頗有材能，卽封六品職銜；白玉堂的本領更是聖上素所深知之人，准其二人隨往。顏巡按謝恩請訓，卽刻起程。

一日來至泗水城，早有知府鄒嘉迎接大人。顏大人問了問水勢的光景，忽聽衙外百姓喧嘩，原來是赤堤墩的百姓控告水怪。顏大人吩咐把難民中有年紀的喚幾個

來問話。不多時帶進四名鄉老，但見他等形容憔悴，衣衫襤褸，苦不可言，向上叩頭，道：『救命吓！大人。』顏大人問道：『你們到此何事？』鄉老道：『小民連年遭了水災已是不幸，不想近來水中生了水怪，時常出來現形傷人。如遇腿快的跑了，他便將窩鋪拆毀，東西掠盡，害得小民等時刻不能聊生。望乞大人捉拿水怪要緊。』顏大人道：『你等且去，本院自有道理。』衆鄉老叩頭出衙去了。知會了衆人，大家散去。顏大人與知府說了多時，定於明日登西虛山觀水。知府退後，顏大人又與公孫先生白五爺計議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乘轎至西虛山下，知府早已伺候。換了馬匹，上至半山，連馬也不能騎了，只得下馬步行。好容易到了山頭，但見一片白茫茫沸騰澎湃，由赤堤灣浩浩蕩蕩漫至赤墩，順流而下，過了橫塘，歸於楊家廟。一路沖浸之處不可勝數。慢說房屋四分五落，連樹木也是七歪八扭。又見赤堤墩的百姓，全在水浸之處，搭了窩鋪棲身，自命名曰「捨命村」。他等本應移在橫塘，因路途遙遠，難以就食，故

此捨命在此居住。那一番慘淡形景，令人不堪注目。

旁邊的白五爺早動了惻隱之心，暗想道：『黎民遭此苦楚，連個準窩鋪沒有，還有水怪侵擾，可見是禍不單行。但只一件，他既不傷人，如何拆毀窩鋪，搶掠東西呢？事有可疑。俺今日夜間倒要看個動靜。』他却悄悄的知會了顏巡按，帶領四名差役，暗暗來至赤堤墩，假作奉命查驗的光景。衆百姓俱各上前叩頭訴苦。白玉堂叫他們騰出一個窩棚，進去坐下。又叫幾個老民，大家席地而坐。又細細問了水怪的來踪去跡。『可有甚麼聲息沒有？』衆百姓道：『也沒有甚麼聲息，不過嘔嘔亂叫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你們仍在各窩鋪內隱藏。我就在這窩棚內存身，夜間好與你們捉拿水怪。你們切不可聲張，惟恐水怪通靈，你們嚷嚷的他知道了，他就不肯出來了。』衆百姓聽了，登時連個大氣兒也不敢出，立刻悄語低言，努嘴，打手式。白玉堂看了，又要笑又可憐。想來被水怪唬的膽都破了。白玉堂回手在兜肚內摸出兩個鏢子，道：『你們將此銀拿去，備些酒來。餘下的你們糴米買柴。大家飽

吃了，夜間務必驚醒。儻若水怪來時，你們千萬不可亂跑。只要高聲一嚷，就在窩鋪內穩坐，不要動身。我自_有道理。』衆百姓聽了，歡天喜地，選腿快的尋找酒食去，腿慢的整理現成的魚蝦。七手八脚，登時的你拿這個，我拿那個，白五爺看了也覺有趣。仍叫這幾個有年紀的同自己吃酒，並問他水勢凶猛的情形。問他如何壩壩，再也打疊不起。衆鄉老道：『惟有山根之下水勢逆，到了那裏是個漩窩，那點兒地方不知傷害了多少性命。雖有行舟來往，到了那裏，沒有不小心留神的。』白五爺道：『漩窩那邊是甚麼地方？』衆鄉老道：『過了漩窩，那邊二三里之遙，便是三皇廟了。』白五爺暗記在心。

吃畢酒飯，早見一輪明月湧出，清光皎潔，趁着這滿湖蕩漾，碧浪茫茫，清波浩浩，真是月光如水水如天。大家閉氣息聲。錦毛鼠五爺踱來踱去，細細在水內留神。約有二鼓之半，只聽水面唼喇喇一聲響。白玉堂將身軀一伏，回手將石子掬出。見一物跳上岸來，是披頭散髮面目不分，見他竟奔窩鋪而去。白五爺好大膽，

也不管妖怪不妖怪，有何本領，會甚麼法術，他便悄悄尾在後面。忽聽窩鋪內響了一聲道：『妖怪來了！』白玉堂在那物的後面吼了一聲，道：『妖怪往那裏走！』嗖的一聲，就是一石子，正打在那物後心之上。只聽撲哧一聲，那物往前一栽。猛見那物一回頭，白五爺又是一石子飛來，不偏不歪，又打在那物面門之上。只聽拍的一聲響，那怪哎喲了一聲，咕咚栽倒在地。白五爺急趕上前，將那妖怪按住。早有差役從窩棚出來，一湧齊上，將妖怪拿住，抬在窩棚一看。見他哼哼不止，原來是個人，外穿皮套。急將皮套扯去，見他血流滿面，口吐悲聲，道：『求爺爺饒命吓！』剛說至此，只聽那邊窩鋪嚷道：『水怪來了！』白玉堂連忙出來，嚷道：『在那裏？』一並拿來審問。』只聽那邊喊道：『跑了！跑了！』白五爺這裏叱咤道：『速速追上拿來，莫要叫他跑了。』早已聽見水面上「撲嗵」「撲嗵」，跳下水去了。

衆鄉老聚在一處，來看水怪，方知是人假扮水怪搶掠。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全要

打水怪以消忿恨。白五爺攔道：『你等不要如此，俺還要將他帶到衙門，按院大人要親審呢。你等既知是假水怪，以後見了務必齊心努力捉拿，押解到按院衙門，自有賞賚。』衆鄉民道：『甚麼賞不賞的。只要大人與民除害，難民等就感恩不淺了。今日若非老爺前來識破，我等焉知他是假的呢。如今既知他是假的，還怕他甚麼。倒要盼他上來，拿他幾個。』說到高興，一個個精神百倍。就有沿岸搜尋水怪的，那裏有個影兒呢。安安靜靜過了一夜。

到了天明，衆鄉民又與白五爺叩頭。『多虧老爺前來除害，衆百姓難忘大恩。』白五老爺又安慰了衆人一番，方帶領差役，押解水賊，竟奔巡按衙門而來。

未知後文審辦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

公孫策探水遇毛生

蔣澤長沿湖逢鄔寇

且說白玉堂到了巡按衙門，請見大人。顏大人自西虛山回來，甚是耽心，一夜未能好生安寢，如今聽說白五爺回來，心中大喜，連忙請進相見。白玉堂將水怪說明。顏大人立刻升堂審問了一番，原來是十三名水寇，聚集在三皇廟內，白日以劫掠客船爲生，夜間假裝水怪要將赤堤墩的衆民趕散，他等方好施爲作事。偏偏這些難民惟恐赤墩的隄岸有失，故此雖無房屋，情願在窩棚居住，死守此隄，再也不肯遠離。

白玉堂又將鄉老說的漩窩說了。公孫策聽了，暗想道：『這必是別處有壅塞之處，發洩不通，將水攻激于此，洋溢泛濫，埽壩不能壘成；必須詳查根源，疏濬開了，水勢流通，自無災害。』想罷，回明按院，他要明日親去探水。顏大人應允。玉堂道：『既有水寇，我想水內本領，非我四哥前來不可。必須急速具摺寫信，一面啓奏，一面稟知包相，方保無虞。』顏大人連忙稱是，即叫公孫策先生寫了奏摺，具了稟帖，立刻拜發起身。

到了次日，顏大人派了兩名千總，一名黃開，一名清平，帶了八名水手，兩隻快船，隨了公孫先生前去探水。知府又來稟見。顏大人請至書房相見，商議河工之事。忽見清平驚惶失色，回來稟道：『卑職跟隨公孫先生前去探水，剛至漩窩，卑職攔阻，不可前進。不想船頭一低，順水一轉，將公孫先生與千總黃開俱各落水不見了。卑職難以救援，特來在大人跟前請罪。』顏大人聽了，心裏着忙，便問道：『這漩窩可有往來船隻麼？』清平道：『先前本有船隻往來，如今此處成了匯水之

所，船隻再也不從此處走了。』顏大人道：『難道黃開他不知此處麼？爲何不極力的攔阻先生呢？』清平道：『黃開也曾攔阻至再，無奈先生執意不聽，卑職等也是無法的。』顏大人無奈，叱退了清平，吩咐知府多派水手前去打撈屍首。知府回去派人去了半天，再也不見踪影，回來稟知按院。顏大人只急得嚙聲嘆氣。白玉堂道：『此必是水寇所爲，只可等蔣四哥來了，再做道理。』顏大人無法，只好靜聽消息罷了。

過了幾天，果然蔣平到了，見了按院。顏大人便將公孫策先生與千總黃開溺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白玉堂將捉拿水怪一名，供出還有十二名水寇在漩窩那裏三皇廟內聚集，作了窩巢的話，也一一說了。蔣平道：『據我看來，公孫先生斷不至死。此事須要訪查個水落石出，得了實跡，方好具摺啓奏。』卽吩咐預備快船一隻，仍叫清平帶到漩窩。

蔣爺上了船，清平見他身軀瘦小，形如病夫，心中暗道：『這樣人從京中特調了來，有何用處？他也敢去探水？若遇見水寇，白白送了性命。』正在胡思，只見蔣爺穿了水靠，手提鵝眉鋼刺，對清平道：『千總，將我送至漩窩。我若落水，你等只管在平坦之處，遠遠等候。縱然工夫大了，不要慌張。』清平不敢多言，惟有喏喏而已。水手搖櫓擺槳，不多時，看看到了漩窩。清平道：『前面就是漩窩了。』蔣爺立起身來，站在船頭上，道：『千總站穩了。』他將身體往前一撲，雙脚把船往後一蹬。看他身雖弱小，力氣却大。又見蔣爺側身入水，彷彿將水穿刺了一個窟窿一般，連個大聲氣兒也沒有，更覺罕然。

且說蔣平到了水中，運動精神，睜開二目。忽見那邊來了一人，穿着皮套，一手提着鐵錐，一手亂摸而來。蔣爺便知他在水中不能睜目，急將鋼刺對准那人的胸前的一下，可憐那人在水中，連個「噯喲」也不能嚷，便就啞叭嗚呼了。蔣爺把

鋼刺往回裏一抽，一縷鮮血，順着鋼刺流出，咕嘟一股水泡翻出水面，屍首也就隨波浪去了。

話不重敘，蔣爺一連殺了三個，順着他等來路，搜尋下去，約有二三里之遙，便是隄岸。蔣平上得隄岸來，脫了水靠，揀了一棵大樹，放在槎枒之上，邁步向前，果見一座廟宇，匾上題着三皇廟。蔣爺悄悄進來一看，連個人影兒也是沒有。左尋右尋，又找到了廚下，只聽裏面呻吟之聲。蔣爺向前一看，是個年老有病僧人。那僧人一見蔣爺，連忙說道：『不干我事。這都是我徒弟將那先生與千總放走，他却也逃走了，移害于我。望乞老爺見憐。』蔣爺聽了，話內有因，連忙問道：『俺正爲搭救先生而來。他等端的如何？你要細細說來。』老和尚道：『既是爲搭救先生與千總的，想來是位官長了。恕老僧不能爲禮了。——只因數日前有二人在漩窩落水，衆水寇撈來，將他二人控水救活。其中有個千總黃大老爺，不但僧人認得，連水寇俱各認得。追問那人，方知是公孫策老爺，原來是按院奉旨查驗水

災修理河工的。水寇聽了着忙，大家商量，私拿官長不是當要的，便將二位老爺交與我徒弟看守。留下三人仍然劫掠行船。其下的俱各上襄陽王那裏報信，或將二位官長殺害，或將二位官長解到軍山，交給飛叉太保鍾雄。自他等去後，老僧與徒弟商議，莫若將二位老爺放了。叫徒弟也逃走了，拚着僧家這條老命，又是疾病的身體不能脫逃，該殺該剮，任憑他等，雖死無怨。蔣平連連點頭，難得這僧人一片好心。連忙問道：『這頭目叫甚麼名字？』老僧道：『他自稱鎮海蛟鄔澤。』蔣爺又問道：『你可知那先生合千總往那裏去了？』老僧道：『我們這裏極荒涼幽僻，一邊臨水，一邊靠山，單有一條路崎嶇難行，約有數里之遙，地名螺螄灣。到了那裏，便有人家。』蔣爺道：『若從水路到螺螄灣，可能去得麼？』老僧道：『不但去得，而且極近，不過二三里之遙。』蔣平道：『你可曉得，水寇幾時回來？』老僧道：『大約一二日間就回來了。』蔣平問明來歷，道：『和尚你只管放心，包管你無事。明日卽有官兵到來捉拿水寇，你却不要害怕。俺就去也。』說罷，回身出

廟，來到大樹之下，穿了水靠，躡入水中。

不多時，過了漩窩，挺身出水，見清平在那邊船上等候。連忙上了船，悄悄對清平道：『千總急速回去稟見大人。你明日帶領官兵五十名，乘舟到三皇廟，暗暗埋伏。如有水寇進廟，你等將廟團圍住，聲聲吶喊，不要進廟。俟他等從廟內出來，你們從後殺進。儻若他等入水，你等只管換班巡查。俺在水中自有道理。』清平道：『只恐漩窩難過，如何能得到三皇廟呢？』蔣爺道：『不妨事了。先前難以過去，只因水內有賊，用鐵錐鑿船。目下我將賊人殺了三名，平安無事了。』清平聽了，暗暗稱奇，又問道：『蔣老爺此時往何方去呢？』蔣平道：『我已打聽明白公孫先生與黃千總俱有下落，趁此時我去探訪一番。』清平聽說公孫先生與黃千總有了下落，心中大喜。只見蔣爺復又躡入水內，將頭一扎，水面上瞧，只一溜風，波水紋分左右，直奔西北去了。清平這纔心服口服，再也不敢瞧不起蔣爺了。吩咐水手撥轉船頭，連忙回轉按院衙門，不表。

再說蔣爺在水內，欲奔螺螄莊，連換了幾口氣，正行之間，覺得水面上唼的一聲，連忙挺身一望。見一人站在筏子上，撒網捕魚。那人只顧留神在網上面，反把那人唬了一跳。回頭見蔣爺穿着水靠，身體瘦小，就如猴子一般。不由的笑道：『你這個樣兒，也敢在水內爲賊作寇，豈不見笑于人？我對你說，似你這些毛賊，俺是不怕的。何況你這點點兒東西，俺不肯加害于你，還不與我快滾麼？儻再延捱，惱了我性兒，只怕你性命難保。』蔣爺道：『俺看你不像在水面上作生涯的。俺也不是那在水內爲賊作寇的。請問貴姓。俺是特來問路的。』那人道：『你既不是賊寇，爲何穿着這樣東西？』蔣爺道：『俺素來深識水性，因要到螺螄灣訪查一人，故此穿了水靠，走這捷徑路兒，爲的是近而且快。』那人道：『你姓甚名誰？要訪何人？細細講來。』蔣爺道：『俺姓蔣名平。』那人道：『你莫非翻江鼠蔣澤長麼？』蔣爺道：『正是。足下如何知道賤號呢？』那人哈哈大笑，道：『怪道，』

怪道。失敬，失敬。』連忙將網攏起，從新見禮，道：『恕小人無知，休要見怪。小人姓毛名秀，就在螺螄莊居住。只因有二位官長現在舍下居住，曾提尊號，說不日就到，命我捕魚時留心訪問。不想今日巧遇，曷勝幸甚。請到寒舍領教。』蔣爺道：『正要拜訪，惟命是從。』毛秀撐篙，將筏子攏岸拴好，肩擔魚網，手提魚籃。蔣爺將水靠脫下，用鋼刺也挑在肩頭，隨着毛秀來到螺螄莊中。舉目看時，村子不大，人家不多，一概是草舍籬牆，柴扉竹牖，家家晾着魚網，很覺幽雅之甚。

毛秀到門前，高聲喚道：『爹爹開門，孩兒回來了。有貴客在此。』只見從裏面出來一位老者，鬚髮半白，不足六旬光景，開了柴扉，問道：『貴客那裏？』蔣爺連忙放下挑的水靠，雙手躬身道：『蔣平特來拜望老丈，恕我造次不恭。』老者道：『小老兒不知大駕降臨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。請到寒舍待茶。』他二人在此謙遜說話，裏面早已聽見。公孫策與黃開就迎出來，大家彼此相見，甚是歡喜。一同來至茅屋，毛秀後面已將蔣爺的鋼刺水靠帶來，大家彼此敘坐，各訴前後情由。

蔣平又謝老丈收留之德。公孫先生代爲敘明老丈名九錫，是位高明隱士，而且頗曉治水之法。蔣平聽了，心中甚覺暢快。不多時，擺上酒席，雖非珍饈，却也整理的精美。團團圍坐，聚飲談心。毛家父子高雅非常，令人欣羨。蔣平也在此住了一宿。

次日蔣平惦記着捉拿水寇，提了鋼刺，仍然挑着水靠，別了衆人，言明勦除水寇之後再來迎接先生與千總，並請毛家父子。說畢，出了莊門，仍是毛秀引至湖邊，要用筏子渡過蔣爺去。蔣爺攔阻道：『那邊水勢洶湧，就是大船尚且難行，何況筏子。』說罷，跳上筏子，穿好水靠，提着鋼刺，一執手道：『請了。』身體一側，將水面刺開，登時不見了。毛秀暗暗稱奇道：『怪不得人稱翻江鼠，果然水勢精通，名不虛傳！』讚羨了一番，也就回莊中去了。

再說這裏蔣四爺水中行走，直奔了漩窩而來。約着離漩窩將近，要往三皇廟中

去打聽打聽清平，水寇來否，再作道理。心中正然思想主意，只見迎面來了二人，看他身上並未穿着皮套，手中也未拿那鐵錐，却各人手中俱拿着鋼刀。再看他兩個穿的衣服，知是水寇。心中暗道：『我要尋找他們，他們趕着前來送命。』手把鋼刺，照着前一人心窩刺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個已經是傾生喪命。抽出鋼刺，又將後來的那人一下，那一個也就「嗚呼哀哉」了。可憐這兩個水寇，連個手兒也沒動，糊裏糊塗的都被蔣爺刺死，屍首順流去了。蔣爺一連殺了二賊之後，剛要往前行走，猛然一鎗順水刺來。蔣爺看見也不磕迎撥挑，却把身體往斜刺裏一閃，便躲過了這一鎗。

原來水內交戰，不比船上交戰，就是兵刃來往也無聲息。而且水內俱是短兵刃來往，再沒有長鎗的。這也有個緣故。

原來迎面之人就是鎮海蛟鄔澤，只因帶了水寇八名仍回三皇廟，奉命把公孫先

生與黃千總送至軍山。進得廟來，坐未暖席。忽聽外面聲聲吶喊：『拿水寇吓！拿水寇吓！好歹別放走一個吓！務要大家齊心努力。』衆賊聽了，那裏還有魂咧，也沒個商量計較，各持利刃，一擁的往外奔逃。清平原命兵弁不許把住山門，容他們跑出來，大家追殺。清平却在樹林等候，見衆人出來，迎頭接住。倒是鄔澤還有些本領，就與清平交起手來。衆兵一擁上前，先擒了四個，殺却兩個。那兩個瞧着不好，便持了利刃，奔至湖邊，跳下水去。蔣爺纔殺的就是這兩個。後來鄔澤見幫手全無，單單的自己一人，恐有失閃，虛點一鎗，抽身就跑到湖邊，也就跳下水去；故此提着長鎗，竟奔漩窩。

他雖能殼水中開目視物，却是偶然。見蔣爺從那邊而來，順手就是一鎗。蔣爺側身躲過，仔細看時，他的服色不比別個，而且身體雄壯，暗道：『看他這樣光景，別是鄔澤罷。倒要留神。休叫他逃走了。』鄔澤一鎗刺空，心內着忙，手中不能磨轉長鎗，立起從新端平方能再刺。只這點工夫，蔣爺已貼立身後，揚起左手，

攏住網巾，右手將鋼刺往鄔澤腕上一點。鄔澤水中不能哎喲，覺得手腕上疼痛難忍，端不住長鎗，將手一撒，鎗沉水底。蔣爺水勢精通，深知訣竅，原在他身後攏住網巾，却用磕膝蓋猛在他腰眼上一拱，他的氣往上一湊，不由的口兒一張。水流線道，何況他張着一個大乖乖呢，焉有不進去點水兒的呢？只聽咕嘟兒的一聲，蔣爺知道他噲了水了。連連的「咕嘟兒」「咕嘟兒」幾聲，登時把個鄔澤噲的迷了，兩手扎撒，亂抓亂撓，不知所以。蔣爺索性一翻手，身子一閃，把他的頭往水內連噉了幾口。這鄔澤活該遭了報了，每日裏淹人當事，今日遇見硬對兒，也合他頑笑頑笑。誰知他不禁頑兒，不大的工夫，小子也就灌成水車一般。蔣爺知他沒了能為，要畱活口，不肯再讓他噉了。將網巾一提，兩足踏水，出了水面。鄔澤嘴還吸溜滑拉往外流水。忽聽岸上嚷道：『在這裏呢。』蔣爺見清平帶領兵弁，果是沿岸排開。蔣爺道：『船在那裏？』清平道：『那邊兩隻大船就是。』蔣爺道：『且到船上接人。』清平帶領兵弁數人，將鄔澤用撓鈎搭在船上，即刻控水。

蔣爺便問擒拿的賊人如何。清平道：『已然擒了四名，殺了二名，往水內跑了二名。』蔣爺道：『水內二名俺已了却。但不知拿獲這人，是鄔澤不是？』便叫被擒之人前來識認，果是頭目鄔澤。蔣爺滿心歡喜，道：『不肯叫千總在廟內動手者，一來恐污佛地，二來惟恐玉石俱焚。若都殺死，那是對證呢？再者他既是頭目，必然他與衆不同，故畱一條活路，叫他等脫逃。除了水路，就近無路可去，俺在水內等個正着。俺們水旱皆兵，令他等難測。』清平深爲佩服，誇讚不已。吩咐兵弁，押解賊寇一同上船，俱回按院衙門而來。

要知詳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

按圖治水父子加封——好酒貪杯叔姪會面

且說蔣四爺與千總清平押解水寇上船，直奔按院衙門而來。此刻顏大人與白五爺俱各知道蔣四爺如此調度必然成功，早已派了差人在湖邊等候瞭望。見他等船隻過了漩窩，蕩蕩洋洋回來，連忙跑回衙門稟報。白五爺迎了出來，與蔣爺清平總見了，方知水寇已平，不勝大喜。同至書房，早見顏大人階前立候。蔣爺上前見了，同至屋中坐下，將拿獲水寇之事叙明；並提螺螄莊毛家父子極其高雅，頗曉治水之道，公孫先生叫回稟大人，務必備禮聘請出來，幫同治水。顏大人聽見了，甚喜，

卽備上等禮物，就派千總清平帶領兵弁二十名押解禮物，前到螺螄灣，一來接收公孫先生，卽請毛家父子同來。清平領命，帶領兵弁二十名，押解禮物，只用一隻大船，竟奔螺螄灣而去。

這裏顏大人立刻升堂，將鎮海蛟鄔澤帶上堂來審問。鄔澤不敢隱瞞，據實說了。原來是襄陽王因他會水，就派他在洪澤湖攪擾，所有拆埽毀壩，俱是有意爲之，一來殘害百姓，二來消耗國帑。復又假裝水怪，用鐵錐鑿漏船隻，爲的是鄉民不敢在此居住，行旅不敢從此經過，那時再派人來佔住了洪澤湖，也算是一個咽喉要地。可笑襄陽王無人。既有此意，豈是鄔澤一人帶領幾個水寇就要成功，可見將來不能成其大事。

且說顏大人立時取了鄔澤的口供，又問了水寇衆人。水寇四名雖然不知詳細，大約所言相同，也取了口供，將鄔澤等交縣寄監嚴押，候河工竣時一同解送京中，

歸部審訊。剛將鄔澤等帶下，只見清平回來稟道：『公孫先生已然聘請得毛家父子，少刻就到。』顏大人吩咐備馬，同定蔣四爺白五爺迎至湖邊。不多時，船已攔岸，公孫先生上前參見，未免有才不勝任的話頭。顏大人一概不提，反倒慰勞了數語。公孫策又說毛九錫因大人備送厚禮，心甚不安。早有備用馬數匹，大家乘騎，一同來到衙署。進了書房，顏大人又要以賓客禮相待。毛九錫遜讓至再至三，仍是欽命大人上面坐了，其次是九錫，以下是公孫先生蔣爺白爺，末坐方是毛秀。千總黃開又進來請安請罪。顏大人不但不罪，並勉勵了許多言語。『俟河工報竣，連你等俱要叙功的。』黃開聞聽，叩謝了，仍在外面聽差。顏大人便問毛九錫治水之道。毛九錫不慌不忙，從懷中掏出一幅地理圖來，雙手呈獻。顏大人接來一看，見上面山勢參差，水光蕩漾，一處處崎嶇周折，一行行字跡分明，地址闊隘遠近不同，水面寬窄深淺各異，何方可用埽壩，那裏應當發洩，界畫極清，宛然在目。顏大人看了，心中大喜，不勝誇讚。又遞與公孫先生看了，更覺心清目朗，如獲珍寶。

一般。就將毛家父子留在衙署，幫同治水，等候綸音。公孫先生與黃千總又到了三皇廟與老和尚道謝，佈施了百金，令人將他徒弟找回，酬報他釋放之恩。

不多幾日，聖旨已下，即刻動工，按着圖樣，當洩當壩，果無差謬。不但國帑不能妄消，就是工程也覺省事。算來不過四個月光景，水平土平，告厥成功。顏大人工完回京，將鎮海蛟鄔澤並四名水寇俱交刑部審問，顏大人遞摺請安，額外隨了夾片，聲明毛九錫毛秀並黃開清平功績。聖上召見，顏大人面奏叙功。仁宗甚喜，賞了毛九錫五品頂戴，毛秀六品職銜，黃開清平俟有守備缺出儘先補用。刑部尚書歐陽修密明鄔澤果係襄陽王主使，啓奏當今。原來顏查散陞了巡按之後，樞密院的掌院就補放刑部尚書杜文輝；所遺刑部尚書之缺，就着歐陽修補授。

天子見了歐陽修的奏章，立刻召見包相計議，襄陽王已露形跡，須要早爲勦除。包相又密奏道：『若要發兵彰明較著，惟恐將他激起，反爲不美。莫若派人暗暗訪查，須剪了他的羽翼，然後一鼓擒之，方保無虞。』天子准奏，即加封顏查散

爲文淵閣大學士，特旨巡按襄陽。仍着公孫策白玉堂隨往。加封公孫策爲主事，白玉堂實授四品護衛之職。所遺四品護衛之銜，卽着蔣平補授。立卽馳驛前往。

誰知襄陽王此時已然暗裏防備，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藍驍督率旱路，右有飛叉太保鍾雄督率水寨，與襄陽成了鼎足之勢，以爲羽翼，嚴密守汛。

且說聖上因見歐陽修的本章，由歐陽二字猛然想起北俠歐陽春，便召見包相，問及北俠。包相將北俠爲人，正直豪爽，行俠尙義，一一奏明。天子甚爲稱羨。包公見此光景，下朝回衙，來到書房，叫包興請展護衛來，告訴此事。南俠回至公所，對衆英雄述了一番。只見四爺蔣平說道：『要訪北俠，還是小弟走一盪，庶不負此差。甚麼緣故呢？現今開封府內王馬張趙四位是再不能離了左右的，公孫兄與白五弟上了襄陽了。這開封府必須展大哥在此料理一切事務。如有不到之處，還有俺大哥可以幫同協辦。至于小弟原是清閒無事之人，與其閒着，何不討了此差，一

來訪查歐陽兄，二來小弟也可以疎散疎散，豈不是兩便麼？」大家計議停當，一同回了相爺。包公心中甚喜，即時吩咐起了開封府的龍邊信票，交付蔣爺，用油紙包妥，貼身帶好。別了衆人，意欲到松江府茉花村。行了幾日，不過是饑飧渴飲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到了來峯鎮悅來店，住了西耳房單間。歇息片時，飲酒吃飯畢，又泡了一壺茶，覺得味香水甜，未免多喝了幾碗。到了半夜，不由的要小解起來。剛剛的來至院內，只見那邊有人以指彈門，却不聲喚。蔣爺將身一影，暗裏偷瞧。見開門處那人挨身而入，仍將門兒掩閉。蔣爺暗道：「事有可疑，倒要看。」也不顧小解，飛身上牆，輕輕躍下。原來是店東居住之所。

只聽有人說道：「小弟求大哥幫助幫助。方纔在東耳房我已認明，正是我們員外的對頭，如何放得他過！」又聽一人答道：「言雖如此，怎麼替你報仇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已見他喝了個大醉，莫若趁醉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，豈不省事？」又聽答道：「索性等他睡熟了，再動不遲。」蔣爺聽至此，抽身越牆出來，悄悄奔到

東耳房，見挂着軟布簾兒，屋內尚有燈光。從簾縫兒往裏一看，見燈花結蕊，有一人頭向裏面而臥，身量却不甚大。蔣爺側身來至屋內，剪了燈花，仔細看時，唬了一跳，原來是小俠艾虎。見他爛醉如泥，呼聲震耳，暗道：『這樣小小年紀，貪杯悞事。若非我今日下在此店，險些兒把個小命兒喪了。但不知那要害他的是何人？——不要管他，俺且在這裏等他便了。』「撲」，將燈吹滅，屏息而坐。偏偏的小解又來了，再也支持不住。無可如何，將單扇門兒一掩，就在門後小解起來。因功夫等的大了，他就小解了個不少，流了一地。剛然解完，只聽外面有些個聲息，他却站在門後，只見進來一人脚下一蹶，往前一撲。後面那人緊步跟到，正撞在前面身上。蔣爺將門一掩，從後轉出，也就壓在二人身上。却高聲先嚷道：『別打我！我是蔣平。底下的他倆纔是賊呢。』

艾虎此時已醒，聽是蔣爺，連忙起身。蔣爺抬身叫艾虎按住了二人。此時店小二聽見有人嚷賊，連忙打着燈籠前來。蔣爺就叫他將燈點上一照，一個是店東，一

個是后東朋友。蔣爺就把他拿的繩子捆了他二人。底下的那人衣服濕了好些，却是蔣爺撒的溺。

蔣爺坐下，便問店東道：『你爲何聽信奸人的言語，要害我姪兒？是何道理？』店東道：『老爺不要生氣。小人名叫曹標，只因我這個朋友名叫陶宗，因他家員外被人害却，事不隨心，投奔我來。皆因這位小客人下在我店內，左一壺，右一壺，喝了許多的酒。是陶宗心內犯疑，一個小客官爲何喝了許多的酒呢？况且又在年幼之間呢。他就悄悄的前來偷看，不想被他認出，說是他家員外的仇人。因此央煩小人陪了他來，作個幫手。』蔣爺道：『作幫手是叫你幫着來勒人，你就應他？』曹標道：『並無此事，不過叫小人幫着拿住他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的事，如何瞞的過我呢？你二人商議明白，將他勒死，撇在荒郊。你還說：「等他睡了，再動不遲」。你豈是盡爲做幫手呢？』一席話說的曹標，再也不敢言語，惟有心中納悶而已。蔣爺道：『我看你決非良善之輩，包管也害的人命不少。』說着話，叫：

『艾虎把那個拉過來，我也問問。』艾虎上前，將那人提起一看。『哎呀！原來是你麼？』便對蔣爺道：『四叔，他不叫陶宗，他就是馬強告狀脫了案的姚成。』蔣爺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『你既是姚成，如何又叫陶宗呢？』陶宗道：『我起初名叫陶宗，只因投在馬員外家，就改名叫姚成。後來知道員外的事情鬧大，惟恐連累於我，因此脫逃，又復了本名，仍叫陶宗。』蔣爺道：『可見你反復不定，連自己姓名都沒有准主意。既是如此，我也不必問了。』回頭對店小二道：『你快去把地方保甲叫了來。我告訴你，此乃是脫了案的要犯。你家店東却沒有甚麼要緊。你就說我是開封府差來拿人，叫他們快些來見，我這裏急等。』店小二聽了，那敢怠慢。不多時，進來了二人，朝上打了個千兒道：『小人不知上差老爺到來，實在眼瞎，望乞老爺恕罪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倆誰是地方？』只聽一人道：『小人王大是地方。他是保甲，叫李二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這裏屬那裏管？』王大道：『此處地面皆屬唐縣管。』蔣爺道：『你們官姓甚麼？』王大道：『我們太爺姓何官名至』

賢。請問老爺貴姓。」蔣爺道：「我姓蔣，奉開封府包太師的鈞諭，訪查要犯，可巧就在這店內擒獲，我已捆縛好了在這裏。說不得你們辛苦辛苦，看守看守，明早我與你們一同送縣。見了你們官兒，是要即刻起解的。」二人同聲說道：「蔣老爺只管放心，請歇息去罷。就交給小人們，是再不敢錯的。別說是脫案要犯，無論甚麼事情，小人們斷不敢徇私的。」蔣爺道：「很好。」說罷，立起身，攜着艾虎的手，就上西耳房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

爲知己三雄訪沙龍——因救人四義撇艾虎

且說蔣爺吩咐地方保甲好好看守，二人連聲答應，說了許多的小心話。蔣爺立起身來，攜着艾虎的手，一步步就上西耳房而來。爺兒倆個坐下。蔣爺問道：「賢姪，你如何來到這裏？你師傅往那裏去了？」艾虎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只因我同着我義父在杭州倪太守那裏住了許久。後來義父屢次要走，倪太守斷不肯放。好不容易等他完了婚之後，方纔離了杭州，到菜花村給丁家二位叔父並我師傅道乏道謝，就在那裏住下了。不想丁家叔父那裏早已派人上襄陽打聽事情去了。不多幾日

回來，說道：『襄陽王已知朝廷有些知覺，惟恐派兵征勦，他那裏預爲防備。左有黑狼山安排下金面神藍驍把守旱路，右有軍山安排下飛叉太保鍾雄把守水路；這水旱兩路皆是咽喉緊要之地。儻若朝廷有甚麼動靜，即刻傳檄飛報。因此我師傅與我義父聽見此信，甚是驚駭。甚麼緣故呢？因有個至好的朋友姓沙名龍，綽號鐵面金剛，在臥虎溝居住。這臥虎溝離黑狼山不遠，一來恐沙伯父被賊人侵害，二來又怕沙伯父被賊人誑去入夥。大家商量，我師父與義父還有丁二叔，他們三位俱各上臥虎溝去了。就把我交與丁大叔了。姪兒一想，這樣的熱鬧不叫姪兒開開眼，反倒獨在家裏，我如何受得來呢？一連悶了好幾日。偏偏的丁大叔時刻不離左右，急的姪兒沒有法兒。無奈河，悄悄的偷了丁大叔五兩銀子，做了盤費，我要上臥虎溝看個熱鬧去。不想今日住在此店，又遇見了對頭。』

蔣爺聽了，暗暗點頭，道：『好小子！拿着廝殺對壘當熱鬧兒。真好胆量，好心胸！但只一件，歐陽兄智賢弟既將他交給丁賢弟，想來是他去不得。若去得時，

爲甚麼不把他帶了去呢？其中必有個緣故。如今我既遇見他，豈可使他單人獨往呢？』正在思索，只聽艾虎問道：『蔣叔父今日此來，是爲拿要犯，還是有甚麼別的事呢？』蔣爺道：『我豈爲要犯而來，原是爲奉相諭，派我找尋你義父。只因聖上想起，相爺惟恐一時要人沒個着落，如何回奏呢；因此派我前來。不想在此先得了姚成。』艾虎道：『蔣叔父如今意欲何往呢？』蔣爺道：『我原要上茱花村來着；如今既知你義父上了臥虎溝，明日只好將姚成送縣起解之後，我也上臥虎溝走走。』艾虎聽了歡喜道：『好叔叔！千萬把姪兒帶了去！若見了我師父與義父，就說叔父把姪兒帶了去的，也省得他二位老人家嗔怪。』蔣平聽了，笑道：『你倒會推乾淨兒。難道久後你丁大叔也不告訴他們二人麼？』艾虎道：『趕到日子多了，誰還記得這些事呢？即便丁大叔告訴了，事已如此，我師父與義父也就沒有甚麼怪的了。』

蔣爺暗想道：『我看艾虎年幼貪酒，而且又是私逃出來的；莫若我帶了他去，

一來盡了人情，二來又可找歐陽兄。只是他這酒，必須如此如此。』想罷，對艾虎道：『我帶雖把你帶去，你只要依我一件事。』艾虎聽說帶了他去，好生歡喜，便問道：『四叔，你老只管說是甚麼事，姪兒無有不應的。』蔣爺道：『就是你的酒，每頓只准你吃三角，多喝一角都是不能的。你可願意麼？』艾虎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『三角就是三角。吃葷強如吃素。到底有三角可以解解饑，也就是了。』叔姪兩個整整的談了半夜。

不一時到東耳房照看，惟聽見曹標抱怨姚成不了，姚成到了此時一言不發，不過垂頭嘆氣而已。

到了天色將曉，蔣爺與艾虎梳洗已畢，打了包裹。艾虎不用蔣爺吩咐，他就背起行李，叫地方保甲押着曹標姚成，竟奔唐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蔣爺投了龍邊信票。不多時，請到書房相見。蔣爺面見何縣令，將始末說明。因還要訪查北俠，就着縣內派差役押解赴京。縣官即刻辦了文書，並申明護衛蔣爺上臥虎溝帶了一筆。

蔣爺辭了縣官，將龍票仍用油紙包好，帶在貼身，與艾虎竟自起身。

這裏文書辦妥起解到京，來至開封，投了文書。包公升堂，用刑具威嚇的姚成一供招；原是水賊，曾害過倪仁夫婦。又追問馬強交通襄陽之事。姚成供出馬強之兄馬剛曾在襄陽交通信息。取了招供，即將姚成斃于劍下。曹標定罪充軍。此案完結不表。

再說蔣平艾虎自離了唐縣，往湖廣進發。果然艾虎每頓三角酒。一日來至濡口僱船，船家富三，水手二名。蔣爺在船上賞玩風景，心曠神怡，頗覺有趣。只見艾虎兩眼朦朧，不似坐船，彷彿小孩子上了搖車兒，睡魔就來了。先前還前仰後合，扎掙着坐着打盹；到後來放倒頭便睡。惟獨到喝酒之時，精神百倍，又是說，又是笑。只要三角酒一完，咯噔的就打起哈氣來了，飯也不能好生吃。蔣爺看了這番光景，又怕他生出病來。想了想在船上無妨，也只好見一半不見一半，由他去便了。

這日剛交申時光景，正行之間，忽見富三說道：『快些撐船，找個避風的所在。風暴來了。』水手不敢怠慢，連忙將船撐在鵝頭磯下。此處却是珍玉口，極其幽僻，將船灣住，下了鐵錨。整頓飯食吃畢，已有掌燈之時，却是平風靜浪，毫無動靜。蔣爺暗道：『並無風暴，爲何船家他說有風呢？哦，是了。想是他心懷不善，別是有甚麼意思罷？倒要留神。』只聽呼嚕呼嚕聲振耳，原來是艾虎飲後食困，他又睡着了。蔣爺暗道：『他這樣貪杯好睡，焉有不悞事的呢。』正在犯想，又聽忽喇喇一陣亂響，連船都擺起來，萬籟皆鳴。果然大風驟起，波濤洶湧，浪打船頭。蔣爺方信富三之言不爲虛謬。辛喜亂刮了一陣，不大工夫，天開月霽，趁着清平波浪蕩漾，夜色益發皎潔。不肯就睡，獨坐船頭賞玩多時。約有二鼓，剛要歇息，覺得耳畔有人聲喚：『救人吓！救人！』順着聲音，細着眼往西北一觀，隱隱有個燈光閃閃灼灼。蔣爺暗道：『此必有人暗算。我何不救他一救呢。』忙迫之中也不顧自己衣服，將鞋脫在船頭，跳在水內，踏水面而行。忽見一人忽上忽下，從

西北順流漂來。蔣爺奔到跟前讓他過去，從後將髮揪住往上一提。那人兩手亂抓亂撓，蔣爺却不叫他揪住。這就是水中救人的絕妙好法子。

但凡人落了溺水，慢說道是無心落水，就是自己情願淹死，到了臨危之際，再無有不望人救之理。他兩手扎煞，見物就抓。若被抓住，却是死勁，再也不得開的。往往從水中救人，反被溺死的帶累傾生，皆是救的不得門道之故。再者凡溺水的兩手必抓兩把淤泥，那就是掙命之時亂抓的。

如今蔣爺捉住那人，容他亂抓之後，方一手捉住頭髮，一手把住腰帶，慢慢踏水奔到崖岸之上。幸喜工夫不大。略略控水，即便甦醒，哼哼出來。蔣爺方問他名姓。原來此人是個五旬以外的老者，姓雷名震。蔣爺聽了，便問道：『現今襄陽王殿前站堂官雷英可是本家麼？』雷震道：『那就是小老兒的兒子。恩公如何知道？』蔣爺道：『我是聞名。有人常提，却未見過。請問老丈家住那裏？意欲何往？』雷震道：『小老兒就在襄陽王的府衙後面，有二里半之遙，在八寶村居住。因女兒家

內貧寒，是我備了衣服簪珥，前往陵縣探望；因此僱了船隻。誰知水手是弟兄二人，一個米三，一個米七。他二人不懷好意，見我有這衣服箱籠，他說有風暴船不可行，便藏在此處。他先把我跟的人殺了，小老兒喊叫「救人」，他却又來殺我。是我一急將船牕撞開，跳在水中，自己也就不覺了。多虧恩公搭救。」蔣爺道：「大約船尚未開。老丈在此略等，我給你瞧瞧箱籠去。」雷震聽了，焉有不願意的呢，連忙說道：「敢則是好，只是又要勞動恩公。」蔣爺道：「不打緊。你在此略等，俺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跳在水內，一個猛子，來至有燈光船邊。只聽二賊說道：「打開箱籠看看，包管與頭的。」蔣爺把住船邊，身體一躍，道：「好賊！只顧你們興頭，却不管別人晦氣了。」說着話，到船上。米七猛聽見一人答言，提了刀鑽出艙來，尙未立穩，蔣爺抬腿就是一腳。雖然未穿鞋，這一腳兒踢了個正着，恰恰踢在米七的腮頰之上，如何禁得起，身體一歪，栽在船上，手鬆刀落。蔣爺跟步，搶刀在手，照着米七一擲，登時了賬。米三在船上看的明白，說聲「不好！」

就從雷老者破牕之處，躡入水內去了。蔣爺如何肯放，縱身下水，捉住賊的雙腳往上一提，出了水面，猶如搗碓一般，立刻將米三串了個老滿兒。然後提到船上，進艙找着繩子，捆縛好了，將他臉面向下控起水來。蔣爺復又跳在水內，來至崖岸，背了雷震送上船去，告訴他道：『此賊如若醒來，老丈只管持刀威嚇他，不要害怕，已然捆縛好好的了。俟天亮時，另僱船隻便了。』說罷，翻身入水，來到自己灣船之處一看。罷了！踪影全無，敢則是富三見得了順風，早已開船去了。

蔣爺無奈，只得仍然踏水面到雷震那裏船上。正聽雷老者顫巍巍的聲音道：『你動一動，我就是一刀。』蔣爺知道他是害怕，遠遠就答言道：『雷老者，俺又回來了。』雷震聽了，一抬頭見蔣爺已然上船，心中好生歡喜，道：『恩公爲何去而復返？』蔣爺道：『只因我的船隻不見，想是開船走了。莫若我送了老丈去如何？』雷震道：『有勞恩公，何以答報？』蔣爺道：『老丈有衣服，借一件換換。』雷震應道：『有，有，有。却是四垂八卦的。』蔣爺用絲縲束腰，將衣襟拽起。等到

天明，用篙撐開，一脚將米三踢入水中。倒把老者嚇了一跳，道：『人命關天，這還了得！』蔣爺笑道：『這廝在水中做生涯，不知劫了多少客商，害了多少性命。如今遇見蔣某，算是他的惡貫已滿，理應除却。還心疼他怎的？』雷震嗟嘆不已。

且不言蔣爺送雷震上陵縣。再說小爺艾虎整整的睡了一夜，猛然驚醒，不見了蔣平，連忙出艙問道：『我叔叔往那裏去了？』富三道：『你二人同艙居住，如何問我？』艾虎聽了，慌忙出艙看視，見船頭有鞋一雙，不覺失聲道：『哎喲！四叔掉在水內了。別是你等有意將他害了罷？』富三道：『你這小客官，說話好不曉事。昨晚風暴將船灣住，我們俱是在後艙安歇的。前艙就是你二人。想是那位客官夜間出來小解：失足落水，或者有的。如何是我們害了他呢？』水手也說道：『我們既有心謀害，何不將小客官一同謀害？爲何單單害那客官一人呢？』又一水手道：『別是你這小客官見那客官行李沉重，把他害了，反倒誣賴我們罷？』小爺聽

了將眼一瞪，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滿口胡說！那是我叔父，俺如何肯害他？』水手道：『那可難說。現在包裹行李都在你手內，你還賴誰呢？』小爺聽了，揎拳掠袖，就要打他們水手。富三忙攔道：『不要如此。據我看來，那位客官也不是被人謀害的，也不是失腳落水的，竟是自投在水內的。大家想想，若是被人謀害，或者失足落水，焉有兩隻鞋好好放在一邊之理呢？』一句話說的衆人省悟，水手也不言語了。艾虎也不生氣，連忙回轉艙內，見包裹未動，打開時衣服依然如故，連龍票也在其內；又把兜肚內看了一眼，尚有不足百金，只得仍然包好，心中納悶道：『蔣四叔往何處去了呢？——難道蚤夜之間摸魚去了。』正在思索，只聽富三道：『小客官，已到停泊之處了。』艾虎無奈，束兜肚，背了包裹，搭跳上岸，邁步向前去了。船價是開船付給了，所謂「船家不打過河錢」。

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七回

第八十八回

搶魚奪酒少弟拜兄——談文論詩老翁擇婿

且說艾虎下船之後，一路上想起蔣爺在悅來店救了自己，蒙他一番好意，帶我上臥虎溝；不想竟自落水，如今弄得我一人踽踽涼涼，不由的悽慘落淚。正在哭啼，猛然想起蔣爺頗識水性，綽號翻江鼠，焉有淹死的呢。想至此，又不禁大樂起來。走着，走着，又轉想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俗語說的好，「慣騎馬的慣跌跤，河裏淹死是會水的」。焉知他不是藝高人膽大，陽溝裏會翻船，也是有的。可憐一世英名，却在此處傾生。』想至此，不由的又痛哭起來。哭了多時，忽又想起那雙鞋

來，別是真個的下水摸魚去了罷？若果如此，還有相逢之日。想至此，不禁又狂笑起來。他哭一陣，笑一陣，旁人看着皆以爲他有瘋魔之症，遠遠的躲開，誰敢招惹於他。

艾虎此時千端萬緒，縈繞于心，竟自忘餓；因此過了宿頭。看看天色已晚，方覺得饑餓，欲覓飯食，無處可求。忽見燈光一閃，急忙奔至臨近一看，原來是個窩舖，見有二人對面而坐，並聽有豁拳之聲。他却趕至跟前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八馬」，艾虎也却把手一伸道：「三元」。誰知豁拳的却是兩個漁人，猛見艾虎進來，不分青紅皂白硬要豁拳，便發話道：「你這後生，好生無理！我們在此飲酒作樂，你如何前來混攪？」艾虎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俺是行路的，只因過了宿頭，一時肚中饑餓，沒奈何將就將就，畱個相與罷。」說着話，他就要端酒碗。那漁人忙攔道：「你要吃食，也等我們吃剩下了，方好週濟於你。」艾虎道：「俺又不是乞兒花子，如何要你週濟。俺有銀兩，買你幾碗酒。你可肯賣麼？」漁人道：「俺這裏又

不是酒市。你要買，前途買去，我這裏是不賣的。」說罷，二人又腦袋摘巾兒豁起拳來。一人剛叫了個「對手」，艾虎又伸一拳道：「元寶」。二漁人大怒道：「你這小廝好生憊懶！說過不賣，你却歪廝纏則甚？」艾虎道：「不賣，俺就要搶了。」漁人冷笑道：「你說別的罷了。你說要搶，只怕我們此處不容你放搶。」說罷，站起身來，出了窩鋪，揸拳掠袖道：「小廝，你搶個樣兒我看！」艾虎將包袱放下，笑哈哈的道：「你不要忙，俺先與你說明。俺要輸了，任憑你等；俺若贏了，不消說了，不但酒要殼，還要管俺一飽。」那漁人也不答應，揚手就是一拳。艾虎也不躲閃，將手接住，往旁邊一領，那漁人不知不覺爬伏在地。這漁人一見，氣忿忿的道：「好小廝竟敢動手！」抽後就是一脚。艾虎回身將脚後跟往上一托，那漁人仰巴叉栽倒在地。二人爬起來，一擁齊上。小俠只用兩手左右一分，二人復又跌倒。一連三次，漁人知道不是對手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艾虎見他等去了，進了窩鋪，先端起一碗飲乾。又要端那碗酒時，方看見中間

大盤內是一尾鮮燻鯉魚，剛吃了不多，滿心歡喜。又飲了這碗酒。也不用筷箸，抓了一塊魚放在口內。又拿起酒瓶來斟酒。一碗酒，一塊魚，霎時間盃盤狼籍。正吃的高興，酒却沒了。他便端起大盤來，囫圇吞的連湯都喝了。雖未盡興，也可搪饑。回首見有現成的魚網將手擦抹了擦抹。站起身來剛要走時，覺有一物將頭碰了一下。回頭看時，原來是個大酒葫蘆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摘將下來。復又回身就燈一看，却是個錫蓋。艾虎不知是轉螺螄的，左打不開，右打不開，一時性起，用力一掰，將葫蘆嘴撇下來。他就嘴對嘴勻了四五氣飲乾，一鬆手拍叉的一聲，葫蘆正落在大盤子上，砸了個粉碎。艾虎也不管他，提了包裹，出了窩鋪，也不管東西南北，信步行去。誰知冷酒後犯，一來是吃的空心酒，二來吃的太急，又着風兒一吹，不覺的酒湧上來。愧裏愧蕩，纔走了二三里的路，再也扎掙不來。見路旁有個破亭子，也不顧塵垢，將包袱放下，做了枕頭，放倒身軀，呼嚕嚕酣睡如雷；真是「一覺放開心地穩，不知日出已多時」。

正在睡濃之際，覺得身上一陣亂響，似乎有些疼痛。慢閃二目，天已大亮，見五六個人各持木棒，將自己圍繞，猛然省悟，暗道：『這是那兩個漁人調了兵來了。』再一回想：『原是自己的不是，莫若叫他們打幾下子出出氣也就完了事了。』誰知這些人俱是魚行生理，因那兩個漁人被艾虎打跑，他倆便知會了衆漁人各各擎木棍奔了窩舖而來。大家看時，不獨魚酒皆無，而且葫蘆掰了，盤子碎了，一個個氣沖兩脇，分頭去趕。只顧奔了大路，那知小俠醉後混走，倒岔在小路去了。衆人追了多時不見踪影，俱說：『便宜他！』只得大家漫散了。

誰知有從小路回家的，走至破亭子，忽聽呼聲振耳。此時天已黎明，看不真切，似乎是個年幼之人，急忙令人看守，復又知會就近的，湊了五六個人。其中便有窩舖中的漁人，看了道：『就是他。』衆人就要動手。有個年老的道：『衆位不要混打，惟恐傷了他的致命之處，不大穩便。須要將他肉厚處打，止於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』因此一陣亂響，又是打艾虎，又是棒磕棒。打了幾下，見艾虎不動。大家

猶疑，恐怕傷了性命。

那知艾虎故意的不語，叫他打幾下子出氣呢。遲了半天，見他們不打了，方睜開眼道：『你們爲甚麼不打了？』一翻身爬起，提了包裹，擲了擲塵垢，拱了拱手，道：『請了，請了。』衆人圍繞着，那裏肯放。艾虎道：『你們爲何攔我？』衆人道：『你搶了我們的魚酒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』艾虎道：『你們不找我嗎？打幾下子出了氣，也就是了。還要怎麼？』漁人道：『你撈了我的葫蘆，砸了我的大盤，好好的還我。不然，想走不能。』艾虎道：『原來壞了你的葫蘆盤子。不要緊，俺給你銀另買一分罷。』漁人道：『只要我的原舊東西，要銀子作甚麼？』艾虎道：『這就難了。人有生死，物有毀壞。業已破了，還能整的上麼？你不要銀子，莫若再打幾下，與你那東西報報仇，也就完了事了。』說罷，放下包裹，復又躺在地下，鬧頑皮子。（俗語謂之皮子，又謂之魔駝子。）鬧的衆人生氣不是，要笑不是，再打也不是。年老的道：『真這後生實在嘔人。他倒鬧起魔來了。』漁人

道：『他竟敢鬧魔。我把他打死，給他抵命。』年老的道：『休出此言。難道我們衆人瞅着你在此害人不成？』

正說間，只見那邊來了個少年的書生，向着衆人道：『列位請了。不知此人犯了何罪，你等俱要打他？望乞看小生薄面饒了他罷。』說罷，就是一揖。衆人見是個斯文相公，連忙還禮，道：『耐耐這廝饒搶了嘴吃，還把我們的傢伙毀壞，實實可惡。既是相公給他討情，我們認個晦氣罷了。』說罷，大家散去。

年少後生見衆人散去；再看時，見他用袖子遮了面，仍然躺着不肯起來，向前將袖子一拉。艾虎此時臊的滿面通紅，無可搭訕，嘆味的一聲，大笑不止。書生道：『不要發笑。端的爲何？有話，起來講。』艾虎無奈站起，擲去塵垢，向前一揖，道：『慚愧，慚愧。實在是俺的不是。』便將搶酒吃魚，以及毀壞傢伙的話，毫無粉飾，和盤托出。說罷，又大笑不止。書生聽了，暗暗道：『聽他之言，倒是個率真豪爽之人。』又看了看他的相貌，滿面英風，氣度不凡，不由的傾心羨慕，

問道：『請問尊兄貴姓？』艾虎道：『小弟姓艾名虎。尊兄貴姓？』那書生道：『小弟施俊。』艾虎道：『原來是施相公。俺這不堪的形景，休要見笑。』施俊道：『豈敢，豈敢。』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焉有見笑之理。』艾虎聽了「皆兄弟也」，以「皆」字當作「結」字，答道：『俺乃粗鄙之人，焉敢與斯文貴客結爲兄弟。既蒙不棄，俺就拜你爲兄。』施俊聽了甚喜，知他是錯會意了，以爲他鯁直可交，便問：『尊兄青春幾何？』艾虎道：『小弟今年十六歲了。哥哥，你今年多大了？』施俊道：『比你長一歲，今年十七歲了。』艾虎道：『俺說是兄長，果然不差。如此，哥哥請上，受小弟一拜。』說罷，爬在地下就磕頭。施俊連忙還禮。二人彼此攙扶。

小俠提了包裹。施俊一伸手攜了艾虎，離了破亭，竟奔樹林而來。早見小童拉定兩匹馬在那裏瞭望。施俊來至小童跟前，喚道：『錦箋過來，見過你二爺。』小童錦箋先前見二人說話，後來又見二人對磕頭，心中早就納悶。如今聽見相公如

此說，不敢怠慢，上前跪倒，道：『小人錦箋與二爺叩頭。』艾虎從來沒受過人的頭，沒聽見人稱呼過二爺，今見錦箋如此，喜出望外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連忙說道：『起來！起來！』回身在兜肚內掏出兩個饅子，遞與錦箋道：『拿去買菓子吃。』錦箋却不敢受，兩眼瞅着施俊。施俊道：『二爺既賞你，你收了就是了。』錦箋接過，復又叩頭謝賞。艾虎心中暗道：『爲何他又叩頭？哦，是了。想是不設用的，還合我再討些回手。』又向兜肚內要掏。（艾虎當初也是館童，皆因在霸王莊上並沒受過這些排場禮節，所以不懂，非前後文不對。）施俊道：『二弟賞他一錠足矣，何必賞他許多呢。請問二弟，意欲何往？』一句話方把艾虎岔開，答道：『小弟要上臥虎溝，尋我師父與義父。請問兄長意欲何往呢？』施俊道：『愚兄要上襄陰縣金伯父那裏，一來看文章，二來就在那裏用功。你我二人不能盤桓暢敘，如何是好？』艾虎道：『既然彼此有事，莫若各奔前程。後會有期。兄長請乘騎，待小弟送你一程。』施俊道：『賢弟不要遠送。我是騎馬，你是步下，如何趕的上？不

如就此拜別了罷。」說罷，二人彼此又對拜了。錦箋拉過馬來，施俊謙讓多時，扳鞍上馬。錦箋因艾虎在步下，他不肯騎馬，拉着步行。艾虎不依，務必叫他騎上馬，跟了前去。目送他主僕已遠，自己方抗起包裹，邁開大步，竟奔大路去了。

且說施俊父名施喬字必昌，曾作過一任知縣，因害目疾失明，告假還鄉。生平有兩個結義的朋友：頭一個便是兵部尙書金輝，因叅襄陽王遭貶在家；第二個便是新調長沙太守邵邦傑。三個人雖是結義的朋友，却是情同骨肉。施老爺知道金老爺有一位千金小姐，自幼兒見過好幾次，雖有聯姻之說，却未納聘。如今施俊年已長成，莫若叫施俊去到那裏，明是託金公看文章，暗暗却是爲結婚姻。

這日施俊來至襄陰縣九雲山下九仙橋邊，問着金老爺的家，投遞書信。金老爺即刻請至書房，見施俊品貌軒昂，學問淵博，那一派謙讓和藹，令人羨慕。金公好生歡喜，而且看了來書，已知施喬之意，便問施俊道：「令尊目力可覺好些？不

然，如何能寫書信呢？」施俊鞠躬答道：「家嚴止於通徹三光，別樣皆不能視。此信乃家嚴諷囑小姪代筆，望伯父海涵勿哂。」金輝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賢姪的書法是極妙的了。這上面還要叫老拙改正文章，如何當的個。學業久已荒疎，拈筆猶如馬筆，還講甚麼改正。只好賢姪在此用功，閒時談談講講，彼此教正，大家有益罷了。」說至此，早見家人稟：「飯已齊備。請示在那裏擺？」金公道：「在此擺。我同施相公一處用，也好說話。」飲酒之間，金公盤問了多少書籍，施俊一一對答如流，把個金輝樂的了不得。吃畢飯，就把施俊安置在書房下榻，自己洋洋得意往後面而來。

不知見了夫人有何話講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八十八回

第八十九回

愁錦箋暗藏白玉釵——癡佳蕙遺失紫金墜

且說金輝見了夫人何氏，盛誇施俊的人品學問。夫人聽了，也覺歡喜。原來何氏夫人就是唐縣何至賢之妹，膝下生得兩個兒女：女名牡丹，今年十六歲；兒名金章，年方七歲。老爺還有一妾，名喚巧娘。

且說夫人見老爺誇施俊不絕口，知有許婚之意，便問：『施賢姪到此何事？』金老爺道：『施公雙目失明。如今寫信前來，叫施俊在此讀書，從我看文章。雖是

如此，書中却有求婚之意。」何氏道：「老爺意下如何呢？」金公道：「當初施賢弟也曾提過，因女兒尚幼，並未聘定。不想如今施賢姪年紀長成，不但品貌端好，而且學問淵博，堪與我女兒匹配。」何氏道：「既如此，老爺何不就許了這頭親事呢？」金公道：「且不要忙。他既在此居住，我還要細細看看他的行止如何。如果真好，慢慢再提親不遲。」

老爺夫人只顧講論此事，誰知有跟小姐的親信丫頭名喚佳蕙，是自幼兒服侍小姐的，（因他聰明伶俐，而且模樣兒生的俏麗，又跟着小姐讀書習字，文理頗通，故此起名用個「蕙」字，上面又加上個「佳」字，言他是香而且美。佳蕙既然如此，小姐的容顏學問可想而知了。）這日他正到夫人臥室，忽聽見老夫妻講論施俊才貌雙全，有許婚之意。他便回轉繡戶，嘻嘻笑笑道：「小姐大喜了！」牡丹小姐道：「你道的甚麼喜？」佳蕙道：「方纔我從太太那裏來，老爺正在講究。原來施老爺打發小官人來在我們這裏讀書，從着老爺看文章。老爺說他不但學問好，而且

品貌極美。老爺太太樂得了不得，有意將小姐許配與他。難道小姐不是大喜麼？」
牡丹正看書，聽說至此，把書一放，噴道：「你這丫頭，益發愚頑了！這些事也是大驚小怪，對我說的麼？越大越沒出息了。還不與我退了！」

佳蕙一團的高興，被小姐申飭了一頓，臉上覺的訕訕的，羞答答回轉自己屋內，細細思索道：「我與小姐雖是主僕，却是情同骨肉。爲何今日聽了此話，不但不喜，反倒噴怪呢？哦，是了。往往有才的必不能有貌，有貌的必不能有才，如何能彀才貌兼全呢？小姐想來不能深信。仔細想來，倒是我莽撞了。理應替他探了水落石出，方不負小姐待我的深情。」想至此，跼蹐不安。他便悄悄偷到書房，把施俊看了個十分仔細，回來暗道：「怨得老爺誇他，果然生的不錯。據我看來，他既有如此的容貌，必有出奇的才情。小姐不知，若要固執起來，豈不把這樣的好事耽擱了麼？噯！我何不如此如此，替他們成全成全，豈不是好？」想罷，連忙回到自己屋內，拿出一方芙蓉手帕，暗道：「這也是小姐給我的，我就拿他作個引線。」

立刻提筆，在手帕上寫了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」二句，摺疊了摺疊，藏在一邊。

到了次日，午間無事，抽空兒袖了手帕，來到書房。可巧施俊手倦拋書，午夢正長。錦箋也不在跟前。佳蕙悄悄的臨近桌邊，把手帕一丟，轉身時又將桌子一靠。施俊驚醒，朦朧二目，翻身又復睡了。誰知錦箋從外面回來，見相公在外面磕睡，腕下却露着手帕，慢慢抽出，抖開一看，異香撲鼻，上面還有字跡，却是兩句詩經。心中納悶道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此帕從何來呢？不要管他，我且藏起來。』相公如問我時，我再問相公，便知分曉。』及至施俊睡醒，也不找手帕，也不問錦箋。錦箋心中暗道：『看此光景，這手帕必不是我們相公的。若是我們相公的，焉有不找不問之理呢？但只一件，既不是我們相公的，這手帕從何而來呢？倒要留神查看查看。』

到了次日，錦箋不時的出入來往，暗裏窺探。果然佳蕙從後面出來，到了書房，見相公正在那裏開箱找書，不便驚動，抽身回來。剛要入後，只見一人迎面攔

道：『好吓！你跑到書房作甚麼來了？快說！不然，我就嚷了。』佳蕙見是個小童，問道：『你是誰？』小童道：『我乃自幼服侍相公，時刻不離左右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言聽計從的錦箋。你是誰？』佳蕙笑道：『原來是錦兄弟麼。你問我，我便是自幼服侍小姐，時刻不離左右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言聽計從的佳蕙。』錦箋道：『原來是佳姐姐麼。』佳蕙道：『甚麼佳咧錦咧，叫着怪不好聽的。莫若我叫你兄弟，你叫我姐姐，偕們把佳錦二字去了，好不好？我問兄弟，昨日有塊手帕，你家相公可曾瞧見了沒有？』錦箋想道：『原來手帕是他的，可見他人大心大。我何不嘲笑他幾句？』想罷，說道：『姐姐不要性急，事寬則圓。姐姐終久總要有女婿的，何必這們忙呢。』佳蕙紅了臉道：『兄弟休要胡說。只因我家小姐待我恩深意重，又有老爺太太願意聯婚之言，故此我纔拿了手帕來知會你家相公，叫他早早求婚，莫要耽誤了大事。難道詩經二句詩在手帕上寫的，你還不明白麼？那明是韞玉待價之意。』錦箋道：『姐姐，原來爲此，我倒錯會了意了。姐姐

還不知道呢，我們相公此來原是奉老爺之命到此求婚。惟恐這裏老爺不願意，故此懇懇切切寫了一封信，叫我們相公在此讀書，是叫這裏老爺知道知道我們相公的人品學問。如今姐姐既要知恩報恩，那手帕是不中用的。何不弄了真實？見的表記來？我們相公那裏有我一面承管。」（壞事在此一句，所謂「一言喪邦」。）佳蕙聽了道：「兄弟放心。我們小姐那裏有我一面承管，偕二人務必將此事作成，庶不負主僕的情意一場。」說罷，佳蕙往後面去了，錦箋也就回轉書房。

凡事有一定的道理，不是強求的，不是混謀的。事不當成，你縱然強求混謀，冥冥中自有舛錯，終久不成；若是事有可成，只用略爲謀求，用不着「強」「混」二字，不因不由的便成了。至於婚姻一節，更不是強求混謀的。俗語說的：「千里姻緣一線牽；」又云：「是婚姻棒打不散，」原是有了一定的道理。誰知遇見了佳蕙錦箋兩個不能聽其自然，無心中生出波瀾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險些兒性命難保。非

是他二人安着壞心有意陷害，全是一派天真爛熯不知事體輕重。一個爲感情，一個爲逞能。及至事情叨登出來，他二人誰也不敢吐實，只落的後悔而已。

且說佳蕙自與錦箋說明之後，處處留神，時刻在念。不料事有湊巧，牡丹小姐叫他收拾鏡妝，他見有精巧玉釵一對暗暗袖了一枝，悄悄遞與錦箋。錦箋回轉書房，得便開了書箱，瞧瞧無物可拿，見有一把扇子拴的個紫金魚的扇墜，連忙解下來，就勢兒將玉釵放在箱內。却把前次的芙蓉手帕打開，剛要包上紫金魚，見帕上字跡分明。他又展起才來，急忙提筆寫上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二句，然後將扇墜包裹。得意洋洋，來見佳蕙道：『我說事成在我，姐姐不信。你看如何？』說罷，打開給佳蕙看了。佳蕙等的工夫大了，已然着急，見有個回禮，忙忙碌碌接了過來。『兄弟，改日聽信罷。』回手向衣襟一掖，轉身就去了。

剛走了不多時，只見巧娘的杏花兒年方十二歲，極其聰明，見了佳蕙，問道：

『姐姐那裏去了？』佳蕙道：『我到花園掐花兒去來。』杏花兒道：『掐的花在那裏？給我幾朵兒。』佳蕙道：『花尙未開，因此空手而回。』杏花兒道：『我不信。可巧一朵兒沒有嗎？我要搜搜。』說罷，拉住佳蕙不放。佳蕙藏藏躲躲道：『你這丫頭，豈有此理！慢說沒花兒；就是有花兒，也犯不上給你。難道你怕走大了脚，不會自己掐去麼？拉拉扯扯甚麼意思！』說罷，將衣服一頓，佯長去了。杏花兒覺得不好意思，紅漲了臉，發話道：『這有甚麼呢！明兒我們也掐去，單希罕你的咧。』說着話，往地下一看，見有一個包兒，連忙檢起，恰正是芙蓉手帕包着紫金魚兒，急忙忙籠在袖內，氣忿忿回轉姨娘房內而來。巧娘問道：『你往那裏去來？又合誰嘔了氣了？因爲甚麼撅着嘴？』杏花兒道：『可惡佳蕙，他掐了花來，我給他要一兩朵。饒不給，還擗打我。姨娘自想想，可氣不可氣？偏偏的他掉了一個包兒，我是再也不給他的了。』巧娘聽了，忙問道：『你檢了甚麼了？拿來我看。』杏花兒將包兒遞將過來。不想巧娘一看，便生出許多是非來了。

你道爲何？只因金輝自從遭貶之後，將宦途看淡了，每日間以詩酒自娛。但凡有可以消遣處，不是十天，就是半月，樂而忘返。家中多虧了何氏夫人調度的井井有條。惟有巧娘水性楊花，終朝盡盼老爺回來。誰知金公是放浪形骸之外，又不在婦人身上用工夫的。他便急的猶如熱地螞蟻一般，如何忍耐得住，未免有些饑不擇食，悄地裏就與幕賓先生刮拉上了。俗語說：「色胆大來，難保機關不洩。」一日，正與幕賓在花園廳上，剛然入港。恰值小姐與佳蕙上花園燒香，將好事冲散。偏這幕賓是個膽小的，惟恐事要發覺，第二日收拾收拾，竟自逃走了。巧娘失了心上之人，他既不思己過，反把小姐與佳蕙恨入骨髓，每每要將他二人陷害，又是無隙可乘。

如今見了手帕，又有紫金魚，正中心懷，便哄杏花兒：『這個包兒既是檢的，你給我罷。我不白要你的，我給你作件衫子如何？』杏花兒道：『罷啲！姨娘前次

叫我給先生送禮送信，來回跑了多少次，應許給我作衫子，到如今何嘗作了呢。還提衫子呢，沒的盡叫我門擔個名兒罷了。」巧娘道：「往事休提。此次一定要與你作衫子的，並且兩次合起來，我給你作件袷衫子如何？」杏花道：「果真那樣，敢則是好。我這裏先謝謝姨娘。」巧娘道：「不要謝。我還告訴你，此事也不可對別人說，只等老爺回來，你千萬不要在跟前。我往後還要另眼看待於你。」杏花兒聽了歡喜，滿口應承。

一日，金公因與人會酒，回來過晚，何氏夫人業已安歇。老爺憐念夫人爲家計操勞，不忍驚動，便來到巧娘屋內。巧娘迎接就坐，殷勤獻茶畢。他便雙膝跪倒，道：「賤妾有一事稟老爺得知。」金公道：「你有何事？只管說來。」巧娘道：「只因賤妾檢了一宗東西，事關重大。雖然老爺知道，必須訪查明白，切不可聲張。」說着話，便把手帕拿出，雙手呈上。金公接過來一看，見裏面包着紫金魚扇墜兒；

又見手帕上字跡分明，寫着詩經四句，筆跡却不相同，前二句寫的輕巧嫵媚，後二句寫的雄健草率。金輝看畢，心中一動，便問：『此物從何處拾來？』巧娘道：『賤妾不敢說。』金輝道：『你只管說來，我自的道理。』巧娘道：『老爺千萬不要生氣。只因賤妾給太太請安回來，路過小姐那裏，拾得此物。』金輝聽了，登時蒼顏改變，無名火起，暗道：『好賤人！竟敢作出這樣事來。這還了得！』即將手帕金魚包好，攏在袖內。巧娘又加言道：『老爺，此事與門楣有關，千萬不要聲張，必須訪查明白。據妾看來，小姐決無此事，或者是佳蕙那丫頭也未可知。』老爺聽了，點了點頭，一語不發，便向書房安歇去了。

不知後來金公如何辦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卷

柳

江

英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2911B

柳亞子藏書

No.

